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九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九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二）

〔明〕沈國元輯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大來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提要

晉書小引

晉史一十八家其外又有杜延業晉春秋賈㠯王仲寶假等實錄潘綽劉蔓晉書指掌范質略蕃錄想見當時作者之盛唐興命儒臣做史記之目成書一百三十卷去古漸遠朱子謂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斷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東坡此文亦不曾見包楊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曰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錄是觀之知幾之長之說史家缺一不可第書中志表論賛固多雋妙之尸雖欲不勤爲採輯不可得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畤韓來　較
天台　陳臣謨六吉　武林　沈獅調象
澤海　劉殷丁彝仲　仝閱　秀水　姚滾長源　仝叅

地理
律歷
禮
樂
職官
輿服
食貨
五行
刑法

列傳
后妃
王祥王覽何曾何劭何遵石苞石崇郭沖
羊祜杜預
陳騫裴秀
衛瓘張華劉卞
宗室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荀顗荀勗馮紞

賈充郭彰楊駿
魏舒李憙劉寔高光
王渾王濬唐彬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石鑒溫羨
劉毅程衛和嶠武陔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劉頌李重
傅玄傅咸傅祗
向雄段灼閻纘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胡母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愍懷太子
陸機陸雲
夏侯湛潘岳張載
江統孫楚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周處周訪
八王
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鼎索靖
賈疋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劉琨祖逖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浚郭默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王濬

劉弘陶侃
溫嶠郗鑒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應詹甘卓鄧騫卞壼劉超鍾雅
孫惠熊遠王鑒陳頵高嵩
郭璞葛洪
庾亮
桓彝

王湛等袁悅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甯劉惔張憑韓伯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
陸曄何充褚翜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孔愉丁潭張茂陶回
謝尚謝安
王羲之許邁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
陳壽王長文虞溥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習鑿齒徐廣

顧和袁瓌江逌車胤殷覬王雅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張軌張祚
涼武昭王
孝友
忠義
良吏
儒林

文苑

外戚

隱逸

藝術

列女

四夷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桓玄卞範之殷仲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譙

縱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石勒石季龍

慕容氏

苻氏

姚氏

李氏

呂氏

慕容垂等

乞伏氏

禿髮氏

慕容德等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晉書目畢

唐太宗文皇帝御著　明　沈國元　閱

帝紀

宣帝　司馬懿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已來、處其尊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

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既而擁眾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陳大士曰、太史公為史記序論、發詞宕激、奔栽不羈、推情研物理、遂為駢偶儷之興端、於後漢晉紀、因之遂格一成、雖有駢麗之觀、苦無篇章之法、擬其清艷、庶乎可觀、清綮之詞、精嚴之義、津津沁人心骨

景帝文帝 司馬師 司馬昭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逾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武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美刺多風斯稱綿裡針

惟習也能炁天下之務 司馬

武帝 司馬炎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綺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雖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器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兵戚留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

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
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
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
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
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
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
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
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許介夫曰廢立之際理所難言晉祚延促政不繫是觀乎明帝
覆床掩面斯為得矣若有發蓋則又將以彼取尤耳
權輕重審小大議論極有關係人君安可不聞此言

惠帝　司馬衷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
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往
昔方乎土梗以坐其情溽暑之氣將闌淫蠱之音罕記乃彰嗤笑
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
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
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
豈明神喪其精靈武皇不知其子也

辭氣激烈足發庸暗之目

懷帝愍帝

懷帝諱熾武帝子　愍帝諱鄴武帝孫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督、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櫬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朕朕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疥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但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

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

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謀、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

於荊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

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抒其大患興其大安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從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敦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

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能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遺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

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綸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

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俗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

決之過不拘婦忌之愚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
闢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觕彷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
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因之得亡本必
先顯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
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
郭欽之謀而寤戎狄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
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
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較樂范燮必為之請死
賈謐必為之禍矣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

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
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皇帝贊
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驂蹤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
圜顱畫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徒我平陽主憂臣哭於何不滅

王元美曰悉而胅
虞規明遠多棲為惟子虛遺實琳檄愈風昔人讀書致是樂也

元帝明帝　司馬睿　司馬紹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
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
咸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逵九龍卒
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
餘燼有苦秋原去續經而幾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咸權州
分江漢處卓不幾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羅敦通之害或曰
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疑來譙行鎖璧命篡荊

臺雲瞻北海江望南開晉陽樂款河西全壤胡兹雖艱靈心弗爽
三方馳驚百蠻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淵后波駭軍書接要韓
首晨懸董膺承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晉元帝與宋高宗皆無中原之志者也高宗以李伯紀諸人為
相張韓劉岳為將而不能復中原一寸土況晉元止得王茂弘
乎偏安江左責固有所疑矣

論極鴻裁有摩空到遠之勢贊如清商引風琳琅入聽

[illegible]

成帝康帝　司馬衍　司馬岳

史臣曰、肆虐滔天、盍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愆、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後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數、庾之資。宮室頹、成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狄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於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闇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欽衣前拜、豈曹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於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贊曰、惟皇夙表、余曷為吡、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惟、石頭之駕、海內全悲、康后天資、居哀禮縟、望典方興、降齡奚促、清綺無繁靡之音。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司馬聃　司馬丕　司馬奕

史臣曰、孝宗因繈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啓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萬棘、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本原之論

簡文帝武帝　司馬昱　司馬曜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兆膺嗣位遵油雲而蘇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紀所以開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泄補穹圓於已奈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剪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強氐自泯三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

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不斷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物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穩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雅黙弘邈後多警策之思論中之錚錚者

安帝恭帝　司馬德宗　司馬德文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思焉蕭散於是桓玄承篡務踰驕猜六師咸泯隻馬但遷是以宋高非與午之臣孫恩盧金行之冠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距燋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居而超東瀛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徵數盡循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涕者也

寫二君時遇滿眼蕭索淒其不勝盛衰之感臨末數語如砧聲暮急攪人懷緒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

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文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於篇。

陳大士曰、言約義該。

地理志上　總叙 平州　司州 并州　兗州 雍州　豫州 涼州　冀州 秦州　幽州 梁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漢昌基、畫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崆峒、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阯、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

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也、夏功在於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忿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

廣ナ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少亭、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光武扶戈之歲。在彤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後置六郡、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二、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款曆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羲農之世。同長黎之末、爭疆場而玉環、括八戎夷、罗、駕南舉表晛東、風入律、光于上德、柔遠帶臻、然則星象虛天、山河紀地、端旅栽其弘歆、嗜、禹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成陽、究然泰漢、晉、讀河西、同知堯禹、於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

者、史官所之書也、昔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於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於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三、乘飛駐埒。睨崤山而鑄勒、覽會城以為謳、時逸稽淺、道接陵夷、平皇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宇、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繁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論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典贍

律歷志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制之蔡邕又記建

武以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采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歿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理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采掇而多所淪胥終於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書音律度量者以志於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崐崘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筩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琯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沈君房曰忘其情辰但有脩潔之可懷耳

律歷志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文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於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禨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於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脩律歷其後司馬彪

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推本大易已該數學之全文復精瑑流麗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有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世羲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載徵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旣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攷正源流極其精詳要惟本之推驗而得則其學術更非無傳以自欺詐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鑚火志有暘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從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

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噎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遺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祖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鑿斂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

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戒曜所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illegible]斯之謂歟

文尚駢儷結習使然也獨其機神軒舉多參差流宕之致聖神潛旋救挽讀書尚論者當於言外得之

樂志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自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其和平而哀其衰亂以該棲律乃揚其聲焉農瑟羲琴倕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韻深察既與雅章齊歌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地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衰艷典毀平王遷亂禮廢親疏樂淪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詠詠經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統歌詩頌干戚是羽扶衛烟火燔炬無遺漢祖提劍案中剖平天下文匪明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嘆而子攻仲舒猶不能已也爰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

太學祖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彌於永平三年宮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符雅頌事通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蕩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摯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記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維新前音不改泰始元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孫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菀之氣則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遞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軒於彭顯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

飾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不難於典贍而難於清疏此爲稱編之萬選

樂志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擧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

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精核詳晰而筆力復古健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奬導民萌叡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易龍居位雲火無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覩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揔及周武下車成康無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藏舊

武隨時運用武因務遷革有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淺深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牌彌繁及當塗得志尅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為

夫之歎或宰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中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洛邈時制綱領斯挈覽其議論可謂明鑒古爵者矣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皁衣纁裳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金寅丑之建玄戈王及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金轄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顔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絹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屛褻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黻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穀

大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弱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兩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馬宗馬鳥旌兵往不移殷公亳叔此馬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雜制弘多式遵遺範寳入吳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代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號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裒傑不經庶人干典彰鷸冠於鄭伯之門璿珠

屐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衛玄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杓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從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攫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騎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

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藻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價畧而橫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控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

立衙䈂丈畫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朱橑二十
八以象宿而箱之後皆玳瑁爲鶡翅加以金銀彫飾故世人亦謂
之金鶡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槖而施之
棨戟韜以黻繡上爲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璧
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檀綽山車
乘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孫月峯曰分釋五路摸擬似酉陽雜組
文極綦變而後來更古與絕倫

食貨志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敘四序以
成其業觀其振俗而正其紀綱爲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
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隷先諸布帛繼
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於象魏若乃
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
社以勸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
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收
次父兄之習不勸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

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
之強鶡羨善儉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皆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
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鋤秋扈所以收歛冬扈於馬蓋藏書曰歷
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
四民承乾東吳有蒞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蓄燕
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迎帶琅玕荊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千橘柚
河外舟車違西旃罽之仰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譜於何不有昔
乃上法災參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
一而從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慈可以養耆年同于

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卑遠至過安救水旱之災卯寘滋之弊然後王之常勝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宰紂累虛殘其經費金縷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歛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眾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酒為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詩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領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後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

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暮年至晉疾初殘畝之從秦居狄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於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

侯家自相馳驚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馬益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之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

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聚積殘骸餘肉臭穢道

獻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餱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閣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於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於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後而沴氣應之也於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

不恭浮於宮籞百僚翫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武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自相啖食悲里西宅餧餒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枚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於時石勒勇銳挻亂河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風華競逐緣移人情

五行志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常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於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禳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輙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於此篇

陳大士曰漢儒之言禍福徵應貫穿萬緒同異雜齊趨於三術雖紛故無害也

博通深秀明於天人之故言多合道

五行志中

詩妖　毛蟲之孽　犬禍　白眚白祥　木沴金
草妖　羽蟲之孽　羊禍　赤眚赤祥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唯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字字參驗經傳而出。故語無游移。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黿能為孽、黿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庶徵之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恆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奇古幽與、駢儷之習、為之一變。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兆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害圜犇判宵鋭攸分流形播其喜怒巢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利衛擁先惠將以屏除宄害引濱佐和取鋒琴瑟不忘衛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樂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闕攸塞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反周氏

襲行劫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疑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三以三章之法以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於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仟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列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為搢紳驚愕不為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於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眷下濟民

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利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憤迭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明趣崇本大哉仁人之言讀鍼灸書而除笞背猶其偶觸者耳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上　十后　二嬪　二夫人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埒光於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

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示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蘋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興邦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後端正本柳斯之謂歟若乃嬪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徽嗣克昌至若儼極虧闕憑天作孽倒裳衣於稚席感牝側於弦望此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鷟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晉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衞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誣謟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紡視青蒲脫珥之獻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貫納短青竟踐褰七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劉晨翁曰典秀妍美絕似盧王草創

后妃

史臣曰方祇體安儀乾坤兩合德圓舒循容配義雕以齊明故知陽燥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肆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寶資於此宣穆閨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殿慶嗣塗山之迹興寶運啓其後徽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建遠宸濶私情溺杜衛瓘之言不睦張泓之詐運其陰沴輸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其蔑識暗鳴蛙智昏文給南風肆狡扇禍稽天殄殲椒宮退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傾鵲羽於離朋哀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踰中原隋於鳴鏑其危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揔百官於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克彌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斯幸實為多矣

涂永澄曰精確之理茂美之詞汝潰雅化超本關雎以惠皇一既作刑于反照妙絕

女戎與虜忌相因總是陰長陽消之應制之安可不忝極言無戒卑識允為天縱

王祥 王覽 何曾 何劭 何遵 石苞 石崇 鄭沖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殺因損益杜宰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士不恒豕樂而驕奢其閨乎治政來時主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哇霞靡列於疑伍之晨錦障透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疑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陳大士曰名為魏臣實晉所置不可復責以女貞之行者也石崇之富廷縣劫盜即欲約以自守亦豈得哉

劉伯宗曰司馬炎廢魏主猶而自立魏之大臣若何曾荀覬裴秀輩拱手事賊行若犬彘此係庸流無足論已王祥事繼母孝隱居日久不應徵辟後為徐州別駕治有異等之效豈非一時人望何強顏逆送不自引遠哉先是炎伯師廢其主芳范文燦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餘年炎父昭與賈充成濟擠逆賊其主髦召尚書僕射陳泰會議泰不至子弟偪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泣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

吉雖不行亦足寒亂賊之胆而存君臣之義尚書王經死之節與列宿爭光禅于三者無一焉蔣亦忝忠臣於孝子之門豈其然乎
俊逸不減江鮑

羊祜杜預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星䝉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昝齊有黠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越有孝牧秦王罷東并之勞棄杖不撓於潤空熬岳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同題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攸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検方習於燮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王元美曰羊叔子智若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若於仁則柔斯之未敢信何也得傳紀而不疑縛敵將而放題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不過數人一閣閑府蹴踏不居而讓之三光祿退斬敵將㨗其元節而辱殯殮之大業垂就而預為容棺之墟以待慈也儉也不敢為天下先也抗兵相加哀者勝也功成名遂而身退也之數者皆叔子之所能有也第其為德於吳厚矣然未嘗一日而忘滅吳策與之必敗而遠之策明之必取而就之陳留王之立不願為侍臣而求外補安為相國則從帝中郎掌機

家。賈充出關中、而密疏留之、甚策賈充之必不成出也。凡此皆所謂智也。夫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吾何敢信焉、雖然、自魏晉之際、未有如叔子之賢者也、

虞聖俞曰、各自裁斷、無一交互語、爲制屹然。

大風洋洋、語藻而旨深。

陳騫裴秀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之名流、多以幹翮相許、自家光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儕、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簡雋似三國志評。

衛瓘張華劉卞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屬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但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郎雪溪曰張華博物洽聞和吳郡石鼓讖豐城寶劍明銅盤與洛鍾相應而鳴對武帝問漢建章宮千門百戶應答知流畫地成圖又能替平吳之師人推之常忠獨曰張茂先華知人而不實不應其謀惠帝殺賈后權華以賈謐之薦拜侍中與朝政后幽太后殺太子罪在不救華無一言正之不久司馬倫求為尚書令不得遂舉孫秀勒兵誅后并戮華吁嗟彼豈不知天下之將亂既不能運謀以銷亂又不能辭位以避亂患至擬也亦復何說

綠嶺瑤篁動人清思

宗室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鑒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徂方岳值王室多難中原蘇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於時醜類實繁山威日遠謗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門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吾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剝汚智應摩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無忝後昆奕世貞烈豈不性哉勳托末屬秉性凶暴仍衍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嘉謀日沉是以縉紆一[illegible]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晉[illegible]衛在淮南寂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譙[illegible]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恢邁樓情塵外希踪物表傾匠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揣猶為幸也品藻不誣如東鑑窺形妍媸自露者也

宗室　宗五三　文六王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洗暢飾之以温恭扶風文教克宜加之以孝行柳宗室之可稱者也彭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碎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純嘏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翦子之厭愛遂乃褫龍章於洗錫抑介戾於下藩未及戒途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遠禍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

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
撓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柳楊美剃中多感慨天人物我之際無不可以自審

王沉　荀顗　荀勗　馮紞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誅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還泄武閣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蔡甄仁義之方焉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爭本賓綠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僭虐遍播衆與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敎高士於燕岳坦越石之內難遊世龍之外府悪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函犢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懿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逕軌而長騖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冥閣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筲渠謀蹤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鴨戚施內窮佃詐覽攸安賈交勗譽張心涵楚貿過踰晉伍瑗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寫諸人情狀竹磬波傾痛快淋漓極矣雖有微瑜旨揜全青觀其抑揚怒罵而責備尚有春秋之遺風焉然其規爲駕衍已開淫靡之端耳

賈充鄭彰揚駁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遂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擁鼓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昝當塗閑蔵公閭實肆其勞與乎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殊識同冀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宜倒嚴條如老吏勘獄出入斷如

魏舒　李憙　劉寔　高光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李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王元美曰簡拔大似子長

進不足退有餘是君子出處之大經一語可當數百言

王渾　王濬　唐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於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熊雲堂曰振金石之英詞耑瑜瑕之定論

退讓二字足當勞人暝眩之藥

山濤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趨諧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岳舉牧曰巨源典選清愼甄拔人物亦當時之名公卿也乃不能抗節又不能引退䩄顔於纂逆之朝恬不爲媿大異於陳玄伯矣

標榜清越猶未該之受調拂

王戎　郭舒　樂廣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瞬務周史清虛不嬰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滌沖等發譏端肅卲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肅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寄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稱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矜夭猒生自貽伊戚且夫衣服表容琁璋範德彝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辯指揉情獨往自矢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闕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李溢陵以藪達謂王戎晦黙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焉在非也夫以鄙吝故絶戎於王公之墟則阮籍失青眼若曰用晦則是以吝能損戎之高乃曲爲之救解乎方晉武未平吳之先尚爲治朝非用晦時也世間病痛事雖大賢不免惟不自揜覆而人皆見之乃同於青天白日耳彼不自揜蓋而我曲爲之遮護何哉夫世之詐善者何多也其不能拔一毛者又豈少哉然皆惡吝之名鄙而特竊古人之不較與者以自文辛

之分香賣履於婿歟孫欲自發不得何其勞也而戎豈為之
然戎父渾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也
嗚呼一介不與是以鑽核一介不取是以數百萬不受伊尹之
教也道學先生口實之矣有此真快之論王公一種介性庶不
被俗眼抹殺

王衍詞甚清辯有重名羊祜山濤知其必誤天下當懷帝時內
外多難衍為司徒不思匡正徒祖浮虛之論遂釀放曠之風又
為弟澄從弟敦各營一窟而已為尚書令河南尹自營一窟倚
司馬越以為外護則口老莊而心狡免者也澄督荊州敦鎮青

州而已居中自以為無患矣無何隨司馬越征石勒兵敗就執
昭感無聊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反激勒怒為所害嗟乎衍嘗言
少無宦情而其實宦情甚濃卒之身不克免豈智有所不足耶
欲蔽之也余少原曰若以名取人失之衷甫其所感深矣
宇峻風清雅言成訓

鄭袞李儒盧欽華表石鑒溫羨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無廿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
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於斯惜其參鉞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于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若御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癖顯屬於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溫厚和平有風人之遺

劉毅程衛和嶠武陵任愷崔洪郭奕侯史光何攀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肥肴北闕敗車衛殘而諫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虐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陵懷魏巨之志崔洪變郤詵之道長升勸王頒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素姿遠韵

劉頌李重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陵封疆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悚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悟而知善舉不避學者歎李重言同羊之理敗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有可觀及鋭志經綸留心隱逸淵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況私典則無纖靡之音

傅玄傅咸傅祗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經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偏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諫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雋亮

向雄段灼閻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懼亂政之奔勇、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況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忠、哭王經以全節、休然退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有生氣

阮籍嵇康向秀劉伶謝鯤胡毋輔之畢卓王尼羊曼光逸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蹤纜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堯帝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諒爲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騎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睹鐵蔚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旨徑必形風俗召以放官居然尸素就蜀之外或有可觀者焉成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條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三元美曰論者謂籍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也籍故逆知司馬氏之必纂魏而不欲為之臣與荀勗賈充輩同列而自顧其環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欲揜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為之用必死為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則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逃之醉一醉而連綿至六十日彼豈其情也哉凡其臥酒家乞步兵廚甚至於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豚自遠於名教之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為不死地也曾言而不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廣徙而已不死也然猶恐司馬氏之識之故其乞相東平革勸受九錫章示若為之用者特不勝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含之以終保牖下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為海鷗鳥也嵇康

畧知之矣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修飾而時露其鋒距於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書菲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踞待之不為禮且問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夫會之來叩籍以時事也亦其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而恨康者深也知二子者莫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康以苦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人不知乃以勸進九錫章短籍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游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之終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

炎之為婚豈不足為呂公王莽者而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
許也
宋先之曰晉人多於醉夢中度日潤累賊業軼越名教杯酌醉
酴留連不休至有欲營糟丘而老者甚可駭也豈真此中有深
意耶若謂時方艱危恐禍之及酕醄酩酊假此以洗磈礧避人
事則隱鱗戢羽僻處深山可褰裳而遊如張翰之為納屐而逃
如庚袞之為誰則禁之何必惟酒之縱酒極則亂樂極則悲卜
夜古人所規濡首大易所戒何不思耶曹參以清淨之治遵何
約束無所變更賓客不解其意欲有言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

開說晉諸公之嗜酒祖述虛無爭慕放誕敗德敗儀廢政廢事
不可與參論也如劉弘陶侃精勤纖事不逐時尚則其識見優
於諸人多矣
沈長升曰阮籍死孝當時已有知之者其不規規於儀軌者佯
狂以避世也雖非聖人之中道而其所存遠已
咀茹芳華弋獵幽雋遂令諸賢曠致孤情長傲千古

曹志庾峻郭象庾純秦秀

史臣曰（從齊王攸就封曹志有情景）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
納嘉謀之策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慕青土作牧東藩遠適驚
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謇謇匪躬樓樓體國故
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黜辱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
於世汝潁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諶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挽鼠
思冠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評以曹志明六代論非父植作為伯固所許傳武帝嘉其無隱不
沒人善子玄竊譽至等之盜一起一止照應甚密而氣局排宕
不容流

皇甫謐摯虞束晳王接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禮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仲驥足豈夫

溫秀雅澹猶有太音玄酒之意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佇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蒞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聚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狗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風章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同一仕進而有榮菀之殊義命所在君子安之

末句輕輕點醒大有餘味

愍懷太子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疑心頗有后來之望及於繼明寒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耽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玄恐幺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壯之謀已搆蒼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搆隱之聽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惆惕亦何補於荼毒者哉交責之中而各有輕重可稱明允之論

陸機陸雲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析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躐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人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耗實而不諫瑜綠虛而見疑
生在已(取茂不喆靖)而雖長死園人而易從上蔡(康)之犬不識於前華亭之鶴方
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
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王元美曰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壯艇四三世之將
名不能送自韜晦權從非分舉宗覆滅不亦哀哉道家之忌士
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頗以陰謀而幼節之
平西陵坑戮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龍前後為守令皆著循吏
聲然以區區小仁而欲為顛厦之木難矣

王順渠曰機雲文士無行陷其家聲附嬖匪人死不足恤孫拯
費慈皆匹夫之諒也
玄忠壯采斐疊不竭同乎亘天之霓懸崖之瀑洞心駭目非徒
尋常流峙

夏侯湛潘岳張載

史臣曰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
作詰敘文流英聲於孝悌肯溪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
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謐先達方之士衡貢論政範源王
化之幽賾藩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搞文翰海蠡蓮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淑三家以通抉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
彈(下皮)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軒祇)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殿居正安其身而後
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來與之鑒可謂王賛
而含相者矣孟陽鎌后之文見青於張敏潑氾之詠取重於傅玄
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輝洵乎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森不傷雅自有清氣相引轉玩愈覺其雋故能經久不歇為足
貴也

江統孫楚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實為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遂懲懷愍、徒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彪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悖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莛忿弈、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諒自取矣、統綽標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綽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緯獻直論、辭都不慴、元子有匪躬之節○豈以從文雅而已哉○

卓○練○

羅憲滕脩馬隆胡奮陶璜吾彥張光趙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白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躍纓入仕、拮巴東而受賑、出領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面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萃於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奴於涇北、竊揣欣之必敗、幾揚敗之速禍、陶璜吾彥、逞尺棰驅毛民、屈其淚誅陸杭、奇其茂略、薪楢之任、清規自遠、鼙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踰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與韻勁致○可紀芳康○

周處周訪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狡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於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與爲階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役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範兼文武任在折衝戢定湘羅肅清江漢誅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王元美曰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爲時所儀抗悖權戚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爲晉而死不若爲吳而死無難譬也亡國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之百步五十步耳宣佩之勛猶不在子隱下而脫節不固倘彥和首亂而存宣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失刑賞哉識者謂子隱之子孫多毖其先烈吾獨以爲之兆也若筵者皎然爲君子且有光矣

顧觀生曰此論備不失兩漢之規歟及潘岳爲其風神矣哉焉乎等字各有異味莫作閒看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然而玉帛會於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竝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幷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竝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祐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虀，土地封疆，逾越往古。始則韓彭葅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室。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乖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遠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搆釁，從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極。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碁；乘輿幽絷，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樂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肆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有八王，故序而論之以懲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纂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歸衆，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鋭之性，遂成凶狡。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將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絶人忠款篤俗挾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

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閣表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釁驚北巡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閒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張友鴻曰可矜可恨

解系孫旂孟觀牵秀繆播皇甫重張輔李含張方閻鼎索靖

賈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之主、於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伸、尋至傾覆、昔宗周遷犬戎而東徙、有晉遠獷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攸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輿主、將乏材謝輔臣、軻修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自字直貫到也字以上以下有無限含蘊在

周浚成公簡苟晞華軼劉喬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覆理識精詳、華軼動顏禮經、劉喬忠存諫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欲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遷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濬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豈乎不用其良、寢俾戎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明整稱其規局滔宕本乎精神諒唐物之佳筆也

劉琨祖逖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於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遂榮居盛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鋭。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逖中興、赳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李卓吾曰、擊楫中流。誓清中原。使石勒畏避者此盗也。俗儒道知。

邵續李矩段匹磾魏浚郭默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衂、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校迹危亡、爲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不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

是總紀。後分斷。叅攷行事得失自明。乃知史家原不能任情枉

武十三王元四王簡文三子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迹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昇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糵信惑讒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

則彝倫攸斁終乃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前哲其君後責其臣曲中情實至寫一既淪喪光景感慨悲歌令人不堪恐弔

王導

史臣曰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蒼玄后之圖非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同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

矣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暨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懸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朱爰猷曰觀王導處王敦之變前後議論取舍甚可嘆鄙然則導之與馮道殊科者特以敦峻篡逆未成耳是以朱紫陽謂導是箇隨波逐流的人何曾得老子妙處識之深矣

茂弘偏安江左無取中原之意力量殊不及謝安觀其處庾亮請興師討趙陽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挫其議深得君子待小人之術文亦典嚴不浮

劉弘陶侃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中盧締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出祖劉、丞欽射狼之迹、舉賢登善、寵拔孔畢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柝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深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業、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沈去疑曰、太真東晉第一流人、惜絕裾為累耳、士行亦東晉第一流人、惟討蘇峻、始探欠勇、大功雖成、忠義猶居太真之後○此為累耳○

整而峭、贍而雅○

溫嶠郗鑒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窳千庫、探穴而忘危○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籍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而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與旋軫○卒復禹康之彌○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手○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頓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憲晃為餘○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者移文而毅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猶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

宋用臨曰、郗分謀周戴周禮、為千古快論、英秉亮節○不失雍容之致○偶句中尤為難及○

顧榮賀循楊方薛兼紀瞻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才、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冑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緝、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榮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朱紫陽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詞炳南金。鋒銛東箭。蘇府之所寶也。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於而國、用之行己、則凶於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建司憲、除侯主、當約法之秋、獻蓟楮之議。玄亮刻削、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國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揜瑜、未足韜其美也。

王元美曰、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遁喪亂之艱難、此身之非有、或借髮巖阿、或棲遲冗列、用拙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九列、參家議、而縱飲沉湎、狂僻廢禮、且夫客況中救始與而不言德、固若長者、夫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盼、面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寧能不使之飲恨橫發耶。伯仁伯仁、即始興救之、久亦必殺、但小緩耳。伯仁死、始興不能無罪、蔺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熊雪堂曰、劉明之禍、深於柔闇、故諸公皆以此貫害、可為前車。

卓識名言。允堪刻座。

沈君房曰。端凝潔亮。此等議論。可以培養元氣。又足直扶正氣耳。

起作一冒。後分兩段。已肇時文格法。特其中開合變化之妙。得之自然。有非今人所能摹畫者矣。

應詹甘卓鄧騫卞壼劉超鍾雅

史臣曰。應詹行業拳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代暴寧亂。膚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大病）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華墨之氣。仰與星嶽爭光。

孫惠、熊遠、王鑒、陳頵、高崧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屬、本既顛矣○何以熊終○熊遠王鑒有匡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誕溫、頵之匪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頴之論、採鄴書之風旨、拒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欽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道歟○

博雅○

郭璞　葛洪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襃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宮徵於世○禮藴於時○匿、匿、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眞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刃披髮潛遁於幽微之間哉○晄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慭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摠百代之遺篇○紀化僊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天藻仙葩○綺粲如絲○

庾亮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過○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將瓌瑰、罕升洋要、逢山在夏、靡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敦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璩蔓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矛尺無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彝弋、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翼加速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議論激昂○風采奕奕○

桓彝

史臣曰、澆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之首、懍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逖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嚶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遒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芳千載之上、游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蘇構逆、汙隆龍蛇、俱山澤、沖遊巡於內輔、鎔陵屬於上游、虎踞北門之威、秀坦四陪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柳亦可算而

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敦仲之冀○不息橙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奕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該而約○極要穎之妙○

王湛等表裕之祖台之荀崧范汪范寗劉恢張憑韓伯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三俊、叶宣尼之遠契、叡道靑緗、遊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王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箴。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綺閣。客勿於三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弁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於時疆埸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徵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佚。假出豎之餘威。繡桷雕楹。陵跨於宸極。驟珍冶。贖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服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以孝居忠。無忝往烈。泣宗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通。緯道經於巳紊。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搉而言。俱為雅正。劉韓雋爽。標置軼羣。騰氣。龍霄飛訣。卷霧藹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翔舞縱送。如神龍出沒於波濤之內。徘篇罕見其匹者。

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興賁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舡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越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為出內之端。製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偕潔之志。淑慎之辭。不以奔放見奇。

陸燁何充褚裒蔡謨諸葛恢殷浩顧悅之蔡裔

史臣曰、陸燁等並以時望國華、欸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秕悔、而充抗言儒子、雖屈駁於權臣、翊奉儲君、竟瀹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盡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喪國長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宴以刑書、斯爲過矣、

印雪浪曰、晉疑桓温跋扈、而藉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温否乎、温志趣雖不純、而其才足以有爲、且晉室衰矣、使浩爲相、能與驩然相下、就以安國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渝之、温必感奮而恢復其外、浩修爲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數年、中原必可復也、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洪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之疎、殆與豎子無異、卒取廢辱、豈温之罪哉、温謂用爲令僕其宜、欲以浩爲相、浩不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爲也、方正學有言、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士者、又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覈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者幸也、

風流二語、銓衡之標準、月旦之憑依也、雅好人倫者、安可不服被斯言、

孔愉丁潭張茂陶

史臣曰孔愉父子曁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賢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清芬古人

謝尚謝安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為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眾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泰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穨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曰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元美曰謝安石格量弘齊故是始興以上人然未足能周事

為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雖曰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十餘擁百萬之衆已衰而後氣散江左獨玄以北府偏師鄰獨當鋒鏑所斬將者亘丟三兵勝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王而戮慕容垂人皆咎為失策吾以為未為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威累能使晉人龜奪丕勝垂丕可擒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垂不持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坦心進能逸氣騰於方翁驕而陋胁乃鋪次而騁御可謂通術者矣

王羲之許遠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趨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李卓吾曰先生謂逸少識慮精深有經濟才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藉之為累大矣哉不知藉又安能累人此藉

之。精極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備矣、先生嘗自寫
也。

王獻之離婚郗氏。與父爭名。不孝不義人也。縱書法盡美。何足
比數。

摹擬極工。風藻尤爲奪目。

王遜蔡豹羊鑒劉胤桓宣毛寶劉遐鄧嶽朱序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騖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顛玄蚖、興徹鴻雁、鼓桴在聽。兔罝有作。赳赳羣英、勤茲王畧、

贊更古藻。

陳壽王長文虞傅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習

鑿齒徐廣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茼蒭縱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朋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帥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所稽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其衆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無外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鑿王氏雖勤成一家未足多尚

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沈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馬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還筆削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步史闕疑傳信彰往詔來是非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淫人懼其權甚重其心當公褒美戒惡文直事核方為守錄若愛憎任情抑揚違聽其為乖戾何可勝言豈不犯神明之大忌乎如陳壽魏收者真史之蠹也壽故蜀臣又仕晉撰三國志於魏人物若丁儀丁廙魏之有名者以覓米千斛於儀子不允不為立傳於蜀人物如諸葛亮者三國第一流也壽父為馬謖參軍謖以違節制被亮誅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又輕壽故為亮傳言將略非長何其謬也魏收在北齊神武朝修魏史得陽休之力為其父固作傳固本以墨敗官錄之曰公事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曲掩其惡僕射楊愔高德正勢傾一時收竝為其家作傳其他去取無章褒貶失實者不少投牒抗辯物議沸騰人病其穢參知道者方以載筆為懼而二子胡不然也初壽學於譙周周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

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果以遭父喪使婢丸藥廢於蜀後又坐不以母歸葬貶於晉收於溫子昇為後進以忌相譖收病篤以怒殺二妾及病痿復悲之作懷離賦其人如此忌知道耶又惡能操三國魏史之定衡耶善乎劉知幾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又曰史如馬遷猶不免退處士進奸雄史如班固猶不免抑忠臣飾主闕信矣史學之難也安得紹董狐南史諸人於九原而質之

提衡史冊之府品題著作揄抑人倫克當其實彼莫能加也

顧和袁瓌江逌車胤殷覬王雅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遶國步於清虛。骨鯁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國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頹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泣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覬析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哀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戕致於非命。宜哉。

逞意沉與遣詞鏗鏘。是為全瑜之璧。

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堪楊佺期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屨、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挾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然、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庾言、持政有昔賢之風、國寶既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倪倖、全勑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濕濕而談。如庾清夜之曲。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憑之魏詠之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經綸之業、莫先守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而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天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凶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遂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決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勵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致捷○蹈死不懼○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歷○落○慷○慨○豪氣直上○

張軌張祚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關懸險○金城百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逆多難○嬰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山○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權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象○知伯者之斷在○匪惟地勢抑且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峙幗歸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據巨猾、縮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冢孽陰傾家嗣、擅有狀、於、形、管、擬宸、居、黔、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勇王鶯以瓖言嬰顯

[illegible]境內雲擾、轡其竊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illegible]率身魏闕、肅述朝流、再馥銀黄、祖德之延慶矣、清華警○策○雅氣當路、

涼武昭王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鷰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寢賁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氣則雲霞聲則金石宋讓崇論累句中絕少此奇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明　沈國元　閱

孝友

李密　王延　盛彥　王談　王裒　桑虞　庾袞　何琦　孫晷　吳逵　顏含　劉殷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己蓼泰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纊如在哀周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濡風樹以隤心賴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脩升以宣化懷發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援功文之廬然則因敬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隨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頹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湘素載流歷躅者歟晉氏始自中朝逮於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李義之立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

厲浇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固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素蓄興才流慟致其感通金喃仲其純養載昌賞其清額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童蒸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則雖棲其梁棟蹤擬其庭閭吾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憚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教葉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悉病環患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讐仁人惜其亡良守循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堇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於兹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柳為倫單其餘舉子并孝養可崇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言本至性不為芳華所掩

忠義

嵇紹　王豹　劉沈　麴允　賈渾　王育
焦嵩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
王諒　宋矩　羅企生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來與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

之先者乎且衷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策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哉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楊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孫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免得其處當復何求為紹洗謗尤有關係史筆所爭是非全在此處得力

良吏

魯芝　鄧攸　胡威　吳隱之　杜軫　曹攄　范晷　丁紹　喬智明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吏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才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更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賁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遠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以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雋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威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己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屬清、晉代良能、此焉為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畫節曹氏、杞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欲己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棄子一段。議論極正。然皆事後追求。當其奔走倥傯時。焉能閑打算。攸只要存姪以延兄祀。于造次顛沛中。為人所不能為之事。真仁人。真豪傑。可質天地鬼神。奈何以絕嗣少之。張湯有後。抑獨何歟。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游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刋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朋王賞其博聞、出宰遐陽、績狀歆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愁、以至陵遲、悲夫、

犛旣清會。辭又藻拔。

文苑

應貞　棗據　成公綏　褚陶　左思　庾闡　趙至　曹毗　鄒湛　李充　王沉　袁宏　張翰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騖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彩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蔚起三祖叶

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硯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竝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儔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大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寫南陽之人傑登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風格成德稱為泉貨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玄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流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踠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歲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等削檀奇

降帝閫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目者之妖鳳長康矜能過實擇諧取容而才多逞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久彔秉淡官徵流音美哉摩彥揚綻翰林俱偕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遒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架彼辭人步超清貴

孫月峯曰贊語極似劉舍人

吳氷泉曰緣情持論此為文苑之月旦參差跌宕俳體於焉一變

外戚 羊琇 虞豫 王恂 庾琛 杜乂 褚裒 楊文宗 羊玄之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威權震主、武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子○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還於晉難、始自官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屬階○遂使悼后遇寔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襃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纏綿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欲、恃勢任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恂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與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斁王猷、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欲、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先貶後褒○是作論一法○至其競奐流暢○則辭家之榮觀也○

隱逸

孫登 伍朝 翟湯 楊軻 宋纖 龔玄之 董京 魯褒 翟莊 公孫鳳 郭瑀 宋沖 氾騰 郭翻 祈嘉 陶淡 范粲 任旭 辛謐 公孫永 謝敷 陶潛 魯勝 郭文 劉驎之 戴逵 董養 孟陋 張忠 郭琦 韓績 索襲 石垣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繁揆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遯於言色其道閑乎托公驕乎富貴厥義詳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株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激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亭巖峙脩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脩身自保

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贊委於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貧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惟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荊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稱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王元美曰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怪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

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專穆而近道遯晦而拙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臣客楊軻次之軻之不幸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珠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為次以隱第附於節為近有蘭菊之沖寂有桃李之芳菲

藝術

陳訓 嚴卿 戴洋 隗炤 韓友 卜珝 淳于智 鮑靚 步熊 吳猛 杜不愆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璠 鳩摩羅什 沙門曇霍 臺產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眞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絶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黁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避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既

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始猶晦紀。終則明規。矩邪閑正之心。皎於星日。

烈女

辛憲英 陸氏 劉娥 張氏
嚴憲 荀灌 王廣女 蘇氏
鍾琰 謝道蘊 靳康女 毛氏
曹氏 龍[illegible] 段元妃
石氏 [illegible] 宋氏 楊氏
湛氏 周氏 閻氏 后
杜氏 劉氏 薛氏 尹氏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大姙大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共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誥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

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樓次附于篇末

孫月峯曰清華不靡允為正始之音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薦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歆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愧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illegible]弇州曰辛憲英女流也觀其料諸之就事揣會之異志一一若觀火此其識已不凡矣若其勸弟之守義戒子之仁恕皆正大之論前乎此者有二母焉范母對子滂曰子與李杜同死死亦何恨嚴母責子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憲英之訓可

與范嚴二母之訓並垂汗青至以丕喜立而卜魏之將亡此從人事反常卜國運不永也縉紳空負才名寧無厚顏乎

刺淫風於雅詞傳貞操於藻筆上振王綱下扶俗化史權之重良匪輕俾

四夷

夫餘馬韓辰韓肅慎倭人裨離等小國為東夷 吐谷渾焉耆龜茲大宛康居大秦為西夷 林邑扶南為南蠻 匈奴為北狄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亙玄方七戎六蠻緜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於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乃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羸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戎之闗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雜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沙之後附開育鞫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鷃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夸西羌之舊宇綱紀政刑地廣兵全歷萬里之基貽一逹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叱延風標宗偉見方於頃籍始遵朝化遂夭於姜聰高節以孤求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析哀於射草辟奚淡友遂古烈於分剗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儒紛緼經時之畧洛于童幼早揚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拳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廆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廆亂姦凶毀厥圖而竊號渾洞忠撻江龍湄之疑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雅麗秀逆遂伏遐荒殊俗並曜文明之宇至於中國處置之可否外戎立心之忠由盛衰延促固不悉繫可見五寸之內陶鑄無私千載之下慕義為極其能與六經並傳非無以也

王敦沈充桓溫孟嘉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韜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風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塞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還怨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體主威之不立也

朱紫陽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卻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古語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亂方是時也姑無論智力而先應之以從容可哉孟嘉與桓大司馬飲於龍山落其帽不為沮吏取冠之亦不為沮故有時名斯亦從容之謂歟

贊曰播越江濆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羿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陳大士曰溫既懷奸顧欲逞越石恥比王敦又何解也馭得其道未必不為能臣

論設業贊設斷斧鉞凜然不為寬假

桓玄卞範之殷仲文

史臣曰、桓玄纂山父之餘基、挾奕世之本性、含怨於失職、苞藏其家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覬覦而動、窺闘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其狙詐之計、騁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墜曆、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讀前半甚恨、後半甚快、善順惡逆、人心皆然、

王彌張昌陳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機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譙縱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禍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侯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竊弄淮浦、或蟻聚荊衢、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

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拂地、災沴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以比累、弟莫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纏而亡、無足論矣、

覽變亂之多端、覺感憤之横集、

前趙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陳元達劉曜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褒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某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鶩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累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猃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

致款終為夷狄之邪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族既總威權闕河關表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說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寒佞人方嚮茲后載馳閣鑒類於迴天擬科渝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淠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覩其子功成高讓踵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阽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

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勇揮形弥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冠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庚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illegible]之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疑自古纂奪於斯為甚是以宄氣呈形賊臣芭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壁偃和苞獻直鄮明巖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欺人事以之

駭戰士而胥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孫月峯曰駢而能流

筆勢騰湧有後浪催前浪之妙

後趙石勒石季龍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覘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闇鞞上黨李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蟻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illegible]）譬游魂於龍漢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嫘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愆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褫裡裂冠帶釋介冑（[illegible]）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慘慘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薦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殘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妹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淒情快筆有無限不平而託之果報豈作史得已之心哉

前燕慕容氏 廆 皝 儁 暐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配房昴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羣地騁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乘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違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

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緩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傷鄴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遂竊鴻名

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寧劉斃元縱其餘孽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欽務賢輔佞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燄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不交白溝淪境衛翻輜擬紫陌城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破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一謂也

贊錄弘雅聲光湛蔚

前秦符氏　洪　健　生　堅　丕　朗　王　登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蠢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竝馳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變陬之朱黥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擬山西之險據億丈之巖險擁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欲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洪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戮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赴蒲姦四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以明斷典）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俊乂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奪世忱諫遠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慧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乘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竦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騶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驢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先渠侯隙狡寇伺間步搖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僭竊再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屬危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王弇洲曰工錬

蔡伯宗曰符堅伐晉有平吞之勢而何以致敗其故有二堅在行而將帥之志多不得展其用會剩而先壽春則不能弘總上流失控要之法且散氏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繇國南下則關中根本之地擁衛無幾矣是以慕容垂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應之羌從而誣焉踰歲國滅雖曰天事亦孰非堅之失策貽厥喪哉

寓符堅興廢之故究究在目要不外於任人自用四字

後秦姚氏 弋仲 襄 萇 興 泓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冠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疇重氣於六漢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題石氏抗直詞於暴王闢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題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還踐迷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符亡之會庸命虔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旋寧東北在兹舒寡實冠古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効績薦栽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畧尅摧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

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偕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還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遂已生宂邊城繼陥拒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絃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桒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襲衣服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徒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艱王師杖順拜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組而降軌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不獨刻責妙在似與商確而開其悔悟之門為後人指南不淺

後蜀李氏特 流 庠 雄 班 期 壽 勢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遼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騖捷同聲雲集獄珍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釁蓋上失其道窮敗之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修茂範而

雄闇經國之遠圖狥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驅兵於厥胤遺骸莫歛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變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裕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竊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聚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僥乎

適遘倸豈所欲言

後涼呂氏光 纂 隆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脈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騖琱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蒹葭承風露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割亂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雁鼎并呑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莽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亢狡獄爲亂階永基庸腐而纘姚氏昔實疏遜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兹勝躅遵彼覆車

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爲忠鳴鑾而蕃晉朝伏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麐既兼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孫無所窺其隙矣而狼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滋乎

有識之言恤乎呂氏未之前聞也

後燕 慕容垂等 寶 盛 熙 雲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
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
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
野。淮南失律、三楊之謀已構、河朔分崖、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舉、渝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英
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邊陰之
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題晉、賴五臣
之功、句踐沼吳、資五千之卒、悉有叢珠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

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塊於
西鄙、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
蕭牆內憤、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
武不墜、韜光而夷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
乃地非奥主、擧同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圭牀、玄妻之姿、見尋於
鑿魄、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
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博深典雅。此清明之奏、非蠅蛙之音也。為之式聽。

乞伏氏 四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北燕 馮跋 馮素弗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
封城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雖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
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
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廷
之師、好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遐舉、便能抗浙隴之餘卒、寵峭
函之異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歇志未
遑、沮岸崩山、其功已喪、愎重氣於外難、幸以討全、貽巨釁於蕭墻、
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偶傑、決勝多奇、故

能命將掩洮河之酋、臨戎穀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
遺業、盜亦有道乎。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
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嚣、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
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
還從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
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聞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
致冠、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
天意乎、非人事也。
楚澈

南涼禿髮氏 烏孤 利鹿孤 傉檀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冑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強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傉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屈於熾遂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弒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崇學則治，佳兵不祥，其効甚速，此論最為明切。

南燕慕容德等 德 超 鍾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荊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厲己，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猷莫振，陷宿豫而貽禍，脅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事業大小不同，而得失存亡之理則一。本此立論，鮮有失指。

北涼 沮渠蒙遜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酋、控擁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沉懷伉術之冤、推跋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逾窮髮、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 浮清登、峰越孤桐、

夏 赫連勃勃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鬩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假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闓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嚚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獯孫處戴、於化蔑爲禁、

宋書小引

文人相攻是包胎內帶下一種結習史記前後漢書名重千古而其後班固蘇轍范曄鄭樵晁氏陳氏遞爲譏謗然猶異代求勝思軼前軌若夫共厠芸香之署同披金匱之藏逞臆交陵挾私圖報亦甚穢矣初宋史臧質徐爰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造序事多虛沈約譔爲百卷名曰宋書裴子野刪爲宋略世以裴略爲上沈次之此公論也至其互相詆誚子野述沈氏之家醜休文發裴宗之世惡君子謂其大傷雅道沈之表志序贊古杰博麗益亦一代鉅手云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合肥　李當泰穎生　仝閱　北地　張承祉天疇　仝恭
萊海　宋　理呈玉　濟上　胡若瑛伯玉

宋書

本紀

武帝

文帝

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志

曆

禮

樂

天文

符瑞

五行

州郡

列傳

后妃

劉穆之　王弘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謝晦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劉懷肅　孟懷玉　劉敬宣　檀祗

朱齡石　毛修之　傅弘之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張興世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袁湛　褚叔度　張茂度　庾登之　謝方明　江夷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臧燾　徐廣　傅隆

謝瞻　孔琳之

蔡廓

王惠謝弘微王球

殷淳張暢何偃江智淵

王韶之荀伯子

羊欣張敷三徵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吉翰劉道產杜驥申恬

王敬弘何尚之

謝靈運

袁淑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顏延之

臧質魯爽沈攸之

王僧達顏竣

朱修之宗慤王玄謨

顏師伯

蕭思話劉延孫

文五王

劉秀之顧琛顧覬之

周朗沈懷文

宗越吳喜黃回

鄧琬袁顗孔覬

殷孝祖劉勔

蕭惠開殷琰

薛安都沈文秀崔道固

傳

孝義

良吏

隱逸

恩倖

索虜

鮮卑吐谷渾傳

氐胡

二凶

自序進宋書表

宋書目錄

二十一史論贊 宋書

本紀

梁 沈約 著

明 沈國元 閱

武帝（姓劉名裕彭城人都建康是謂南宋時分南北朝以江為界正朔仍屬南北朝則有西秦大夏北燕北涼西涼五國至宋文帝始盡滅于魏）

史臣曰、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平桓玄）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滅燕支秦）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鐘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楊伯祥曰、史稱裕少有大志、以賣屨為業、晉拜參軍、一日入朝、玄后（桓玄后）異之曰、裕龍行虎步、不久為人下、宜蚤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不可、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及裕誅桓玄、迎帝復位、魏臣崔浩聞之、曰王猛之治秦、苻堅之管仲也、劉裕之平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裕克秦歸、遂篡位、果如浩言、繇此觀之、（斷定）裕之狀貌心術、闇中女子、疎遠隣臣、無不知之、而卒不能斃之、而使不篡、寧非天之所與、人不能廢耶、後世羅羽不殺沛公、豈知時命者哉、夫以偏安之主、猶無死地、而况一統居正之匪人乎、故曰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去一玄而一玄又出、改姓革命大事也、同於杯酒局棋（可恨）、史臣至此、誠有不忍下筆者矣、故維稱天記物、終覺費手、而自露出一種周旋不來光景、觀乎贊中止取其功、而不言其德、此即春秋大意、就使董狐操管、亦難浮而議其後也、

文帝 名義隆武帝第三子時以御在位居是無度檀道濟庶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敬之姿、自樂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師、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衽席、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三言誤勸帝伐魏、帝曰、聞玄謨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遂令玄謨伐魏。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與白面書生謀兵事。軍大敗、魏人聲言渡江、帝登石頭城、有憂色、歎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可謂自訟者矣。然卒不能改、此不學之過也。

史臣贊頭著無保傳三句、非美之意、譏之也。寧惟譏帝、并譏武皇之失教矣。此醫家治病源法也。

武帝 名駿文帝次子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繁遂無支節、令人駭語、多効此體。

前廢帝 名義符 武帝子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於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愆不能紲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亡社殘宗污宮瀦廟況總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為幸矣

劉以時曰胸有成勢絕似夫與可畫竹

起落折宕有出入九九之奇

明帝 名彧 文帝少子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略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殊凡品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甄宮與門形隸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歟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陳大士曰休文之文竭力追蹤欲步范曄至其佳處亦往往近之

恩極則情乖枝刪則本拔斯稱洞源之識破的之詞至於氣骨駿敍是瘦勝公本色

後廢帝 名昱 明帝子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主、雖適末同、遂殄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雖夏之隆替、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沈長卿曰、字斫句琢、真儕詞像手、

古秀研鮮、浮騁家無此結束、

順帝 名準 明帝少子

聖王膺籙、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厭彼衍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已哉、

亂為治資、皆為明藉理勢之所必然、寥寥數語、已盡卜世考時之準、

曆志

夫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羣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創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羣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為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為元年用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

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祗足以惑時人耳

程荀令曰雖未能躡曆之精微朕叙事分明而運筆道古兼三長而退而漢此柱下之良篇也

按渾儀之制剏於洛下閎即璇璣玉衡之遺意也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儀以綴赤道為璣置望筒橫於游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為衡即未必一一符合大約不相

遠矣七政何以不齊日之行天也以歲而周月之行天也以月而周太白辰星何先何後其周天亦與日同熒惑之周以二歲歲星以十二歲鎮星以二十八歲惟其運行參差不齊故璇璣玉衡所以齊之之器也七政齊而後可以治曆也蓋曆者不過即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以為推步之術但日月則有盈縮朓朒星辰則有遲留伏逆其出入於二道之間原非一定之迹所可擬議者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及唐宋皆無定法惟元太史郭守敬革測景驗氣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為歲差哉

明嘉靖間華相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至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堯至正辛巳改曆隨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積之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時窺測以採驗符執是在制度者加之意耳

禮志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宮室終飲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於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大可鑿)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擬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為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

古巡幸之風焉郡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晋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撢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喩至於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敎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

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喩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於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若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晋世巡狩廢矣

整密約爛體裁古雅煌煌大文

樂志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於三代名
稱不同周衰凞缺又為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
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
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
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
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
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
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

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
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
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
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舞
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河間獻
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
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
為謁者數言其義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
用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

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
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
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
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
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
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文
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
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
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

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
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
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
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
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
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為太樂太樂漢舊名
後漢依讖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于是公卿奏曰臣聞德盛而
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
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

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益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樂風紀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群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舞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

其德欵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紀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鍾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酳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

秦漢以後詳釋擇論世近而可考耳行文有慗有散慗處清緊散處雅雋其於古道繇爲幾矣

天文志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寝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

詩闕官用事邕謀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衍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

道東交於角五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

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

八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盡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

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

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黄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黄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員

也、而渾象為鳥卵、則為〔敘渾象〕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

洛下閎制渾儀、耿壽昌亦鑄銅為象、張衡又鑄渾天儀、總叙星經、謂之靈憲、唐李淳風梁令瓚皆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它如王蕃陸績之為儀及象、南陽孔定之為銅儀、晁崇斛蘭之為鐵儀、僧一行之覆矩圖、王朴之應歌、韓顯符之銅候儀、沈括蘇等之儀象浮漏、極其精巧、後之作者皆師之、乇而道存焉矣、

符瑞志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歡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為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為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後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歐陽公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吾知其非祥矣志言歸重聖人便指出符應之所自來發論崇宏絕有關係

五行志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罪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眾矣至於鑒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鬱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程從居曰讀此則蘇鄭之論是為偏勝篇中前卑顯後古峭筆法屢變

州郡志

虞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荊及衡陽為荊州荊河為豫州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夏至殷無所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阯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荊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州吳又分交為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為秦分荊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荊為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荊為雍分荊湘為郢分荊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贛榆之

縣令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為正其後分派隨事既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為定焉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覈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

疆理為郡國重典故初語分合代有其制如此考覈精詳可謂提綱挈要為輿圖之快覽云

列傳

后

梁 沈約 撰

明 沈國元 閱

飲食男女民之太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庶二等嘗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閨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昇嬪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軍紋愛周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者四轄瑯臧行同列者三環珮條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籍晉世令典拷納有章僶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哀懿易也恩寵難留一掛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懷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掖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妷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徐暴爲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皁之間非晉氏採擇遐及冠冕也且蠻王帷房櫻無外校咸房鎮春歲時不過有宋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姬嫌及婦人大明之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許命行於同產又況遊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婪非不幸也

深中禮道非徒以駢麗爲宋江淹謝莊筆語能思艷終不若此之刻至也

劉穆之

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政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星雲金石不足喻其高華明烈也

徐羨之傅亮檀道濟

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裹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陵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愆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程璞石曰卓練中仍有跌宕之致固其風流使然

謝晦

謝晦坐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符璽所施事行重黨左黜武用畏此輕總輕懇物之所輕重蓋人之所重故斧鉞奉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甲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崇典稍違綱以疏行法為恩息姑德寄美柳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訣愈甚自非許竊況私陵犯容擇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繫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罔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所以言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為此云

仟雪浪曰語關治體可勸家箴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高祖屈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然以後大功仍建自拉溫於沛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梁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西渭用師天險猶克之舉振古罕儔若使閒門反跂兵投撒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掩其盛業豈淺淨以黄屋朱戶為衆晉之貞臣子及其盡咸薄宋重關莫守故知矣

等所芘免勝而後戮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暇陳為宋方叔壯矣哉

楸揚桃宕俯卷舒之致

劉懷肅孟懷玉劉敬宣檀祗

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與後之始事。隔違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闕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薄道日上開。亦功臣之不幸也。有以二字。欲絕不滅大易勞謙之訓。

朱齡石毛修之傅弘之

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衂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守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關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恩民志。撫歸運而腐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擧咸陽而棄之。非失算也。此四將籍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為不幸矣。

許介夫曰、桓劉二氏、雖借外功以威內志、惟事有勝敗、故業有成否、其情得矣、中州之地、帝圖王業、于是焉在、至謂秦川百二、不足供養、雖以傳後、有以見約之、狃於偏安、溺無遠識矣。將繇論沒既久。聞見積成。使之然乎。亦可悲哉。

孫處蒯恩劉鍾虞丘進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皁隸芻牧之下、從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裂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指出一心、見成功非偉、名言可作元勳碑記

張興世

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距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宜度濟師之日、至於鵲浦拔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毋組、豈徒然哉。

瑚充齋曰、俊拔有頓挫之致。

庾悅王誕謝景仁袁湛褚叔度

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羁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語意似直而婉含蘊可味

張茂度庾登之謝方明江夷

為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為基蹈義為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豈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矣

正論侃侃體則家顯

孔季恭羊玄保沈曇慶

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止、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賑同往日、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弊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民俱護、厥當時、蓋由於此。

代恃主術、浮夫胥潤、先事之防、及時之議、不可忽也。此論可為救荒指南。

臧燾徐廣傅隆

自黄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於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黄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為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穎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畧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上好下甚之風、恍如躬炙。文中映帶之妙、嘗關合本旨、佳絕。

謝縉孔琳之

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齎食為民天是以九棘播於冥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之當曰之益為功蠶輕而事有權變隆歇代起俗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遠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徒始速之患於是甚狀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靡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為事重衍則同多於之資錢幣又貨由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平貝犬如輸信無赦於湯世其窮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雖於懷鉢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來役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戎家有藏鏹而良齊罕閉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俸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舜止偽運淳反古於錦幽奉梢珠清愨然後驅一世之民反明棄之路使無采蕨溢同於水大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化歷祿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視其末而不詭其本真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抑末敦本法以漸立真經制之良圖

通章只發大意臨了點出本人所謂秋波一轉使人神往難已

蔡廓

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朱養欽曰論事而推心繇淺入深文亦有遠體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清王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沈長升曰微絶趣絶

陸濤　張鳴　何騰　江智淵

兵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旗前驅殿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單中猶空壁徒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該覽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眼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肰帳霜非獄鳴正言則彰汴危矣豈其身杆飛鏑手折雲衛方足使窮棋假命危旅戴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膽拔勍力貴謀論将之正法也此能鳴兵家言

羊欣　張敷　王微

燕太子吐一言田光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内懐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衷激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遠隋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為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意激昂而詞消潔論中之矯矯者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

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寧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難往結恩實令躁而任即累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文當來寵之要轍頗竊所基非待他累況於廢殺之重其陳易來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陳大士曰語言之出可以永思惟理越不窮也如此故是舉之後鈎斫而靜不落靡風

鄭鮮之裴松之何承天

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孫接關威衰既他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圖守之宜關耕戰之寄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殆蕩天涯孚地繫虜俘因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卓識萬論可醒虜堂之夢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曾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治。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緜樹績異名。斯為美矣。

簡練古雅。方篤固畢。

王敬弘 何尚之

爭世幼主在位。政繇輔臣。荊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繇宗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強富。因十載之基。標際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近賓人單。閫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疆。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宣宗不競。實由乖楚典。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夫。

尾大不掉。積重難返。宵懸上失其制。中間一眥揣度。曲盡時勢。所極而若字有無限虛神。雙睛點出。裝欲飛去。以并合作收。正足救時經濟。

謝靈運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爾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王元美曰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漸愛之以至於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昭對顏延之之請隱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顏延之有君子之心而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及讀論中標舉明家之評延知仲淹亦有所本

顧觀生曰鮑戚綺麗。寂寞玄譚。斯固江左風疾。歷世不化者也。

袁淑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遂。曾何足云。寔任心去留。（達人之觀）不以存沒嬰心。捷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尺仟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棧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薛五皆曰。婺論奇贍。

徐湛之江湛王僧綽

甚矣宋氏之家難也雖蒙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就道迹非嫌
路而突隙內秪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授雀請熊非無前
蠹情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風無朝寵累任退外未嘗
居中當辟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丞斷若使守邊以長令
不待賢則容詢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宜歎我哉苟山海舉羊
祐為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疑世僧綽綢繆主心將
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珪以道德謙沖名高兩代昨未中年
功謝成日惜矣哉

晏建國本顏命浮人宗社之幸也宋事不朕堪為殷鑒倚詞遠
切吁滯來會

顏延之

出身事主雖義在忠私至於君親兩既事無間濟為子為臣各隨
其時可也若夫耻文道路軍政恆儀成敗所同非繫乎此而據業
數舉陵懶犯逆徐彼蔑親乘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端夫自恐
其親必將忠人之親自忠其孝期以中人之孝食于放廢斷可識
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不以年簿素
榆晏患將及維有識王朝許以辭事況顏沖之道慮在未測者乎
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未乎天誠溢於至性凜象義形於色今藉口忠家者不勝泚哉

臧質魯爽沈攸之

臧質雖貪虐風樹關望多闕奉義然流本無吞噬之志也後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副桓庾之業既主異積哀臣皆代舉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紀頹其出於此乎攸之何隙而鄧季遇十載權命尊威無君已積及天獸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叢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特論平直似非備濫

王僧達顏竣

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扶胸解帶義上寄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推膺抽肝猶患害未盡也至於馮玉負衷感行篤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歎異日甘苦變心主扶今濟臣沒昔歎宋昌之款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怨致之取蒙於世蓋由此乎為人臣者若係事主而猶其私立功而忘其款雖求顧陋不可得也

知釋偽情上多餘義求下則冗要非怨辭沈約云宋史臧魯王顏諸傳皆孝武自造敘事多虛蠹其然乎

朱修之宗愨王玄謨

修之宗愨皆以將帥之材懷廉潔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虐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鼎腔如曰清音亮節善入人情圓縣柳楊之妙

顏師伯

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似皆顚輕重繇衍於上四海共棄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藉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所奏情以貨結句遊郡至於爲賈莫不恍悦而靡曲徇私請周停詔勅天褻黷怨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政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吳心故曰貪暴成風之日用舍必至失當結語有澄源正本之思

蕭思話劉延孫

延孫接歎舊日困出顏表矣風飈奇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陸呂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佐運甫開洗疾方殷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悔因事抑歎由近暱踈必相思抑必相猷猷思一珠禁禮自隔遂浮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朕乎朕乎

陳素庵曰描寫人情一字一畫

文五王

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居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剗佐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衛瞻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以正順以爭主哉

蔣玄庵曰快語

劉秀之顏琨顧覬之

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雖連准濟、勢盛江服。朱脩之著節漢南、劉秀之雄鋒萬里、控誅戮殊。雖忠惟帝念、而諭曉之辭、戰有傷亮。出峽之師、舟無發反。雖震衆桂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藩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與寵、亦無取焉。

顏琨老練、而轉折之際、更有神運。

周朗沈懷文

晋室數戎、卒委輅而還帝都。馮唐老晚、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舉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藪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望闕懸書、煙霧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於晉氏、浮偽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矯華、抑揚名教、而開聽之路、未被永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議合朝美、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今之塞之。猶此非謂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人獨闕宋時、矣由用與不用也。徒置已言之責、空下不諱之令、蓋古師所義非側席。文士固斷、各存炫藻。周朗辯傳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摘詞、文實忤主（情激思淺）、又詞之為累、一至此乎。

譏切之旨、不為組織所控、固典則之風也。

宋越吳喜黃回

夫暨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浮不亡亦為幸矣

劉晉卿曰簡而確潛而趣

鄧琬袁顗孔覬

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險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焉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崤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因以繫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有波瀾有結構爭流赴壑喻其委注之勢

跋孝祖劉劭

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沾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劭克壽春士民無遺翁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矣

趙彥琢曰以暴形仁更覺出色森鬱跳快而橙其致

蕭惠開跋瑛

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陸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無備子雖棄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第（兄剌）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趙卓午曰發論正大抹貶凝絕典峻之風故在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郑莒三臣。書以數人之曰。益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隔於藩屛。以地外奔。罪同於五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森倬嚴文。漂乎難犯。文有風霜之氣者。此類是也

孝義傳

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罕世之人。薄徼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描畫世風。堪肯飲。又堪擊碎唾壺。

良吏傳

宋武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擧。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紬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朞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

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燭光玉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

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偽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撰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先叙本朝盛衰之概。核訛諸君儉奢之風。吏之良否。因而成習。篇局龐機。衷寓厚參。差疏節藥。可方遊。其史家之醫構也。

隱逸傳

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容之主遊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察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篠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遁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遠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歸因袁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篠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篠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閑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閑故隱為隱之迹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所都東漱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隱非得已堪為逃虛報者項門一針若其素應之韵請之芬生齒牙後章辨駁極徹名實不可淆涸進乎諸史之論矣

鮮卑吐谷渾傳

太祖以南琛不至遣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赤石之奪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獠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傜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戎易興狡焉寡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艱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盧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銳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難云積怨為報亦甚張矣所云流血於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層樂疊嶂上接天漢而蒼朴之氣復絪縕行墨間

氐胡

氐藉世業之資胡因保延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蕃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間隙邊關首鼠疆埸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燕之棲構國語之釁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靜方危樊鄧之心是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謀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赫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屆南城遂北道奔全勝萬里皆歡人襄骨與屍踐至陰而白寢其餘背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斂故使濁水靡旗蘭皋失嶮氐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縱梁土獲乂以迄於今由此而言功契可謂盛矣

沈長升曰亦整練亦奈差文瀾獨老

二山

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五帝三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桀夏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戎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同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釁流床第彛敦之道頓滅一時生民淨無左袵亦爲幸矣

傳野僑曰紀之殊功史册亦猶檮杌之道也

自序進宋書表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蟠

古未書又所以式規萬葉作鑒於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為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於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傋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

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奏書以聞

叙事明練。措辭醇謹。一代良史。於此可見。

南齊書小引

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通難知之意其義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齊之有志始于江文通其後蕭子顯更爲齊書但天文止紀灾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淺陋可笑是以南豐有其文益下之譏今所存諸贊亦求長于短之意云爾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駢來　較

全斗　程以悠智求　仝閱　沈涵超　淑徵　仝叅

程以懿蒸則　錫山　錢　濱生　湼古

南齊書

二十一史論贊南齊書

梁　蕭子顯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高帝蕭姓名道成漢蕭何後都建康

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雄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閭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室不內迫曹。真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武皆一世推雄。卒開彤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難。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為。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持論有本。理緯絢爛。亦一代之長筆。非後世稗野可及。

武帝 名賾高帝子

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與，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充，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群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追恨，戾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韓張甫曰：無過譽，無苛求，良史之風乃爾。

鬱林王

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悉，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譬鄰內作，禍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趙彥琛曰：直而不倚。

海陵王

鬱林稱永明之号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稱亦同焉蕭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後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為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啟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敘事極平澹而淡古之致自存後來二語有無限悽愴

明帝名鸞武帝子也

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為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獲免夫戢與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恐或生乎畏懼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違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流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紐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懟滿

陳大士曰史論之敘馬班殆不可及范曄貫書奇變采具別才沈約淡自劇削領退范而不及子顯好施時志駕沈而未能大抵欣耳

時子求曰以繼統立論獨見其大史貴識以此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子

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之德横流道歸亂彰明當翦戮寶卷太平推闇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侯廣戒曰想奇語快復以歡宕見長

和帝 名寶融東昏弟

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徽名大號斯爲弃矣

蔣際閒曰聊作周旋語

禮志

案晉中朝元會、設卧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

評元孩曰古致錯落。頗有遺圍之遺。

施禮進曰世間極無謂事。相仍以為風俗。閱此可發一噱。

樂志

贊曰、絲採六代。和平八風。鼓腐宴享。舞德歌功。

時子求曰意象涵龍。

天文志

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遍行景緯、五星精發、與二曜而為七、妖祥是主。曆數收司。蓋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徐顯思以五星為非星。度書論之詳矣。

按書著安天論、其書有曰、古謂日月行於飛谷、不知谷有水體。日為大精。若浚流於地。得無傷日之明乎。其說與王充虞昺姚信等書註傳。而天官家又譏為不得其真。何耶。

州郡志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郡。雖遐、十三。合、不、踰九。分城列邑。名歸版章。運從叛逆。代占代有。簡而該。梁昭明所謂域中天外。指掌可求。是也。吳淑對博物之書。

百官志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陳木叔曰。服官非難。稱職為難。此贊令人顧思。

輿服志

昔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為車正、殷有瑞車山車乘句是也、周禮匠人、為輿、以象天地。漢武天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於天下、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興中、太子臨學、無高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和中、石虎死後、鄴工人奔叛、遂圖稍造車輿、大元中、苻堅敗後、又得偽車輦、於是屬車增為十二乘、義熙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偽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盡、時華始備、偽氏復設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藻飾、盛於前矣、宋因禮以檢漢志、名號不同、晉宋改革、稍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隨退之曰。稽考亦核。

祥瑞志

齊氏受命事跡、前典黃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溫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爲志云。

謝先齋曰祥瑞二字爲史官本領。詢是名言。

五行志

贊曰、木怪發恆。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彩祇異迹。影響同違。皆由象應。莫不顯推。

周韋甫曰渾涵更有味

后妃

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綠益獻穆。固非卅臆。佩管展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燦閨業。作儀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實命方爲。微逮履位。有婦人爲空募同與。禎符顯瑞。從革徵名。若使拔作同姓。陰教達焚。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肅穆。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綺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將隆平。壽昌前興、風華脫樸、香柏文櫻、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望遊舉趁、承閨委曲、嚴責倍恩、无使充物、事由私溺。無損國儲。高宗伏數、據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習其云服、東帝北遊、像風大扇、銷糜海內、以避浮飾、哲婦傾城、同符假夏、嗚呼。所以爲戒於方來。

錢瑞呈回有遊質之風。

文惠太子

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難恒事。況乎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明穆。雖文弘其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風殞。傳之幼少。以速顛覆。惟此而論。亦有冥數矣。

皎皎青青。家嗟悠吊。

豫章文獻王

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本及光武之榮、梁孝戚於勝說、晏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德盛功高。遂為綱據居宗之冠。固宜特書。

褚淵王儉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務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務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沖齡卓練。可思可誦。

郗世隆張瓌

氣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稍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剽疑上流○方仁東下○斷結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郗世隆揚居下夏○午渋位輕○首抗全郢○孤城拒攻○臨埤拔策○曾無汗馬勍范尋阻○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足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清人批曰隆錄而出之以精銳○其鋒不可當○

垣崇祖張敬兒

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哲○以○自○免○心迹無阻○爲見傑容○崇祖根結東朝○敬兒情疑鳥盡○翻運方初○委骨嚴邃○若○情○非○發○情○事○無○感○激○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鴻瑞仲曰古來功臣○得全於二策者多矣○當非聰說○延其良深之氣○又何親人也○取高前史○端有餘爾○

王敬則 陳顯達

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平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勢非往時位逾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迹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疏於此者也

詩議侁與無忝古直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竊將舊勢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契不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賦民也

詩贊夫曰組織雖工而有飛鍍之妨請之可以作氣

崔祖思劉善明蘇侃垣崇祖

太祖作牧淮兗、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畧、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成合契、蓋惟㥄之臣也。

史有三長、才居其一、如此英思惠采、豈容腹可幾。

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

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效累朝、翊勳克舉、注誠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倚壯三軍、目敵之悍、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御宣之妙、堪諧奏舞。

薛渊戴僧靜桓康焦度害虎

解厄鴻門資舞陽之勇納降縻旅伏虎彪之力觀其徑就藉以風威未必挾車扶軿然後勝敵故桓康之龕所以震懾江孫也

鴻人琳曰英斷而有挽折固純氣之守也

江謐荀伯玉

居老不事太子義與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為論豈或萌想察江荀之行也辭奚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馮琳仲曰明遠之識弘正之訓慶其地者奉以周旋當獲明哲之譽

王琨張岱褚炫何戢王延之阮韜

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頻貂。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貌爲官。斯違舊矣。辟彊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哉之謬。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閱服者何等級哉。

病貶時弊。可發白屋之色。若夫棘院糊名。其制甚公。而東衙者每不能一空疵滯。蹈斯陋習。良可唾也。文極華練。有冠環之容。

王僧虔張緒

王僧虔有希、穀之量、兼以蔡叢、戒盈、守滿。發自沖容。方執諸公。實平世之良材。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溢人琳回端凝和雅。姿茂兼美之稱。恆必歸之。

虞玩之劉休沈沖庾杲之王諶

贊曰、玩之止足、為揄未光。劉休善銓、安卧南湘、沖獲時譽。杲信廷璋。諶、惟、舊、序。註用與王。

金玉其質。運發其音。

高祖十二王

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淸謹。同起布衣。故輸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疎親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國家。曾不慮機能運衡。寘以制衆。曹植之言信矣。

濡貨夫曰防周爲中。變生意外。千古之所同也。繪寫淸綺。有王杜霞標之概。

謝超宗　劉祥

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競身名之外、一縣可覆、既徇斯道、其勞彌說、藏哉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為之而不恃也、

曲盡文士之病、持贈前規、可當瞑眩一劑、

到撝　到溉　虞悰　胡諧之

送錢藏而言、此無忘一簡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鞋而信、況受衆、其為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潜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肰也、

推美前識、政以婉殺肉眼、

蕭景先　蕭赤斧

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並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戲。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宋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負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瑰封絡繹。

劉獻　陸澄

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遠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獻承馬鄭之業。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為親聽。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它篇云。

一代文教。判若霄淵。盛衰隨人。斷不誣也。

武十七王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燮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患未息廬陵祀邑安陸拯衆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安桐寺二陵二陽幼蓄威寵南郡南康

俟廣成曰組織掃合具見筆力

張融周顒

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劉驎崔琰穀姿耽彼能不悍雄然亞武識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于君會友數義納忠挺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辨則虞翻陸績不降獨擅於前也

岳瑞符曰弘雋之識卷舒自如

王晏蕭諶蕭坦之江祏

贊曰王蕭捉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靜江劉后咸明則是

維廢興異論絲用乖疑

博溪

江斅何昌寓謝瀹王思遠

德成為上藝成為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貞直清體雖業取隆基

構行禮謂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治身居世綜一條貫本末相應文情締密

宗室

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退隆蕃服，安陸王緬，以宗子寵屬，弱年通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跡，遺愛在民，蓋因脩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剝劾一翻宿義。

王秀之王慈蔡約陸慧曉蕭惠基

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得遨直，帝之未遇，右天根扳地角，峻特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旬通，直轡揭鑣，莫能天閼，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異矣哉。

世情吐茹，未可理期，窮浮蹉跎可憐，蕭史年性介峻，一往挺拔之務，干霄海雲。

王融謝朏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懸之討。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旋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欠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慇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袁彖孔稚圭劉繪

賛曰。袁徇厥戚。猶子爲情。稚圭夷遠。奏諫罷兵。士章謨語。立行昭名。事能舉大。璀燦奪目。

王奐張沖

石碏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斷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數厄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徐丑麟曰：工練精辭，成律成文。

文二王明七王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惡，雖君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彰。況親弟一體，道窮數盡，或容鬬喙，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挑柯所指，附萼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黠也。

引經嚴斷，大義斯昭。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因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受首舉師委律致犁誰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詩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東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雷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靡蔽野津衢之捷獻俘象魏臨壓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寔褒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蒼粲古雅筆力如山

文學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群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顏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

並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未為準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

　

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張文宗曰許衛諸家錯綜盡致亦修文之所崇新變為宗書乎剡渓之紙神閑氣靜淋攀大家

良政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未𢑱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猋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為位次遷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敘述委悉兼收數語婉然不阿

高逸

贊曰（曰一本無之）含貞抱璞履道敦學惟茲潜隱棄飾養角

按大治曰諸史論此窮奇極變矣雖欲尚之不能加也一贊簡盡故餘之

孝義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居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薄因心非俟學至遲遇爲用不擬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懸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身甘心塊𥁕不求聞達斯即五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感召情洗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理名觀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按心遠哉之言不事藻飾

倖臣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於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於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于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勖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令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內羅代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不著其竊、猶存厚道。

魏虜

齊虜分江南為國、歷三代、兵爭亙分、崩舊京楊裂、魏豐阻兵、爭與東晉、二庾藉元舅之威、自許專征、元規臨邾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褚裒以徐兗勁卒、盡沒於鄒魯、殷浩狼狽擁據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勢、騖步入咸關、野戰洛鄴、既而衅牢困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為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并、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已、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

侵暴方牧、淮豫赴捷、青海摧弃、以遷待勞、坐微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為鬪、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師指日遠柳臨彭、而督將遲留、援接稍晚、內美之後、傾梁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設經武、俗久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緩場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覦、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荊棘所生、用武之墟、飛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蓋武帝選標雄、南邊豫徐、疆鎮要高城、畫士卒、不敢與之校武、胡馬踰籍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捍衛之害、雖捷所亡、遂元以來、未之前有、無以穹廬華俠、即禮龍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卑執、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鐵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强兵大衆、親自凌珍、禍鼓弱年、矢居不息、朝規儒居、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頹陸、民戶墾田、皆為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渡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北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佳否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捆臨、貪功昧賞、勝敗之念不相敵讓、蹄令不明、國中國之所短也、

論重人事、可謂深識名言、

論東南夷

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為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羈縻之道可樹。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宋均注曰用德懷遠謂治體之言

芮芮虜河南氐羌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疆專權。氐羌孽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源流可遡，累狀亦著。

梁書小引

實錄之名起于梁至唐而盛雜取編年紀傳之法而爲書以備史臣採擇姚察爲梁史官嘗撰梁陳二史未成思廉繼成之儼然以班馬家法自任然讀其史贊但知爲祖父揚名而言不求其實安在爲史之識知幾之所以致貶者嚴哉

古吴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琦鮮來 較

金平 祖以德驤稱 王沉梓新又 仝閱 耒陽 宋瑞元王 宋璀無瑕 仝参

梁書

本紀

武帝

簡文帝

世祖

列傳

后妃

諸子

王茂曹景宗柳慶遠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柳惔席闡文韋叡

范雲沈約

江淹任昉

謝朏

王亮張稷王瑩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宗史劉坦樂藹

王瞻王志王峻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撙江蒨

太祖五王

諸嗣王

蕭景

周捨徐勉

范岫傅昭蕭琛陸杲

陸倕到溉明山賓殷鈞陸襄

裴邃夏侯亶韋放

高祖三王

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

袁昂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張緬張纘張綰

梁書目錄

唐 姚思廉 撰　明 沈國元 閲

本紀

武帝 姓蕭名衍梁禪代齊

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絶歲時，征賦所

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群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慟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戡居衆四，寫成衰之故，啟理有㘓。

國運興廢，係乎君身之栽純，不待據諸天數，覽此紀，殊深浩歎。

簡文帝 名綱武帝第三子代為侯景所弒

太宗幼年聰睿，令聞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雖有天才，君德無救於赤綫之禍，梁武貽謀不善，良有以致之也。勿用之戒，可不念哉。

諸子

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為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孜孜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朱幼桂曰、推遠不與廝人同之意。教寄深心。曲折出之。獨有沖夷之度。道乎雅醇矣。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為將家、然未闢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忠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邈於前代矣。

忠厚之風。可為待功臣者式。

蕭穎達夏侯詳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

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冑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啟。人甚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謹厚廉節。政流永慶。事隆名之肖也。福不虛臨。信哉。

張弘策鄭紹叔呂僧珍

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illegible]。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illegible]。為臣之節矣。

以功始以節終。合乎勞謙之義。宜其吉。

柳惔 席闡文 韋叡

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被帝眷，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劉彥光曰：參差推宕，悠永可繹。

范雲 沈約

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惸惸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實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讚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從君上說來，有本末，思葉平實。

江淹任昉

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文士不亨，皆由狂躁務外之病。二子反乎是，宜其有終也。持此論人，何致為江參所欺。

謝朏

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殊轉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歟，君子韙之。

落落寫來，殊有瀟灑之致。

王亮張稷王瑩

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衆覺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放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悲哉張稷固據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華六穀豈神之害盈乎

鄧靜長曰豪宕自喜而持義則斷如也

王珍國馬仙琕張齊

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擁疆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可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參差曲折具見筆力

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

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大奇）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朱紉桂曰。久有餘波。則不免板。鎮星一段家鈔。

宋史劉坦樂藹

姚察曰。蕭穎胄起太守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望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為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成榮寵秩。宜乎。

姚仙期曰。晉開翊功臣者。多尚為之辭。總不如此論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一語。顯樸不破。可追子長之烈。

王峙王志王晚王暕王泰王份張充柳惲蔡撙江蒨

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袞相襲勳名帝籍廣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籍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實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許掌清室。輕重隨物。真衡鑑之宗也。

太祖五王

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間平矣。端凝莊肅。有詔令之體

諸嗣

長沙諸嗣王、竝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寛忽暴蕃德惠所致也。皆之善政、何以加焉、斆下顧問誠餘格物。自足竹帛千秋史斷稱實而書。簡核無溢筆。

蕭景

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傳流。枝戚屬婕。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蕃梁宗室令望者矣。佐時之才。誠為難得。宋濟有此。史氏之所亟取也。然任遇而不思禁。則語之作法厚矣。

周捨徐勉

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愼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執、物無異議。為梁宗臣、咸矣。

朱幻柱曰、厲精運吸。往物來會。斯為肖真之管

范岫傅昭蕭琛陸杲

范岫、傅昭、砥篤行清愼。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朗悟辯捷。加諳究分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恩遇甚隆。美矣。杲性婞直、無所忌憚、既而訟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音御清鑒。辯而不訐。

陸倕到洽明山賓殷鈞陸襄

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總收一語。文有洄瀾。

裴邃夏侯亶韋放

裴邃之詞采卓著。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豪爽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各擅一有一偏 竝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流分派合。魄力沈雄。

高祖三王

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茲以宗室之貴。拔磐石之望。績以孝著。績以勇聞。綸聰悟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四明本句)斯可嘉矣。

賢藩遍見。總承封建中出。深明古制之當遵也。因時變通。是在作法者加之意耳。使秦有宗室若而人。亦何至二世而亡也哉。利多害少。君子取之。良有以也。

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

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得而言。無立德之學。若夫寫輦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一畊子求曰。贊論高妙。題結到裴幾原。筆力何啻千鈞。

袁昂

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為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王幼章曰。教忠之言。委曲深至。肫而已懇矣。

王僧孺張率劉孝綽王筠

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蹈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姚仙期曰。有才而不善其用。於世主何尤。誰得良是。

張緬張纘張綰

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猶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怙私忿、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縱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為梁之亂階、惜矣哉、

大義相統、遂成鐵案

蕭子恪

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魏晉以降、改革之際、心事總不可問、惟待勝國戚屬有厚薄不同耳、梁矯陋見、史臣嘖嘖嘆異、唯乎天命靡常、其愛戴固已遠矣、

孔休源江革

高祖曰。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為幸矣。江革愍欽。亮。王亦一代之威名歟。人臣之遇合。繫乎君心。可醒畎道求作之夫。

謝舉何敬容

紀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用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𡖖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貽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讀此深有一傅十咻之感。王夷甫諸君真千古罪人哉。

朱异　賀琛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進、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經術所以經世務也、朱异毫無所建立、苟容延寇、尚得謂之明經術者乎、退戮其罪、賴有史筆、不耿侍先者多、孰為戒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羊侃　羊鴉仁

高祖革命受終、光斯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狗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八國竝降、恩遇位重、任隆琴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竝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直書忠節生氣堪把。

司馬褧到溉到顯劉之遴許懋

司馬褧、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强學浹洽。經、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丕拾青紫、朕。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李顏生曰未語若欣若慼。有無限感慨在。

王規王承褚翔蕭介褚球劉孺劉潛殷芸蕭幾

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彭成學曰胡淵如珠輝玉理。

臧盾傳岐

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蕭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中子曰、一言詩天下、靡此之謂也。

陳覺菴曰。識爲謀主。拈出乃見本領。

韋黎江子一張嵊沈浚柳敬禮

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忠臣焉。

孟樂卿曰。先泛論。後實敘。更覺波瀾紆細。

諸王

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徒爲亂離、既幼冠賊、多殞非命。吁、可嘆矣。

陸王井田來四字、使人淚枯眦裂、傷悼之文、致於點滴處動人酸楚。

王僧辯

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以專征之任、及魁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于策勲、當上台之賞、數帝以高祖昭欽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殉諸宮論、復理屢有補、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齊森師、倚立支康、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保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矣。

周唯一曰、樹國保身、原非二事。大臣識力、全在此處。着逍上之全國以全身、次則全身以全國。一有搖惑、則萬事瓦解。一危安之時、當國君子、尚其鑒諸。

胡僧祐徐文盛杜崱陰子春

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揆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美哉。

黎美周曰頡頏有風調

孝行

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哀哉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顏方平曰篤論懸思。維關風俗。當非與時俯仰之言。

儒林

昔叔孫通諱論馬上桓榮精力凶亂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董夫崔伏何嚴五有焉晏容修之講道於齋李不爲時政賀瑒嚴植之之徒遣梁之崇儒重道成王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朱彦兼曰重志操抑傲倖大儒嚴正之訓也

文學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敘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耽經禮樂而歸國家通古今而述莫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纘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武帝）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絕妙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朱幼杜曰清藻掴引

廢士

世之謂廢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隱閒其取道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姚仙期曰大為廢士吐氣

止足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違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道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執沒其退也若節縣貞故膚害之所患懼離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卻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顯僕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養觀象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列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

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遣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遁隱遁卷志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時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聞哉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開史書之求以為止足傳云

陸夢明曰裁剔任致摸擬況宋筆力曲折入梁代若于岩抑文慧滑稽

止足二

顏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官情鮮焉。比夫、淚祿眈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陸夢文曰：其詞簡，其意敷，其筆得遷固之雄劲。

良吏

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慘濫矣。梁興，破觚為圜，斲雕為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顧鏡星曰：形容梁政，不免矯誣，然無取酷吏，則吏不背不出於良，反照自明，亦見文人心志而多諛。

諸夷

海南

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綴爲海南傳云。

朱非庸曰數語槪覽。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閒。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沈朝象曰扶桑入梁始著。聲教之廣。軼於諸代遠矣。

西北諸戎

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爲西北戎傳云。

王鳳洲曰。絕似史記。

諸夷

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牒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辨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洪載之曰。題本德懷。方不是海志山經。與圖方紀。史臣有體之文。

諸王

蕭綜蕭正德蛙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大清之寇蕭紀嫉膚蜀
逆不勤王剖難中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
名叔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龔華茂曰由寫罪狀可當一幅露布

侯景

遠不恒衰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循環昨也陽九蓋在
若乃侯景小醜跋扈水國蹶不周身貫盜出類而王偉為其
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競詐淩冥宮闕禍纏寰
極毒偏黎元肆其蛇雕之心成其篡逆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
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能賈父我厄周漢則莽卓流災
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焉夫

王聚此曰叙致幽美可召覆呼

陳書

陳書小引

史有三等襃善貶惡不畏强禦者上也編次勒成替爲不刊者次也高才傳學名重一時又其次也思廉父子續成陳書襃貶之迹著于贊語其所取法亦有可觀焉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于　沈　琦韓來　較

句章　馮京第躋仲　仝閱　河間　馮　源子長　仝參

永清　楊永祉天嗜　廣川　蘇子源海若

陳書

本紀

太祖

世祖

廢帝

後主

列傳

后妃

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程靈洗

黄法𣰰淳于量章昭達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炅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

陳擬陳詳陳慧紀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王冲王通袁敬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載

沈炯虞荔

韓子高華皎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沈君理王瑒陸繕

周弘正袁憲

裴忌孫瑒

徐陵

江總姚察

諸王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蕭濟陸瓊顧野王傅縡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唐　姚思廉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太祖（陳姓名霸先吳興人漢陳寔之後仕梁陵竟代之）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漢（不倫）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蕩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穀梁之注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至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微時序之世變啟改物之辰延康歸以誰謌失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戴居泉曰窮變於穀貌逞子淵之餘紈矣蹈機乘勢二語頗切本色餘則史官涅鑿之文論者謂筆力代減輕華日增信哉

世祖 名蒨文帝兄武帝無子迎立之在位七年

世祖自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真若馭朽、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稱賢類、至於杖聰明用鑒識、斯則永平之政、前史具論諸。

陸贄父曰、事覈而言練。

廢帝 名伯宗世祖子在位二年

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儒弱、混一是非、不驕淫侈、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雖負荷、深鑒堯旨、俾寶祚焉、即此一事、世祖識斷、有非後代可及、宜乎史氏之交推而無貶辭也。

後主名叔寳高宗長長子在位七年為隋所滅

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徳。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趍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歳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於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裒剋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岳齊牧曰。事無足取。而文之委折卻有可觀。

唐表臣曰。此論譏貶之意。都在言外。而以錮習却數相委。夫豈得已哉。

因循二字為害不小。況以文柔之主。蹈偏伯之末流哉。自取淪亡。亦非不幸也。

后妃

詩表關雎之徳。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朱幼社曰。聊存一國之配偶而已。不足觀也。

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收韓彭、足可連蹤矣、侯安都、憍異、勿時、推瑜、襄日、固之以優爵、加之以縱誕、荀曰、非夫、逆、亂矣、用免於亡滅。昔漢高臨之為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鄭旺恭曰鶸鷦之辭。不可不讀。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

高祖撥亂創基、光啟、天曆、侯瑱、歐陽頠、並歸身有道。位昔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為失算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蹙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沒、蓋由其漸焉。

沈無淇曰襲抹以實。使人畏國書之嚴。

程靈洗

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illegible]
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顧天集曰心公而事嚴。有古名將風烈。

黃法𣰰淳于量章昭達

黃法𣰰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料明晰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亞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曆、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李穎生曰智名勇功。有其實者克享之。書法文予。當非浮獵。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

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覩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文無奇烈、存名之是貴耳、

徐世譜魯悉達周敷荀朗周炅

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皆等暱親、兵鋒交而殘○斯甚夫胡越矣○讎○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古弟符曰一鄙字○抹盡勢利人心肺○尤爲快論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

以愍二王、聯華、霣漢。咸璟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樹、橋、爲阻。隊、篤、無由有隔於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張仲檉曰、凄咽如曉漏之將盡。

陳擬陳叔英慧紀

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纍之、西京皆豈而致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張仲檉曰、玉牒小跋。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

高祖開基創業、赴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翰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構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筆力殊途。而事行不可沒也、

王沖王通袁敬

王沖王通、竝以貴胄、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勵之操、神表、澹。泰樞之端、操、沉、實。雖。物。故。爲。異。而。勝。槃。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清堅與妙。堪與范史齊篇。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王質韋載

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衛社稷，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於時主矣。

蔡伯宗曰：可開拘士之襟神，可消懦夫之傲肆。

沈炯虞荔

沈炯仕於梁室，（文情曲折氣概多昂）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宦，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替沈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斐亹。

韓子高華皎

韓子高華皎雖復甁筲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閥皎早參近昵嘗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擧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張石宗曰韓尚耕麗古峻之風渺矣

謝哲王固張種蕭允

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爲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兵寒誇在公英颯振俗拌共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蔬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脩且致結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闇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姚仙期曰英颸颯颯透出楮背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

陸子隆錢道戢戎巣門閥從武舊齒樹勲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勿績茲著美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挺之德蚤效良之亜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茲乎

吳氷泉曰牙母之智更為史册生色

沈君理王瑒陸繕

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沈石夫曰不敦修檢飭將有不衷之誚久宇本末有辨不可不知

周弘正袁憲

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粹于稱為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弟、滄、終始、良可嘉焉。

朱幼柱回涼濁之世。獨取雅量風格。東且矯俗之沉心也。

裴忌孫瑒

在梁之季、寇賊實繁、高祖建義於嶺、將事匡亙、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恒。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吳祭之曰識量二字。是做人行事之本、照動眼目、文有生氣。

徐陵

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搆興王。遷逆泰運、位陞朝宰、獻賛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奉親適禮、亦參閔之志歟。

宋子夏曰起處澂奈。後題嚴慈矣。

江總　姚察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器識、令德、光斯、可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搢紳以爲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沈氏共曰博覽之詞近於揚詡。然無害其孝思耳。

諸王

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國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慎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程驤稱曰情致○摯○○

宋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

宋元饒風夜匪懈○淵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瞻○而柱權自蹐○惜○哉○

孟樂卿曰兩以找句○掉出褒貶之意、抑揚有味

蕭濟陸瓊顧野王傳縡

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縡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沈用生曰亦自朴勁。

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

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誑紿君上。自踐其惡。鄙矣。至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程智求曰予奪鑿鑿

孝行傳

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篤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李小有曰。歎語簡而至確。而天下以立教無世。

儒林傳

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雜亂。衣冠珍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乎。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渠之遺儒云。

程鴻安曰。情景逼真。令人有凋零之感。

文學傳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朱幼杜曰起語領出大旨鄭重尊貴真堪羽翼聖經

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

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匿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欲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惛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鄭延顧曰此情狀有體制

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

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于黎獻莫不嫡庶有等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梟獍形骸未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張仲樞曰目怒髭戟有此快語

北魏書小引

古之居史職者類皆正直之君子故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變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褚遂良之是非必紀魏謩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故足傳也北魏書始于鄧彥海而終于魏收收諂齊而貶魏貴北而賤南已非愛惡之正獨其受爾朱榮子之金則滅其惡附楊遵彥之勢則叙其世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凡有怨者多沒其善諸家子孫前後訴者百有餘人及齊亡之歲竟招發冢棄骨之禍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死遂剖斫皆陰慝所致嗚爲穢史良可戒矣贊論錄麗亦片善之足錄云

古吳沈國元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弋陽　王　俊樂卿　仝閱　合肥　龔鼎英居琉　仝參
武林　洪吉臣載之　許奇馨秀公

魏書

本紀
序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高宗
顯祖
高祖
世宗
肅宗
孝莊
三帝
列傳

楊播
劉昶蕭寶夤蕭正表
韓麒麟程駿
薛安都畢衆敬沈文秀張讜田益宗孟表
李彪高道悅
王肅宋弁
郭祚張彝
邢巒李平
李崇崔亮

崔光
甄琛高聰
崔休裴延儁袁翻
劉藻傅永傅豎眼李神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
苗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
爾朱榮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盧同張烈
宋翻辛雄羊深楊機高崇
孫紹張普惠
成淹等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勝侯莫陳悅侯
淵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李琰之祖瑩常景
外戚

儒林
文苑
孝感
節義
良吏
酷吏
逸士
術藝
列女

恩倖

閹官

僭僞

劉淵等

司馬叡李雄

桓玄等

蕭道成蕭衍

張寔等

高句驪等國

諸蠻夷

西域

匈奴

志

天象

地形

律曆

禮

樂

食貨

刑罰

靈徵

官氏

二十一史論贊紀書

齊　魏收　撰　　明　沈国元　閱

本紀

序紀　改姓元氏遷都洛陽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有魏掩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載居泉曰尚德功然弱力識正議宋直篤董貢之上

起徽乎應為法渾然而意則主乎救本敦天醇儒悖史而無擬焉

太祖

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啟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朱幼柱曰醇朴中風載曲折入秦漢人著作不復可辨

太宗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遵彝從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意氣容麗、堪亞孟堅

世祖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亦思予、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

黃五湖曰雄略精嚴、如程衛尉也、西京時。

高宗

世祖經畧四方，內顧虛耗，既而國㸑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綏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稽心，諒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蔡涵之曰：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

顯祖

聽斷夙成，然資能御，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啟南陲，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唐公吳曰：初取閒適，終成淒楚，如聽月下笙簫。

高祖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悍恭忍戮不武刀家奴

世宗

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歟

文用昭曰宜可也不斷不可也史氏貶刺過嚴有以哉

肅宗

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沖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顧方平曰婦人專制三句，寫出膏肓之病，盧扁為之反走。

孝莊

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猾逆既翦，權強擅命，抑是延謀運智之秋，勞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遠深負剕之慈，（育猾良是）謀謨罕術，授任乖方，猜嫌竹(?)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為釁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天道如是）饗廟，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雄勁排宕。風議操格，居然名史。

三帝

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戚自絕、宗廟普泰雅道居多。永熙悖德爲甚、是供亡滅、天下所棄歟、

朱子強曰宗潰廢絕。半出伊戚。其以削弱致亂者。惟漢景時爲然。未可寘以寡恩歸之上也。

列傳

皇后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姚仙期曰元魏內庭奢儉之風。德色之尚。居然可見。而文之古異峭刻。有考工之遺。

皇后二

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婬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鈎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為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年其失良有以也。意主諷鑒。而義則持中良史才也。

道武七主

梟獍為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閒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譽渾亦見稱，霄蒔還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又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史通陳曰嚴人禽之辨昭憫逆之應。星歧霜凝

景穆十二王中

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澄為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既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謇諤俶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横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焉則裂冠之徒歟。溫情美度。而赴節機警。晉魏以下。諸史莫敢望其項背。

景穆十二王下

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斅於時、然累兄弟、早擅民譽、戎才疎志大、戎器挾任、廣威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

康王不永、鬱起家毅、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益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周子佩曰、落素判然、筆鋒可畏。

獻文六王上

顯祖諸子、俱閑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自貽誅戮、趙郡猶於王度、終諡曰靈、廣陵風猶明察、不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抗然、終荷棟幹、孝昌之數、益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觸鑷、奢淫自喪、雖天禍由間言、亦自貽伊戚、顯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環之、

周惟一曰、蕭疎自得。

獻文六王下

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畧自得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朕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周子漂曰題之乎遇難爲勞臣志士解憤

衛操莫含劉庫仁

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茲貽非命惜乎

李小滄曰秉一心事其主而幸不幸分焉豈非命哉讀之浩嘆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

爲國賦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隣存國騎之功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循勸事契寔符張袞以才兼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寵政斯言聆矣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遂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哉

楊維斗曰端數雋與在漢晉之間

長孫肥尉古真

長孫肥結髮內侍雅致知名軍鋒所指同不奔散劉張萬人之數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間先構臨衷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勤奮發義以忘生眷盛累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李穎生曰毅節雄壯時有俚音

程崇

程崇風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至乃身豫逆謀、卒業全獲、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事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忍其優乎。顯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粥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萬列、咸矣、至於壽以貴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益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一住排宕。彼數語、嘻笑甚於怒罵矣。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干李栗劉潔古弼張黎

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竝有忠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功舊見重。纖介之閒、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朱非庸口十人中獲全者兩人耳。豈不危哉。功名威時、君子所以務自審也。

奚斤叔孫建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啃之責。已救封尸之初。廢立（代）而恩禮隆渥。從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膚伐。治邊有術。威震戎夷。後委節太宗。義彰翦容。朱提之變。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風期俊亮。

王建安同樓伏連丘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宿石等

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役。威罰實行。蓋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歟。頡擒赫連昌。推義隆衆。遂為名將。未易輕也。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伐四克。劉尼忠國翼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便碑流利。如叢臺少年人說社。

于栗磾

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按任參內外、以著能名、致氣槩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玷禦侮之臣、忠以體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也。

候璀曰氣質蒼殺、而詞少浣錬。

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彝薛提

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末貽財利之徵、然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器謀、符遇三世、賈彝早播時譽、秀則不畏彊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悲夫。

滔滔莽莽、有爭流赴壑之勢。

崔浩

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爲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寵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不自全直昌盡弓藏民惡其上將恐盈必縱除害貽禍何斯人而遘斯酷悲夫

徽雪堂曰語云快心之事不可爲也浩勸魏主盡誅天下沙門毁佛像斯快心之舉也夫爲之過甚者必有奇禍昔論曰浩卒受卑劣之慘狀撓書詩終被族誅之罪浩僞見報夫豈無故哉

惜其才悲其遇如桓宣武劉司空無所不恨

李順

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盜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每心而崔浩側目數式兄弟位望雖高風度恢雅風韻剛而遭情[illegible]命䘏施俱奥嗚呼以蔽盛德克廣其獻宗緒扶殊人位盛顯于[illegible]李雖覆族其世惟新矣

庸潜齋曰總結語是推本之論

司馬休之等

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遠畧、寂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

李穎生曰數語極跌宕之致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袁式

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疑。頗歷艱險、操人皆衆、見憚嚴敵、世珍寶有令子、克隆寔殺、韓延之叙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替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為美哉、

朱方來曰秀愨明遠

李寶

李寶家雖流離、晚獲驅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簡、度毅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始民望也、貞粹之地。居子武末許焉。

末句尚有嚴正之風。

陸俟

陸俟威畧智器、有過人者、歆識幹明、厲不替家風、馛忠國奉主、爲時梁棟、瞻忠厲義、剌於一譬、惜哉、叡琇以沈雅顯達、而纂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朱初桂曰另出一格。婉靖可喜。

源賀

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懐幹畧兼舉出內有聲継迹賢考不墜先業于雍劫立夏方身占冀野惜乎

禪讓之事非其人不以舉輕之將開簒逆之風源賀庭抑識見過人遠矣良足書也

薛辯冠讃鄙範精秀竟陸

薛辯冠讃題身有道技以欵敎見嘉譲敦煌得収遠之莫務武夫鄙詐貢𣑲飾寶棄而不御斯乃人主之盛徳竟陸聰察奉公以效名位禮加存殁有餘榮矣

斥遠邪佞之貢此可與梵稚裘碎玉器者同日而論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嚴稜風欵可嘉脩之晚有識効唐和羈里甚篤蘊軀身著績休賓窮而妻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李小有曰娘娘有致其太常之奏乎

羅結伊馛乙瓌和其奴苟頹薛野賭宇文福費穆孟威

羅結枝附葉從當歸之舂子孫顯祿俱至公王伊馛以勇力見擢而能替代姑臧之策請參中秘之宜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成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簪帶拔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張石宗曰仲縉妥帖具見巧手苦心

韋閬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崇

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範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沈用五曰：錚錚有獻。

竇瑾許彥李訢

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為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風牒猜嫌，而嬰合門之戮。然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沈石夫曰：從國法嚴峻說起，轉到竇李器幹之美。步步放寬，後只用一二語捭合，而度渾然。

尉元慕容白曜

魏之諸將、率三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寢掌、克彭城、猶拾遺、擒將臧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已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毅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岱欣慕、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度、退精要戮。宥。賢議勸。未聞於斯日也。

宥賢一語。當宁宜三思。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貺、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盤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靜、悅。

趙逸胡方回等

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游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合叙分表識斯疑。然不可無能此語令人心折。

李孝伯李沖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大夕作用）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解而不嚴）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王裂此日前則委虎風雅。李沖一既。急就之文。似未洗擇。

游雅高閭

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
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
重高祖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姚永吉曰道勁

游明根劉芳

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風當乞言之重抑亦
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彌主切之
年亢節亞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
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總才流識學有名士
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蔣韜仲曰品隲辨然當名服物良史之業也

鄭羲

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夙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聞促年。伯猷暗以敗業。幾乎。

宋子夏曰運筭如錢書銀鉤。

楊播

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宋子夏曰筮仕之初。所歸在忠毅。官成之日。所難在恭慎。次第敷布。法理井然。

劉昶蕭寶夤蕭正表

劉昶猜疑懼禍，蕭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梟獍，夷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彰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殄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感應之理，毫髮不差。懼哉

韓麒麟程駿

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己，優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梁若木回曾折天狀。無際可尋

薛安都畢衆敬沈文秀張讜田益宗孟表

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亨窮困躓○而竟保寵祿優矣、眞庶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篤○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全忠、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吳師每曰明安都之功○表文秀之節○二事尤偉

李彪高道悅

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風成、見權太和之世、輶軒驟指、騁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侹直之風、見憚於世、配正貽禍○有可悲乎○

米吉士曰持堅無術一語可爲服膺

王肅宋弁

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羈棄自致。柳亦遭時、禁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胡纏軌、不頊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沈石夫曰遭時有子稱為渭天讀此方知其非偶

郭祚張彝

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撫旌。風教循任竝魏氏忠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朱謝玄曰魏材猜嫿。鼎革陋習。君子所以致感於寧他用虜之感也。

邢巒李平

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雄歟。李平以高明幹畧、劬習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賛務之英也。

江雨若曰律呂相諧。觳泚金石。

李崇崔亮

李崇以風、質、英、重。毅肰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衡年之選（即資格之說）。失之遠達。救弊未聞。然為國索。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伏、正、有國士之風矣。

朱幼拄曰亮之選法、見為通豁。滄滯肰不問其賢否。何稱人才。

一薛琳執筹呼名之誚。當哉。

崔光

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

蔡涵之曰、裒讖以實。斯固非不朽之筆也。若其風格秀立、則又近代之絶軌矣。

甄琛高聰

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輕於危殆之轍。惜乎、

朱幼柱曰、以小才取禍千古貽恥。

崔休裴延儁袁翻

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嗟嘆同三登之奏。

劉藻傅永傅豎眼李神

劉藻。傅永（名字李）。豎眼文武冠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拔虎城、當大難、其氣概。亦足稱焉、

江雨若回同歸之中。別有揚抑。益信史之妙哉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

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啟茅賦。兼列施旗。圍其空矣。植不恆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器。不逸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從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然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殁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機致錯落。隨意散合。巧同荷珠。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

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達、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惟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超尚。所及俱可觀者。家風采詞藻。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資名望。各有由也。

王勉齋曰：清綺。

爾朱榮

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恭天啟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救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損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王靖海曰彰其功著其罪正義嚴詞居然董狐之筆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於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棋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逆令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所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誠以德義斯為正勸溪壑豺狼喻不失倫風清霜厲嚴史之鉞

盧同　張烈

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華。氣尚見知。趣捨深沈。保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王聖木曰。沉厚端凝。禺呂比質。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敍述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啟政事之缺。飾學有聞。列於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不敍美。不隱惡。朗歷為政。亦紀事之良也。

孫紹張普惠

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佩服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劉伯宗曰挺拔。

成淹等

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田非才。亦何可以致。

反跌見致。

朱瑞吒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勝侯莫陳悅侯淵

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惡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為心、詭弍自口、取辟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鄰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速機、寘篤荛以殲珍、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如、黙、鬼、薄。、滿、田、爭、撐。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輿、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陸中霄曰寸錄節取。譪乎想思。

李玹之祖瑩常景

玹之好學博聞。靜爲邦彥。祖瑩幹能。齊用。寶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姚仙圃曰清音犯林木。

外戚傳

三五哲王。況防遠慮。甥舅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頗潁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斂濟猶基。弗蹟光構者。蓋處之以道。達推之所致也。

張玉賢曰藥石語堪置座右。

儒林傳

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於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朱幼桂曰題本學古斯不浮獵有為之言

文苑傳

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綜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可味）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總之文不可已貴賤之說尚為有激而云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貴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烏獸事匪常倫斯㦗帝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爲叢不群

叅天地而横四海者惟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森上智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新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奬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善於立教之言

節義傳

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盆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施仙期曰雅叢

良吏傳

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撫御分符多出豊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稱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陸冲霄曰只從世風治法上說大有識力

酷吏傳

浮風既衰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於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恕士仁人何須與言天道遞知地獄輪迴政為下根人說法

逸士傳

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睢李華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處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沈去疑曰藂異諸史

術藝傳

陰陽卜祝之事理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狗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剞劂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為下其近是乎

鄭超宗曰近道之言疑朴朴雅

烈女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娀。封。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胃。三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彝自閨房。從顯列國。予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為烈女傳。

朱非庸曰。溫厚醇雅。無纖靡之習。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瀆于。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泰。債。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耆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衰。二邦。秦。母。呂。雉。織而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維於後。來閑寔深。殆無忌長。樹別朋黨。斂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鑒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爾宋不言乘機。潛濟窜方。六合淆然。至於傾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閭巨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犀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宦力爽險。誠效兼存。未知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空權咸刑。勢傾都鄙。涛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倚禍福之由焉。

朱幼柱曰。此輩固宜易心。人主亦當深慮。作傳之意。而有所規。非徒然也。

閹官傳

魏氏則宗愛弑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飛仙期曰何可勝舉一語、人主讀之當忓慄不已。

僭偽傳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備叙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滙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朱幼柱曰確而工。

劉淵等

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依庇蔑極，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然積禍盈，旋傾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余武貞曰，亦非妙論。

司馬叡寶李

司馬叡之寓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姚永言曰，儗之於盜，所謂武承之屬。

桓玄等

桓玄佚張馮劉，乃厥疑窮山極造，禍天下笑，其夷焚之常性乎。

朱遂初曰：本之遺史。

蕭道成蕭衍

二蕭競逐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饒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蓮古，研未前聞，昔勾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兩霸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朱發啟曰：貽得可憐。

張實等

周德之衰、七雄競跱、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吳張實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犬爭鴟張、潛懷不遜、其不知量、國為甚矣、鮑迭掏墮、終為擒滅、宜哉。

覽其遺事、殊不足紀。

高句麗等國

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徽修貢職、東藩之冠、崇奉之禮、致自天朝、亦為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她仙期口斌端。

諸蠻夷

氐羌蠻係，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事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朱闇玄曰 方是立傳本意

西域

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朱紉柱曰 柴戎良法莫過於此。

匈奴

閒之陰、沈漠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分去、來沙漠之隅、竄樓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與尋、延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出兵不戰、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謝光齋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二語堪贈元魏。

天象志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常舛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欻起、彗孛不恆、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路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祇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來、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薛餘慧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朱彥蕃曰、博與爲奧、語根至理、非彫龍炙轂之口可辦。

地形志

自劉淵屠勒傾蕩神州偕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據互相君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綉錯莫昧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偽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為丘墟崤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滅且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為志焉州郡創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啟土遂眾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為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無者不錄焉

豐融

律曆志

魏氏平諸僭偽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永墜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修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為相州刺史十八年閭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為首直不以取決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被敕理學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起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

既三奏倫在前又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慺慺慺慺不敢忘之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器物為伍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難習莫差息轉乖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勸校漢律曆志陛下親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強識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竊慕古人舉

善之義愚者所及不能自已雖則越分志在補益頗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大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脩金石迄武定未有諳律者

朱非廣曰引閣表入志史漢都有此法

古惟蒼渓絶似秦漢人手筆

禮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矧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益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厭世叡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游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墜禮淪聞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圮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姚仙期曰情致懇篤無一捐語

樂志

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宋萬詩曰：器物聚散，了於指掌，無忝明備之稱。

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饑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姚永言曰：慘澹欲絕。

刑罰志

晉室衰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好征伐）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於太和、然後吏（武思）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殺、故權舉行事、以著於篇、

來幼柱曰然後兩字。婉轉可思。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類、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眇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為靈徵志、

施仙期曰要題敢脩。是謂本論。

官氏志

魏氏世居玄朔遠統百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剏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

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負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宋長元曰官秩以漸而備朕於古雅之稱蔑如也

北齊書小引

隋主從御史李諤奏詔天下文翰並宜實錄齊書之謂格于時令罔敢逞其風雲以故徧覯贊辭栖心簡澹呼吸有容其于導氣發機之法亦云幾矣若廼袁松五難最苦煩俗質之安乎能無俛首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光山　陳正蒙竟誌　仝閱　禾中　程定國鴻安　仝恭訂

張拱辰仲樞　沈時芬居夫

北齊書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廢帝孝昭

武成後主幼主

列傳

宗室諸王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段榮

斛律金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賀拔允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莫多婁貸文高市貴庫狄迴洛庫狄盛薛孤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張瓊斛律羌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循義叱利平步

目錄

二十一史論贊北齊書

隋　李百藥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高姓代東魏都長安

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祀有人將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興亡治亂之迹班班可考若延文筆粗豪達遡諸史

廢帝孝昭

濟南繼業。大平前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其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蔵。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於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魏收有言。帝王之興也。必積德累功。如齊之暴遽亡可立待。何以遽促歲月。終是生民塗運未除。亂已亂生。務若循環。遽之於天。良不誣云。

武成後主幼主

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器雖殊。政猶已出。遂有虛飾之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綴旒。至於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嬺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宋澄嵐曰。指陳情事。真切痛快。斯則柱下之貽筆。

列傳

宗室諸王

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跡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遂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

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琊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未聞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勤絕變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此專戕之釁未之或免贈帝遜恭諒杜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姚承言曰詞致究析氣體勁率齊宗賢否具見於斯蓋存實之錄也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殘忍遂而不疑受危祚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邪直道光四海不遇明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較嫗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辰易生悔咎

固不可掩其風烈遺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朱子魯曰沉懷之思雄邁之氣亦一劭乎

段韶

段韶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摧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金五貞曰清警饒恩致

斛律金

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為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式遏邊鄙戰則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群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難自貽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朱蔦培曰開口說入千古同浚但筆力未堅有繁衍之病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高祖以晋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属治兵訓旅遥制朝權京臺機務託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治亂為懐厚斂貨財填彼溪壑皆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頼世宗入輔責以驕縦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属猒豈易間焉孫騰牽摇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鄴京又並是潜德察采早中任遇崇其名記未失朝序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扁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詞體織弱但褒譏猶存未為失實耳

賀拔允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懐劉貴任延敬莫多婁貸文高市貴厙狄迴洛厙狄盛薛孤延張保洛侯莫陳相

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徒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慶猜嫌之地衿以篤望除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呉蜀之安理亮方知鴻識也淺淺也劉貴蔡儁有先見之明翦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聞義舉競趍戎行憑附末光中其志力化為公侯固其宜矣

朱子強曰此傳未免失倫然而草昧君臣之誼不可不一念也存此以為昭鑒

張瓊斛律羨畢完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脩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識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纓侮。契協家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猥庆、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渴水。往若摧枯。算盡數。奇。逢。斯。厄。運。悲夫。

朱㓜柱曰算盡厄至。可謂名言

高乾封隆之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辭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雲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赴本藩、成其謀。楳。與夫韓馥懦表紹之威、耿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耿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啟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爲美焉、

沈君房曰功臣死於猜忌。後先高島之說。良可味也。

李元忠李義深

元忠本自素族，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羣胡矯抗，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歷肝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饗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焉。詢祖詞情豔發，早著能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閑，弱年夭逝，若得終介若壽，通塞未可量焉。

施駿臣曰：詢祖一段可為少年喜譏諭之戒。

魏蘭根崔㥄

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并功參霸迹，任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歟。綢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況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韵温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程智求曰：近乎兩氏之事者，讀此咋舌。

孫搴陳元康杜弼

孫搴便藩左右處又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亂高祖析我右臂雖我推未卷安惜才子不眹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哉逆之際趍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蔵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

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辯修義儉若遇子長一兩言可斷也

張纂張亮張耀趙起徐遠王峻王紘

張纂等竝趍事霸朝中其功用皆有齊之良臣也倘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焉

事奇

元坦、元楷、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贊曰、元氏苗裔、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簡而永。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綦連猛、元景安、獨孤永業、傅伏、高保寧

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顏方平曰簡冊可貴、亦史臣色喜之辭。

陽裴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崔彥玄爽世載德。不忝其先。盧唐事任俠。好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時為時宗。袁尚潔清明在躬。以範能見任。與陽裴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超倖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烈然殆見。其可道哉。

唐袁臣曰維持名教。諸君便之不朽。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李稚廉等以材能幹略。所在成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散於鄙吝。季良以學涉為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為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教人以慎長者之言也。

儒林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弘之在人、可爲儒林立本之語。

文苑傳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沈君韜曰、辭尚大雅、益有繫哉。

循吏傳

高祖撥亂反正以郵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秕缺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大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皆卓爾不群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嚴蔚宗曰戰將牧藩一則可勒戒碑

酷吏傳

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陽泰之後必有肅殺此亦一端

外戚傳

自西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罕有一語。令人自反。

方技傳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孫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宋澄嵐曰。廣聞見一語。便為方伎尸祝不衰。然亦立誠之詞也。

恩倖傳

甚哉齊末之嬖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官、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為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朱子強曰：薦紳汙青，存之以為戒，可也。

後周書小引

先儒有言唐史以來文甚陋宋元以來之尹甚蕪後周一書更蘇綽牛弘令狐德棻之手而成晁氏識其非實錄嗟乎弘多臆剏儁云非故若德棻清言標勝安可同日語哉覽諸贊滌除蕪陋蓋亦唐史之巨擘云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濟舞來　較
金斗　吳士奇無奇　仝閱　貴陽　徐　必大　必久　仝參
居巢　李　燦華仲　　　　　　　必達　必昇

後周書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王羆王思政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閻慶
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
周惠達楊寬蘇綽
李賢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田弘梁椿梁臺宇文測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楊紹王雅
達奚寔劉雄侯植
竇熾于翼
趙善元定楊摽裴寬楊敷
鄭孝穆崔謙裴俠薛端薛善
鄭偉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裴果
寇儁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蘇亮呂思禮薛憕薛寘李昶元偉

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王褒庾信
蕭撝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宗懍劉璠柳霞
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
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楊雄席固任果

傳

儒林

孝義

藝術

蕭登

異域

後周書目畢

二十一史論贊 後周書

唐 令狐德棻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文帝 宇文姓名覺代西魏都鄴

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籍甲兵之衆、恃戎馬之彊、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彊。

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姚仙期曰。經緯。

推誠弘順則與。德薄教衰則亡。王政要領。評擊無餘矣。

閔帝

孝閔承既安之業。應樂推之運。柴天竺物。正位君臨、適無異言、遠無異望、雖黃初代德。太始受終。不之尚也。然政由寧氏、主懷芒刺、之疑。祭則寡人。臣無復子之請。以之速禍。宜哉。

姚均衆曰。肇綠。

明帝

世宗寬仁遠度，叡哲博聞，處代邸之尊，賞文彩之長，豹姿已變，亂德備潛，而百辟傾心，萬方注意，及乎迎寶熙賀，入纂大宗，而禮貌功臣，敦睦九族，率由恭儉，崇尚文儒，疊疊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始則權臣專制，政出私門，終乃糾毒潛加（可恨），享年不永，嗚呼惜哉。

展蔚宗曰：劫運未終，有德不饗，憑吊遺事，可勝躑躅。

武帝

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脩富民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朱幼柱曰：誤協英典。

宣帝

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晉武、剛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檟楚、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棄、惡無大而弗爲、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宋澄嵐曰、歸罪貽謀、當非酷論、

靜帝

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緒、內相挾孫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朱子强曰、悽惋激烈、金石欽音、

列傳

皇后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裕庸以儉約高祖嗣膺御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遂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房奧禁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隋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民歎靳政弊事寔矣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爲皇后傳云

迨洎宣皇嚴正不溫亦咸山東觀之一闕也

自周氏受命迄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後事殊權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蔑亂華捐婚姻之要序求財貨之外利既而詐者倦矣詭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於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輕奇直臣鉗口過矣哉

本禍高祖尤爲直筆

卽惠公類杞蔣公連首縱公洛生廣國公仲

嘗情氏之起來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竊所嚮以効欵捷符命以頌德冑以敘竿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非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効欵頌德二語可爲寫照

晉蕩公護

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嗣子冲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伍連城曰不學此匪、雖伊霍難免、語語爲功臣說法、

賀拔勝念賢

勝岳昆季、以勇略之姿、當馳競之際、逝邀時投隙、展効立功、始則委質爾朱、中乃結款高氏、太昌之後、即帝圖高、然其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其榮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之衆、兵起三秦之勳敵、奮其智勇、克剪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也、年以數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之剏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

姚仙期曰依附保寵、勳庸致禍、報施爽矣、至於廢興之際、斯有天意、固非一家之言也、

寇洛李弼于謹

賀拔岳變起倉卒、侯莫陳悅、意在兼并、於時將有離心、士無固志、洛撫輯散亂、抗衡仇讎、全師而還、敵人絕覬覦之望、度遠而慶霸主建匡合之謀、此功故不細也、李弼于謹、懷佐時之畧、遂啓望之運、綢繆顧遇、締構艱難、帷幄盡其謨猷、方面宣其庸績、擬巨川之舟檝、為大廈之棟梁、非惟攀附成名、抑亦材謀自取、及謹以耆年碩德、譽重望高、禮備上庠、功銘司樂、常以滿盈為戒、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鍾呂之音、不作細響、

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

趙貴志懷忠義、首倡大謀、爰啟聖明、克復讎恥、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照鄰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利、輕騎敵高平之衆、足馬得長坑之後、並以宏材遠畧、附鳳攀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袞、而識慙明悊、咸以凶終、惜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於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

金五貞曰軒不傳氣、

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

梁禦等負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遭逢喪亂，馳騖干戈，艱難險阻備嘗，而功名未立。及殷憂啓聖，撥亂興王，參謀締構之初，宣力經綸之始，遂得迴翔豐鄗，方駕張、徐，可謂遇其時也。並中年即世，遠志未申，惜哉。惠達本以恭謹知名，而能率由孝道，難矣。周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矣。

馮留仙曰：孝德易滿，意主風勵，史之稱良，端在是乎。

王羆、王思政

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鎭潁州，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雖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許我西曰：文尚偶儷，然能不掩其奇。

達奚武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

達奚武等赳赳兼資，勇略成會風雲，武功紆中權，武立功方面，均分任，感同濟艱難，可謂國之爪牙，朝之渠倚者也。而武協規太祖，得儁小閒，周瑜赤壁之謀，賈詡烏巢之策，何能以尚？一言興邦，斯近之矣。

後二將武抽出另講，文有輕重，具見作法。

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閻慶

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禁，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述於功臣，益第由於恩澤也。

顧天柴曰：大爲諸臣占地步。

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

尉遲迥、地則甥舅、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賂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顧而不扶。受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宜違天之禍、使及、校。其心。雅義篤誕之倚歟。

朱子孫曰溪其責亮其心。可慰九原之魄。

周惠達楊寬

周、惠、達、見禮於齊贊、楊寬荷恩於晉、秦、既而蕭氏獲罪、從帝出居、遂、能、契、闊、兵、戎。不、以、興、亡、革、慮。崎、嶇、危、難。不、以、夷、險、易、心。斯、固、篤終之士矣、

魏俊中有沉懿之致。

蘇綽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彫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徵嗣，宜哉。

岳湛思曰：一氣攝者，但見其沈靜之力，忘其衷鍊之苦。

李賢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並推勳歡，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遭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侯墳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供靡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沖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遂能撫寧家國，開翦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勳已著，過惡未彰，李植受遇先

朝，竊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延，釁故因之，啟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沈君房曰：鳳舉撫時，鶯棄虞語，語入激。

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田弘梁椿梁臺宇文測

太祖屬禍亂之辰。以征伐定海內。大則連兵百萬。繫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關旬月。是以人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撫戈請奮。若夫數將者。並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世。而名成終始。美矣哉。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斯豈企及所致乎。亦天性也。宇文測昆季。政績謀猷。咸有可述。其當時之良臣歟。

雖曰天性。然亦可學而致。美嘆之辭。不妨偏舉。要其清爽翔翔。則筆態固未易及也。

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

昔耿恭抗勁虜於疏勒。馬敦拒羣兵於汧城。雖以生易死。終輸王師之助。其嘉謨峻節。亦見稱於良史。馬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勍敵絕其糧道。長江阻其歸塗。勢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使士卒感其義。敵人畏其威。利涉死地。全師而返。非夫忠生以徇國者。其孰能若此者乎。俯窺元定之傳。實冀上之不若也。誠宜裂地以賞之。分職以授之。而茂勲莫紀。嚴刑已及。嗟乎政之紕繆。一至於此。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不能終其位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赴敵之功。布政淮民。岳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黷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毅。傳曰終之實難。其斯之謂矣。陸騰志氣標然。雅杖名節。及受戎律。建旛麾。席卷巴梁。則功著銘典。雲撤江漢。則親流帝籍。身名俱劭。其家僾乎

沈君輔曰理立辭流。疾徐合節。似按九成之奏。

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楊紹王雅達奚寔劉雄侯植

王傑、王勇、宇文虬之徒、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於擾攘之際、終能屠堅覆銳、立禦侮之功、裂膏壤、擁勢位、同其寵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禀剛烈之質、其失也狡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

姚仙期曰、居功不善、自貽伊戚、宜永以為鑒也。

竇熾于翼

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以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于翼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揚於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蹤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效忠之途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推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為之投袂、新都篡盜、翟仲文所以辭兵。及東郡殊夷、竟遠漢朝之禍、淮南變敗、無救魏室之亡。而烈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迹往事、居有由於此異

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穫乃早著勳庸、寄深肺腑、並策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扦城之託、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劉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崤函、則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黃五湖曰、持雖沉練、前既賞異、後既貴望、疑兵跡蹤、極崎泳之致、傷永可懷。

趙善元定楊摽裴寬楊敷

趙善等或行彰於孝友。或誠斷於忠槩。成躬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麴龐德之、務窮。元定、裴寬、同黃推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數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家優乎、楊摽屢有奇功、恒於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楊摽之謂矣、

唐表臣曰典故經傳。淹博無前。

鄭孝穆崔謙裴俠薛端薛善

鄭孝穆撫寧離散。幽岐多稱負之人。崔謙鎮禦邊鄙。江、漢、流、載清、之詠。崔說居家理治、以嚴肅見稱。蒞職當官、以猛毅為政。裴俠忠勤奉上。廉約治身。吏不能欺。民懷其惠。薛端應居顯要。以彊直知名。薛善任惟繁劇。以弘益流譽。誠當時之良將也、而善陷齊諂譏、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不謬乎。

既表衆長。仍採獨短。恕不廢直。史臣之誼也。

鄭偉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裴果

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拉以不羈之才遲回於鷹雀終能翻然豹變自致龜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於齊班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其背數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理然雖望重於河右處州里則勳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雖名取高位乎吐茹雍然

寇儁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

寇儁委質兩朝以儒素見重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循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陬歷官出內並當時之選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

朱幼桂曰步趨前史調是人非

蘇亮呂思禮薛憕薛寘李昶元偉

太祖除暴寧亂、創業開基、思食求賢、共康庶政、既焚林而訪阮、亦勝、遺以求珠、可謂野無遺才、朝多君子、蘇亮等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琳琅、擬彼陳徐、魁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魏文帝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其呂思禮薛憕之謂也、

朱子蕃曰、揮灑有餘、

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

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旝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布粟之文、

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

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宇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懍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為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紀事明暢、直少古勁耳、

王褒庾信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飽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主、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

（此語文可首括）

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師古而不能適時、終是轅下物、妙論可醒文人之夢、若其麗則故有範風、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懍 劉璠 柳霞

蕭撝世怡圓肅大圜並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風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紀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者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倅因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縱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扶筴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畧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致亦翩躚言乎淘汰則未也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孫等以勇畧之姿受扞城之寄濯斥疇藥雖有愧於昔賢御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沮西畧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衍詞

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

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率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翻然而委質遂饗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乘事人之道若乃校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潛宮委蛇

儒林

自有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及太祖受命雅好經術求遺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羣藝脩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世宗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庭圓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尊太傅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遺風盛業不逮魏晉之辰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其儒者自有別傳及終於隋之中年者則不兼錄自餘撰於此篇云

高華清典三朝風尚退寫退眞

儒林二

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律曆、陰陽緯候、流略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賾、故能馳聲海内、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儔、不足過也。

有此一人。儒林生色矣。

孝義

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其唯孝乎、奉大功而立顯名者、其唯義乎。何則孝始事親、惟后資於致治、義在合宜、惟人賴以成德。上智稟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則隆家光國、盛烈與河海爭流、授命滅親、峻節與竹栢俱茂。其小也則溫枕扇席、無替於晨昏、損己利物、有助於名教。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綰銀黃、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死善道者、則又鮮焉。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故博採異聞、網羅遺逸、錄其可以垂範方來者、爲孝義篇云、

前路猶勸喩餘、末則心戚楚[illegible]矣。

孝友二

李業栁檜茲臨危不撓視死如歸其壯志貞情可與青松白玉比質也肰檜恩隆加等業禮闕飾終有周之政於是乎偏矣雄亮術戴天之痛叔毗切同氣之悲㨗白刃而不顧霊家寃於羣毂覲其志節慶廻圖爲易也荆可泰族之從生自隴訟會無師資之訓固心而成孝友乘理而踰禮節如使舉世若茲則義袠何遠之有若乃誠感天地孝通神明見之於張元矣恐有任性之獘故置於次篇昔人立言不取偏至於斯可概見已

藝術

太祖受命之始屬天下分崩於時戎馬交馳而學術之士蓋寡故曲藝末技咸見引納至若冀儁蔣昇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當世及剋定鄢郢俊異畢集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茂雅元華許奭史失其傳季才蕭吉官成於隋自餘紀於此篇以備遺闕云爾

䟽手數語見逷其感者不可負諸命意深遠

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診候精審名冠於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術藝之中醫爲其冠而廣仁布德亦邁諸伎壽世君子每用心焉勿以爲小道而不加之意也

蕭詧

梁主任術好謀知賢養士益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
蕩骨肉猜貳擁衆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顛運雖土
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數世可不謂賢哉
嗣子纂承舊業增脩遺構賞罰得衷舉厝有方容通冠儷則威略
具舉朝宗上國則殷獻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
風清氣肅無愧國書

異域

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
魏尚梗則結姻於北狄厩庫未實則通好於西戎由是德刑具舉
聲明遐洎卉服氈裘輻湊於屬國商胡販客塡委於旗亭雖東略
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
亦足為弘矣其四夷來朝聘者今並紀之於後至於道路遠近物
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斷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云爾
般容燗狀明備

南北史

南北史小引

溫公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于機祥詼諧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故多採入通鑑紫陽亦言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諸論簡勁不及三國而明達過之豈小說可望項背獨其以南北分詳略則未免爲方隅所限是則其蔽也矣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録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苕水 唐元望表臣
先山 劉允升以時 仝閲
萊州 潘士秀人琳
潘士良質夫 仝叅

二十一史論贊南史

唐　李延壽　撰
明　沈國元　閱

宋本紀

少帝　少帝名義符

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元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終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山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思所集校之魏

晉可謂狀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嗜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亦不幸也悲哉

史筆紀載原無定例如南北二史李相州之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蕭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為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為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屬書比而同乎季唐五代史皆歐陽文忠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為司天地理而五代則為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為家人唐史表

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大循吏、酷吏、儒学、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置當比而同乎。是知治亂賢愚、固陋儒之為也。

梁本紀

武帝　蕭姓名衍

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勝、及據圖籙、（在位四十九年）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然先王文、武、遞用、德、行、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梁武以馬上得之、甚遂忘情干戚、欲見擴遠接疆、以詐力兼割、僭擬皆倒、喜之念為之也。是以欲以文柔之道化之、亦成一見。仁溺於外教、捨身犧牲之舉、不該有人君之度、自得自失、不足怪也。詩極清遠、秀逸幾於風雅。

簡文帝元帝敬帝 簡文名綱 元帝名繹 敬帝名方智

帝王之任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時所當遵其於行用異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威亂觀夫有梁諸帝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身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屢猥何救滅亡（為侯景所弒）元帝及勢勝之地啟中興之業既雪讎恥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忌外崇矯飾擧辭之節忍時於偷年定省之制中情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禍起河東之戮益部親尋事習邵陵之窘悖辭屢於僧辯殘虐極於國正不義不昵若斯之甚而復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籓籬內崇講肆卒於遠至兆隕方追始皇之迹雖漢文籍滿腹何救社廟之（為梁兵所虜）墟歷擬書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懸頓若蕭宗之酷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頹運將不高揖（禪于陳）其可得乎

快事少恨事多讀史至此鮮不廢嘆

陳本紀

宣帝後主 宣帝名頊 後主名叔寶

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念咸知委託矣至於纘業之後拓土開疆蓋德不遠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亡也皆敗於婦人況以區區之陳外隣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恸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

晨無足述疏有可詩對惡綿芊比於嚴紫之文

宋列傳

宋宗室諸王武帝諸子

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於歷數至於經啟多難其不兼藉親賢當
於餘妖內侮荀桓交逼荊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算
或遺則淨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摯群才揚盛策一舉而埽勍
冠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爵不受本根之寄殊其行事
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譽殊未彰禍
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
情其義則舛薄乎廬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

放致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富上相大明
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於卑下得使兩朝無主永無猜色歷
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
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
隱微致戒斯爲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
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措割情事底中隱微神氣清渺有煙銷之致

文帝諸子孝武諸子明帝諸子

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梟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重遂亡天性
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爲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
搆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判以攢累摧軀已哀由和良酖體保身
之略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愼勿爲善擇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釁亂
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孺莫不殲焉彊不如弱義在
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己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既雋姚遠殊耐追索

劉穆之徐羨之傳亮檀道濟

宣公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恃才驕物公旦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傅二公雖承顧託固當以社稷為存亡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効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志戰晚同大名以至顛覆韶祗克傳亂嗣其木雁之間乎語多覩獲近魏晉風流

朱脩之王玄謨

脩之滑臺之守有蘇勤之難苟誠節在焉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壓境匹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微假不悔辛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宋書著其才節則詳其事蓋虛實之境異而文之多寡固焉若其遵宕之致固不可與休文同日論也

劉康祖

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爲期、延孫陰名感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過也。

顏語刻秀。

趙倫之蕭思話識

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桂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宗。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於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蕭琵。

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

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廢受在目、默啓詠聖、於社稷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呂門之釁有乖匡道、悖陸所懼、理異於斯、加以年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罪。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仁、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思之奇、各標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向令一轉。雖元類之文。然非羅織。

謝弘微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主、履所蹈、人倫、楷模、其世濟不隕、蓋有、馮馬、敬仲出入三代、繆紐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佪成敗、慨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嚴識深刺貪鄙之態如畫

王弘傳

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
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
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綿
蔚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
競不止。

諺語徵驗甚確、將興之理、良有先見。

王曇首

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
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除、所謂衣冠
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
裘不墜、亦云美矣。

想見盛風。

王誕王華王惠王彧

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其時。馬泰光奉叔並得官成府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為優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乎。景文弱年主器，芳聲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歸此矣。奐有愚子，自致誅夷，份儼潔克昌，特鍾門慶，美矣。

以外戚得禍，令人有盈成之懼。

王裕之王鎮之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

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於陳亡之年，淮流寔竭（竒驗），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既曰人倫所得，又曰天之所廢，將奈何。德勝之言，不可不思。

王懿 到彥之 垣護之 張興世

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雅見入關之役，檀王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都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關公之情，長者哉。道濟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爲優矣。垣氏宋齊之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自許，竟而杜郵之酷，可爲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吞組建旆，豈徒然也。

意致婷婷。

袁湛

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罔知風霜之緊，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顗雖末路披猖，原心有本，彖之出處，所蹈寔遜家風。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旣葬於齊朝，其嗽厲之方，異代同符矣。昂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除從兄之服，悼心高已，既而抗言儲闈，無忘直道，辭崇身後，有心嶷嶷，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爲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故泌主履之地，亦不爲替矣。

大節萃於一家，烺烺可攷。

孔靖孔琳之殷景仁

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觀夫靖淵之哉。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殘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晩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達大之情。著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爲重。美矣乎。

沈無涉田經緯寡矣。

褚裕之

諸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彦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及於逢屯與運、揚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失也。恪貞勁之性。悖(?)蛀康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琇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人望之語。可謂深於世故之譏。

蔡廓

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興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名教二字正江左玄虛對症之藥警急可當叩脛

何尚之

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沈閟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前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絓屯拔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兄俱去遁遠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檠視夫子皆之赴惠素子秀之矯敬冲以述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盧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致於此已易窮植伏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蠹賄而敗業惜乎

沈伯緋曰推論點胤處山人隱士見之有泚

張裕

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構、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羅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疑、又況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識。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雋語飛來。淺入理致。

張邵

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心、及宋齊之間、雖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存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徐氏妙理通靈、蓋非常所至、雖古之和鵲、何以加茲、驅與文伯欽好、故附之云爾。

清徹高素、别有異姿。

范泰　荀伯子　徐廣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不爲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踐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爲貴、定光載德。承天素訓所貲、無愧舅氏、眞矣乎。

王吳之回秀折

顏延之　沈懷文　周朗

文人不護納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忤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雷霆既以取𨈆、延之亦躓當年。向之所謂貴身翻成害己者矣。士遜援筆獻罪、陵轢犯難、詩彼慈尊再之欺物、以此爲忠、無聞前詩。夫自恐其親必將惡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中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免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忘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播厥之地、足以追蹤古烈。孔母致懼、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爲尤、顯於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意隨筆轉、而淋漓曲折、咸竟其旨。

劉湛庾悅顏琛顏觀之

古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也劉湛識用才能寔包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則以羊羹而取禍觀夫庾悅亦擬炙以速尤乾餱以愆斯相類矣登之因禍而福倚伏無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猶財之過也顏琛吳郡徵兆於初筮觀之清句之迹見於暮年憲之從政所在精英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工處亦費心哉

羊欣羊玄保沈演之江夷江秉之

敬元夷簡蹈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陰帝念雖命㝠於玄天昧其恩寵吞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然保閑篤素弗派茹見臨危雖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雖道相係與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溺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思以追踪古烈令和窺覦成性終敗蹟於險塗宜矣

寵狎致敗文雅豈任其咎此論足錮才人之口

沈慶之宗慤傳

沈慶之以武毅之姿，屬殷憂之日，驅馳戎旅，所在見推，其戰雖定功業，亦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克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官成名立，而卒至顛覆，倚伏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妹稱易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釁，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聚風雲，竟成其志，夫蹈履清正，用非頫紱，亦各志能之士也。

倚伏豈易知一語，令人瞿然省悟。

柳元景

柳元景行己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簡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時人望也。諸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禮也。

仲禮一段，俱以疑詞致詰，甚於痛斥。

殷孝祖劉勔

當大難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設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己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悅性通人、詞辭嚴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篤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緒中葉為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匡別情嚴。交責處境。而當情。

魯爽薛安都鄧琬宗越吳喜黃回

山人之濟其身業。亦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為幸矣、鄧琬以亂濟世、然致顛隕、宗越鬻恩墨、被至鬥戰、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臻而災生。唯命也哉。

行事各有本末。不宜同傳。客曰。惟同傳乃見筆力。

齊列傳

許宗室

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遥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頻冒荆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未退，倚伏豈預，因之所致乎。諶與坦之，俱應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分其宜矣。

天道不爽。

齊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風表天姿，忖己所安，率由忠款，雖代宗之議早隆，皇賜而天倫之愛無斁，永明故知為仁由己，不虛言也。

文如其人。

齊武帝諸子文惠諸子明帝諸子

守器之重、邦家所為、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集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懲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實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宄、非止自致喪亡、乃致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卑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識重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賢元親於一體、於受家缺、曾不知執柯所指、對尊相欲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易擊也、

驕態褻制、體列明悉、為本支百世之謀者、當參注代之得失而通其變耳、

陸澄陸慧陸果

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林事卞綜周務、齊厨得所識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世載德者也、果綜直見稱、草文以取達、亦足異乎、舊陸徽著傳、事迹益寡、今以附孫果上云、

體用兼長、斯為時重、編節未足貴也、抱珍持斷、當互權其誠然否耳、後取媚笑何難、

庾杲之王諶孔珪劉懷珍

撫翳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待、休野行己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貽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彬彬、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德立言、斯門其有之乎、韻折悠揚。

劉瓛明僧紹庾易劉虯

劉瓛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律身之節、異夫荀將息夫者焉。庾易劉虯、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常篤、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遺、見蘇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將三辰已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身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忌才之君、至從國祚叙施、何其酷哉。然非仁人之所忍言也。

梁列傳　唐 李延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梁宗室

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帝、崇於衆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棟、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槃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歷黷貨、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蕃

慝、而遠可足、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乎也。同氣別若異類、良可嘆也。

梁武帝諸子

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塚嫡、疎溪嗣、可為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讒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主、未及聘器、早決為幸、南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極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劾王、其殆便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至乃二字、有萬鈞之力、惟其如此、詩人所以深惡之也。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挽筆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倫蹤艱棘。蓋時運也。西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亦當年殞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值此寇亂。豈非時命使然。願無生帝王家。非飾辭也。

鄧元起

元起勤乃賢附。切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寇軍之賊。於蜀已鞋。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賞罰不明。固非其國。此先王所以致慎於勅法也。

張弘策

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宜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屏。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標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有所厚乎有所不恕。嚴裁正斷。炳燭簡册。

韋叡　裴邃

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叡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勝衣。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邃自幼邊疆。屢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纂傲不減子長。

江淹任昉王僧孺

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發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藉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文士能淳代不多見。讀此乃知非人所揀。

許懋

許懋業藝以經術見推。專懷道好古。以博覽歸學。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蘇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

許氏大節。克照史策。見之下拜不已。

陳伯之陳慶之

陳伯之雖鮭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益有由焉。及衰亂既平、去就不已。卒詩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聞鶯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强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歛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簡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慶之處彙類見。真豪傑之士也。豈二子所可同語。

江子一陰子春杜蔚王琳張彪

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勛、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夢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雖弘濟、斯則大廈傾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愎、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出落洒然。

陳列傳

陳宗室諸王

有陳受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脩等並以疏屬列屋藩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契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磐石、叔慎其近之乎。

子孫賢愚、未可盡歸之封建之失。南北朝祚同於電光石火、雖微宗不乏、而賢落筆出、亦國之幸也

杜僧明周文育侯瑱侯安都歐陽頠黃法𣰰淳于量章昭達

吳明徹

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將帥、周侯迅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頠並有乔因、翻稱有亂、𣰰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己之方、頗同吳漢、既盼而貴、亦黠而王、吉凶之算、豈可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閫上之任、才非幹向、識時殊異、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憂、宜矣哉。

風軒巖按

胡穎徐度杜稜周鐵虎程靈洗沈恪陸子隆錢道戩駱文牙孫
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蕭摩訶任忠樊毅

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揮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
周鐵虎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
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渫非義之
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戩駱文牙孫瑒徐
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從周當
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同時。當金陵覆沒。抑惟天數。然
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摩訶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
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為幸也。

曹石帆曰。獎忠然詐。嚴辨凜然。

趙知禮蔡景歷宗元饒韓子高華皎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
理陸山才

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
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時。蓋
其遇也。命諱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
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侯乎。子高權重為戮。亦其宜也。華
皎經綸云始。既竭元功。旌夏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
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既遇誅夷。非其
過也。毛喜遂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
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揮涵欽藕等乎旭書懷草。

沈炯虞荔傅縡顧野王姚察

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雖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茲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擅通賢之域。美矣乎。陳長文曰。仲宣遇神負能。矯世勵俗之思。高寄言外。

循吏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令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彫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

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往人之官遷變歲屬宄不得黙寇未歇暖蒲家之化事未易階寘徒吏不及古人乘於昔蓋由為上所援致化莫從齊高帝承斯奮繼輔主切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期摧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擢華反樸恭已南面遣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袪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於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壇場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伏權門互長貪虐裒刻聚斂侵擾黎元天下搖動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菽圍案所陳不過三盂蓋以儉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勗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獎勸之方也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並擬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施禮進曰款厚審嚴典雅古勁兼漢魏之長斯古史箱之鉅篇也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　循吏　大來堂

儒林傳

詩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於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鄭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尚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張友中曰、明潔秀遠、語無滯態、

文學傳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紅陵鞠等、鼓充何門業、或風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沈久也曰、氣韻雋爽、暢自心靈、

孝義傳

自澆風一起、人倫斁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舟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能敎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曹荆峋曰義存匡矯。詞尚風美。三復斯言。令人遷愛嗜而從之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雜忝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様也、故附之云。

陳覓莊曰歸心繡口。曲畫形容。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汙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嘆、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嘆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沈景謀曰、不居要密、安成恩倖、但於量授之義、無當焉耳、是以明主慎之、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為海南云。

（漢有兩伏波）

沈調象曰：從前代說來有根據、往亦不從。

東夷諸國

自晉氏南渡、介居江左、北萊西齊、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溟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期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費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陳黃流曰：中國衰、諸夷道絕、寫得盡態、末用大議論結之、就於寶樣玉柱、倒掛天衣。

賊臣傳

侯景起於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筭、於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帝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倫不虞、難以為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三律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鳴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逐陵偕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逐興運、未改逆塗、志在亂常、自致戮戰、亦其宜矣

陳竟陵云曰、木腐虫生、堤漏蟻穴、引奸揖逆、誰實為之、子與罪尹、良有以也。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琦韓來　較
光山　周士瑋遜明　周士璣大周　仝閱　漢陽　蕭孝祖耀祖　蕭揚祖似祖　仝參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
高允
崔鑒崔辯崔挺
李靈李順李孝伯李裒李義深
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
楊播楊敷
邢巒
祖瑩

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
辛雄高道穆
竇泰尉景婁昭厙狄干韓軌
房謨敬顯儁平鑒唐邕白建元文遙趙彥深赫連子悅馮子琮
郎基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
韋孝寬柳虯
申徽陸通厙狄峙楊薦王慶趙剛趙昶王悅趙文表
段文振羅睺周法尚

傳
外戚
儒林
文苑
孝行
節義
循吏
酷吏
藝術
列女
四夷

唐　李延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齊本紀

晉紀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冀方屢戰而奮出傳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挺避權逼蹶然遷盡逝所以遠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嘗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張抱叟曰自出裁制可醒嗜殺之人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武陵侯因望都公頽曲陽侯素延六脩吉陽男比干武衛將軍謂宜君秦王翰常山王遵陳留王虔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寫出

魏氏自出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跡派天潢或續紹緒大開土宇或迹同出博自致職竟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之高涼讓國之偶子那猛壯之風武大位未加武功不時罪襃遠圖勞其長為網於滅氣幹相承扶迹俱類天務得不以道任遇其量持盈必悔敗身為辜武衛父子兼將王略始見器重終以姦業不逞毅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驍折衝見重謀之不減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偉留勝氣絕倫亡身殞征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昧依違西猾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將坐之輾實君衛辰之誅宜哉送于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沈公雅曰叔置雄劲

明元六王太武五王

桀平樂安、供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騐克終之爲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傳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義。深之見惡於元叉、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陳竟談曰不屑屑比勘而軒輊了肰。

景穆十二王

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倫、拴、寔、有、能。匡之謇直、有、足、稱、矣。稱矣以下、皆錄舊文。故不載。

文成五王孝文六王

文成五王安豐猗標令望廷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詠之美及於永安運迍冤哉卒致夭亡亦其命也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先哲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傾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操以懿親作輔時鍾屯詖始遘播遷之運運屬道消既抱忠概之乎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探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況以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甚也遭之亢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

十史論贊　卷七十一　文成　伍　木來堂

替前緒明武繼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張友中曰保全錄用勝國之亂威德可駕商周堪為萬世法

長孫嵩長孫道生長孫肥

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遂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蹇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承擧取諸閒物成務蓋亦有階之擬楫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至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朝廷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之業不能譬此重光于彥勇烈絕倫給遠樂聲特妙纖乃早稱英俊篤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鐘鼎不墜且公且侯

十史論贊　卷二十一　長孫嵩　六　木來堂

晟體資英武兼挹奇略同機制變懷彼戎狄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

汪賓陽曰門伐之盛史冊罕儷

崔逞王憲封懿

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終以爲災王憲名公之孫若見優異元景兄弟風道標映人倫美哉封懿獲全爲幸回克光家世可謂載德者矣

許倚伯曰頓挫生風收放無迹

伊馛周幾豆代田來大千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薛彪子

城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馛以謀猷取異其始優乎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驍猛位遇豈徒然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或以勇敢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弘正墨珍克武家聲美矣乎

張袞文曰高挺

宋隱

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寘情丘樊，退素成見，徵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述恭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嘆，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

歷落有餘情

盧玄盧柔盧觀盧同盧誕

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分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昌衡雅素之紀，堂構無墜。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類。伯舉仲宣，文雅俱郡。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閒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艶發，早著秩名，負其才地，肆情拾驕，仕過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子章琰思為志谷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戎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建，各其美也。貴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己，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焉。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須儒業，亦足稱云。

周尚樸曰：鑑衡入微，亦有補苴之法。

高允傳

高允從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爽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識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傳裕藝用有聞，筆脩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于集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德正受終之際，與叶亂臣，雖鍾搖霍，而名亦茂矣。

偽與。

崔鑒崔辯崔挺

崔鑒以文業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為盛哉。辯器業篤聞，位不遠到，況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足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鼎著，市朝可變，人焉不絕。至若崔猷立朝贊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且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筭，伐陳之策，信為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昂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詐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李華仲曰：多大節可觀，世乘之表表者。

李靈李順李裒李義深

李劉兄弟一時推重崔伯能克廣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足季來擧有務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馮固亦文雅所詩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崇矣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厥數皇皇可當雅奏

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宋繇江式

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群價重西州有聞東國坎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庭居能仲終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方伯遠曰總叙處有雲興霞舉之致更為難能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夫人主聞鼙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羆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吳橫溪曰。發端結束。有遠體遠神。

楊愔 公望 文思

愔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禍。朝廷之業。既已伏義銜恩。猜忌之徒。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文思能以爵謀其殆仁乎。 汶湖

駁蔚宗曰、倜儻磊落。要其英多。

邢子才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攜秀鄴華弟，必伍其徽飛飾，
智睹通隨動，罕見其人，是為一代之棋楷也。及明崔㥄之訪言，就
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當經在邇頤齒，
累德隳行，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后必廉同，頌不忘想，古史皆然。

祖孝徵　叔鸞元景

孝徵雋才雖多，適足之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註臣位
齊初，一時推重，其矣哉。
諱元頊同時供瀉渠，瑩淨如練。二子為一時名佐，祖瑩可謂有
後矣。

念賢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

念賢有始有卒。取狀群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忱篤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郭千仞曰。似整似散。文致綺旎。

辛雄高道穆

辛雄吏能歷職。探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曠。德源雅業無虧玷。素門之所得也。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亦可稱矣。

具此才品。史不悉注。

齊宗室諸王

思好屬乘亂之機，睹旁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逞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静黎，永安以諫爭遇禍，同齊宗之比干，彭城治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易多過。上黨出威淮海，受辱穿窬，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蔡葦之羨，庭芊莜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開明，安被燒惡，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於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情高氣爽，耐慾而止。

賈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

賈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際，任非寵進，功藉勢成，附翼攀鱗，皆為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同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倖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

美輕利重，書法可味。

房謨顯儁平堅唐邕白建元文遥趙彦深赫連子悦馮子琮

郎基

房謨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梁之風可謂世有人焉。顯儁明達文武驅馳盡其智力不違寧處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官。道和美從覇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於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賛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據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寄緫歷古今銓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當所以貴方城之職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宰都公革斯流弊孤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出內有常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識其不能迭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閑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墜。俱運搢蓍趙公之志也。子悦牧宰派舉子琮薄領見知及屋藻繞俱稱尸禄馮澼於蹐貲於斯為盛。慈明赴蹈之義蓋有嘲譏之誚。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為道知司徒聞説意主原心然終屈怨筆矣。

魏收魏長賢魏季景

伯起少頗疏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學博今古才極緫撰雅擬之奇尤為富瞻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録好抵陰私（文人俗病）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説不平之議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正家門未為搆議遂憑附時宰鼓動淫刺庶因鞭撻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忌樹風聲抗言矯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父子雅業相傳抑亦治之義也。

顧提明曰為實録亦為確論。

列傳

韋孝寬

唐 李延壽 著　明 沈國元 閱

高氏藉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挫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咸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干城之託，凍人恃其眾，悉力來攻，將欲釀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遇馮玆雉堞，抗彼仇讎，事甚析骸，勢危負戶，綏馭有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齊人既焚營宵遁，高氏遂忿恚而殂，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眾人之師，玉壁啟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夐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寔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

劉彥先曰：敘雄節勁，堪敵金戈鐵馬。

申徽　陸通　庫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申徽局量沉深，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溫恭，並風奉龍顏，早蒙任遇，効宣提戟，功預披荊，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據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狄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揚延譽之能，蒞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峙和戎之功，楊薦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剪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諒實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

竝起齊狀有踞立鴻鶩之度，中用單平遄滌如蜂腰鶴膝，使人英測。

徐招檀萧互信

徐招檀萧互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竝志能之士也。才人清介，更可紀。

陝文振周羅睺周法尚

陝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哉也。羅睺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還注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

周介生曰：取其直義忠勞，所謂立乎其大者。

外戚傳

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夤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諂斯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晏臨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父子非繼世，權雖妄假，昭信非惟耆門屢道，託於存戚里之地，自致無由，有隋御曆，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業。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

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寔，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巋，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寔、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巋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捨其弟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愛之以禮，可為待戚臣之定法。

儒林傳

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餧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可秋也宇駿績澂康幾淺之於文

文苑傳

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大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

見稱當時者則蘇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北齊書敘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為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豎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為文學傳今檢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可謂清絜

孝行傳

宋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士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列傳及其家傳其餘並從此編併以備孝行傳云

分明有體有法

節義傳

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逦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閭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鄒叢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渇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此玦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隋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陀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誠節節義分別了了風勸之意使人迴思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厥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載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俠起不旋踵懦弱貽狀錄用無時此則已肰往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據往籍述其所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梁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蘇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描寫世風語堪刺骨

酷吏傳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故大奸巨猾，犯義悖禮，郅都、寧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

因餘緒，致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寧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邴有、邸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吴人千曰，君子賤之一語，開人無限悔悟。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遊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濟濟斯藝、有冠裳佩玉之風。

烈女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之陵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妻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可羞）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沾金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寔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蘇同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温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烈女篇云

吳慧臨曰讀到草木俱落即縣爾亦感憤欲絕

四夷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佷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王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已却

其國乃宣天馬既來其人已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矣方朔漢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跡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令各編次倫四夷傳云

程驎稱曰取前人之意而經營之殺密克壯

四夷

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抄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

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百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遣將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人於是分置一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

驕僭未有若斯之盛也及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隳亭鄣殘我云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實帝王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考覈確然歸美盛唐猶見推尊本朝之意

隋書小引

皐陶直臣也虞帝舉爲士師遂臻明允之化夫刑者一時伸抑所寄不可任非其人而況于史乎史者萬世是非之衡也是非頗繆則勸懲不得其用而使人無堅于爲善去惡之志魏徵爲諫議凡上二百餘奏太宗悉納之知其直也俾脩隋史雖囿于時華以綺麗爲宗每露寬行之病然而美刺中情苛溢斯遠亦一代之良也于論贊窺其一班矣卒之日太宗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

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鑑矣夫史者鑑也興替得失具備于是隋書在徵不亡矣紫陽云王魏亦只是直此一字史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抡選　于　沈　琦韓來　較

天中　彭傳讀成學　仝閱　茂苑　蔡方熺涵之　仝叅

光山　蔡　琮伯宗　沈好問及莪

隋書

韓擒 賀若弼
達奚長儒 史萬歲 劉方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徹 崔彭
杜彥 高勱 尒朱敞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侯莫陳穎 周搖 和洪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㢸 張衡 楊汪
盧思道 李元操 薛道衡
煬帝三子
于仲文
宇文述 郭衍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李圓通 陳茂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沈光 魚俱羅 陳稜 王辯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才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 陸知命 房彥謙
虞世基 裴蘊 裴矩
宇文愷 閻毗 何稠
王劭 袁充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李密 裴仁基

傳

孝義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學

隱逸

外戚

列女

南蠻

宇文化及等

隋書目畢

唐 魏徵 撰　明 沈國元 閲

本紀

高祖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都長安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於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

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叙事明晰文亦清駛而簡嚴之法古道[illegible]弃自是愈下史裁若此況其它乎識者所以有江河之慨

煬帝名廣高祖次子文帝即位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
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
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
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
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
才矜己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
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
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

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
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
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
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
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
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
千百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
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慘慘黎黔俱充蛇豕之餌
四方萬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

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
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
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
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於茲宇宙
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祅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
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吳與之曰歲鑒棻於夷朝堤堤可誦

恭帝名德文帝諱

恭帝年在幼冲遇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鋒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短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姚仙期曰憔悴婉篤令人心折不幸生於帝王家一語差堪持贈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贊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夸彝袛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戒康由之而利厲不用自犬戎弒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靜不行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衆侯逆五廟之祀漢帝嚴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至於退讓越於越矣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湯鐵茲橫甚芻狗之棄路若棄前之筵趍儒林道喪詩書為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救貧之獻未還朝制

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患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爲之繳習
禮容皆知順執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
帝興典制而受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魅世祖中興明皇纂
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
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
邈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暌闊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
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辟山祇之有嵩岱
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戚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

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西京以降用相裁準咸稱當世之美
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謬則宋書言之
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
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
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
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
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
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
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

爲五禮云

古今禮制叙列詳明寧其文詞寡而絕雅略而微質迥非佞筆
可辨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秀氣而性情之所起也然其流湎性而不返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採聚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敬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為明也記曰大夫無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意風獻樂情齊淵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歌又造房中之

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南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敘豈雄人

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騤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奢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於志

朱幼柱曰枌扶樂元中明樂制未中樂理昔人以編綸摩言為

難斯則妝戀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

律曆志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賾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覩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衆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帝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通璿璣以運鈞銑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粤在夏

商無聞政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均出度均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周之均天子是毗俾衆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司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矣

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勖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於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於篇云

張公亮曰心敘獻酧文明從容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眾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啟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鬪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曾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常遵取物金行水德祗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違昔者滎河獻籙溫洛呈圖六文搆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晉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帝皇之居太微為五帝

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
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
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有名者三
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
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湮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
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
揔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
坐一百八十二星揔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
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

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
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
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
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
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
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
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
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
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

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
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
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
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
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姚均業四博丽而銓貫有叙其得尋煩領雜之術務信去奇之
要者乎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衆空而鬭隋則鵲巢黼帳火焚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於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求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驅雀乳於空城之側鶉飛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釁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探蒼昊於前驗懸筆鑑於已然垂世立教之意深矣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待令歙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害數貨流通成滑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三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爵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六人之大經也愛自顓頊至於堯舜濟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欽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廉獻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庫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成賦宮宇捫於天漢巡遊騁於海表旱歲險道山年豈秩戶口以之減半逕賦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齔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華庶賦單薄足稱紹述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貴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晴戚人受其獘

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
抵不能傾人產業逮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
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以賚
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
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麗肆情方騁初造東
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
雖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
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
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

天子親伐師兵大擧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埸之所傾敗勞斃之
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
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紡績
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
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
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廚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
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
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
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

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鎰貨動移旬月頓卧墟
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
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
益粗擧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
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
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取用有制者治聚而不通者亂欽貴無度者亡歷觀往牒近乎
隋史食貨之關乎上下也大矣國本民天之說良有所見

刑法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無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為鈇鉞為刀鋸鑽鑿鞭扑夏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風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卿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法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緣道成湯不道炮烙設刑兼禮守任俠仁則西伯欽恤化為四史周王立三刺以不疑弘三宥以刑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荊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縱鼓袁蒐室

尼致譏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青澗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於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閒有一劍之哀芋焦請列里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起玄默遂躁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尉資覇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享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欽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弊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實曰輕平稱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轢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逸與夷翦叔快情寔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臠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指則善惡之本原也能約所製無刑法篇減蕭之書又多溫暑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吳元彝曰篇格巍然雋快之播殊堪悅目若其本要總不踰教化二言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重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遂於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

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於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鄷鎬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

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於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猜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朱紱柱田隋氏紛更無足取者後周林酌古典誠有可觀亦史匠樂取之懷有以存之也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應躔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曆儲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連有帥倍連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藩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彊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弑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逮於七雄競逐二帝爭彊疆埸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嚴險藉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恃狙詐以為彊蔑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於孝武務勤遠畧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邛筰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教遠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職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於平帝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一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

餘弊兵戈不戢饑疫薦臻率土遺黎十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爭彊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屬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於宋齊僻陋江左苻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畧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牂柯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

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刑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彊鄰及於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於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

州為郡乃置司隷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朱篤培曰輿圖之廣莫大於隋然守之不以道二世而失之良可鑒也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褻黷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駮、以至於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蕞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

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爲二○詩分爲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駮○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於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爲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

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初、秘書監

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沈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彊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

疑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悪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内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卽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

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者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葵涵之曰博而知要驗而能裁製則心匠締構偉觀富齊千典涵泳萬細復能定是非明取舍王粲所稱體貞則而不撓理條而有文者殆謂是歟

二十一史論贊 隋書

唐 魏徵 撰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心、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異類心腸自制）、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不賢者有終、賢者反不得以自全、豈非命哉、大意都在言外、令人悵嘆不已、堪與子長外戚世家爭衡、

李穆 李敏 梁睿

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歟、方之魏朝之貞裂、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愧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遘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吳伯昭回見機高蹈可也、見機投款不可也、比方徐王二子將不瞑目地下、

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

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啓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還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斷素如山

于義陰壽竇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誼

于義、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沛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豆盧勣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況及羌回婁功褒節，毫不假移。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

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兹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屬階求逞其欲及醜類墮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先責臣而後責君極為有體

高熲蘇威

齊公霸圖伊始罕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叅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為述恩布先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兎康穎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遠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忝縱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眾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閎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蘇威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王慶虞曰美固當情刺亦稱量先為嚴正之風

李德林。

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慮莫己知。豈徒言也。

時子求曰。質立而文隨之。延見體用綜貫之妙。

河間王弘　楊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

高祖始遷周鼎。九心來附。剖建同姓。維城磐石。是以河間觀德崇故山河。屬乃蹟茅地。非寵遇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榜廣二王。共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父。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咏矣。觀王位居台衮。聲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

延促之跡可耿。又要歸仁厚。則風戒之普沁矣。

滕穆王瓚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　蔡王智積

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其弊愈甚矣、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可憐)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吐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讀結案四語、知敦睦之宜先務也。

高祖五子　房陵　俊　秀　諒

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可□)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眾庶皆知之矣、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之、雖有讒邪、不能間無疑之主、既變二字、化工之筆。

趙貺隨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异蘇孝慈李雄張貺

二趙昕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槃闈珠績固知人之才筭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悦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貺內外所履咸稱貞幹竝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鄴縣公曰才筭分限用人者以此爲準自無曠尸之弊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謇之

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閣或出總方岳朱輪接軫類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竝茂盛矣遠安風韵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爾每存諒讜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謇之神情閑爽頗爲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魏公所謂存其近密此類是也

楊素

楊素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躍，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奕山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始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殲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

約外示温柔，內懷狡筭，爲谿壑之，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亡人之國，人亦絶其宗，孰謂天道遠哉。

牛弘

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遐想風度，亦令神往。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霧雲雨之餘關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冨細卷宮中未聞數篤陽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侃言

畢奮膺田以禮義責人仁人之言也

韓擒賀若弼

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膺千載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將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

藝驍雄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徐致公曰居功為難後來幸也二字有無限提呼在

逵奚長儒史萬歲劉方

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揔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伏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聲振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論功伏氣便有取禍之道卒冠林姦雖非其罪亦爲自貽之感諸將咸得所終此類而觀之謙讓之辭吾敎深遠矣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勳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處警巖廊毅然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

王褒之曰振落自如

杜彥高勸佘朱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穎周搖和洪

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氣懍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佘朱敞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黈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薛仲翊曰天然位置散整皆有可觀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弢張衡楊汪

盧愷諫諍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宇文弢望彼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皆有善始鮮克令終允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循其能不及於此乎

水窮雲起文致嫣然

盧思道李孝貞薛道衡

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從横金獻玉振靜言揚推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鄭起宗曰亦論其才之高下耳遇何足言

煬帝三子

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一有親無心寫出隋家真像

于仲文

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迥之亂[illegible]立功名自[illegible]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頗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時勢實然非為喪師者開一面也

宇文述郭衍

蹇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君所謂不亦曰不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成雲上曰起手四言已見其大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

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姦邪為之折謀者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之隆替抑亦社稷賴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懍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

前載有闇纂之風焉

馮法眷兗諭引生風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子蓋雖有幹局賛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郡邑勳亦難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功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然皆名重當年歒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瑞楸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雖地舊族早著雄名蜀撥擾之民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羽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由折柳楊事義無舉筆力亦矯矯不靡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魚俱羅陳稜王辯

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豈王辯殞身勵獻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陶充生曰明其非罪取其志義固司直之盛心而通裁皆褒無綿音

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吝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讒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連壁如日要終立斷可否屹然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彥謙

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榱桷栱棟，梁其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眾星也。

有用人之責者，不可不知此義。

虞世基裴蘊裴矩

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羇旅，特蒙任遇，[illegible]諛術之賊，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諂言貢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本之心事，瑾固可錄，瑕亦難掩，不然，青史幾不足畏。

宇文愷 閻毗 何稠

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三子失德均以華奢作法於涼之訓何可不佩

王劭 袁充

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譜䌁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助經營符瑞雜以祅訛志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虬浸榮利得不以道顛其家聲良可歎息

退貶不遺餘力務入者宜知所戒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仁基

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趙彥球曰讀此。愈知劉權錢鏐輩之難及。

孝義傳

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卽黃昆弟爭死、而身全、田巽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宗。或甦、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事奇文麗。楷爲崇篇

循吏傳

古語云、善爲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罰。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還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進既往之一眚、遂淪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張公亮曰、平靜二字。便是循吏心法。通章語語秀逸。

酷吏傳

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雜賊、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賤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結得惻然。使人不敢不以爲戒。

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攜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關係凜然，筆端具有爐錘。

文學傳

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德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辯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陳道掌曰。風韻秀篇。

隱逸傳

古稱閑學不事。文詠見情。斯極。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隱非一端。敘得錯落。

外戚傳

三五哲王防閑感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頗窺縱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楊孫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韓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度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劉泰鴻曰文以反跌見奇

前同魏書著使以下皆出叙傳

列女傳

夫稱婦人之德所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吳朗涵曰詞旨激烈

南蠻

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荊、種類寔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晋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許任字曰叔致蒯潔。

宇文化等傳

化及庸愞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豎、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斧鉞之文。

唐書

新唐書小引

唐故有舊史韋述劉昫之所撰也歐陽公新唐書成表語有事增文省之言劉元城聞而譏之是矣夫史之所貴在文不加煩而事自明新書之病正以文雖省而事則晦而不彰耳且夫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以是爲言此作史之弊也然考之當日原非公一手實合衆賢之長若方鎭百官表出于梅公堯臣律曆五行志出于劉公羲叟列傳出于宋公祁而紀志則公自爲之宋公嘗曰唐人詔令皆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鼙似非所宜推乎此言則知裁省之意非獨公云爲然矣議者致以兒童之見訶之毋乃太甚余偶閱野老記聞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噫此其二家之定評也邇余讀歐公諸贊論其淸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

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屈伸變化又非尋行數
墨可得其形似者若夫六書之新舊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甘陵　周承芳燦甫　仝閱　瀛海　范爲極惟立　仝校
廣川　沈　嘉無謀　壽陽　方育馨懷蘭

崔植崔倰
楊嗣復崔佑甫鄭絪韋處厚路隋
元載楊炎王縉竇參
李栖筠李鄘
劉晏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
關播董晉
張鎰武元衡李絳姜公輔宋申錫
段秀實顏真卿
李愬

李晟
馬燧渾瑊
陸贄
韋皐張建封嚴震韓弘
段平仲
孔巢父穆寧崔邠柳公綽
歸崇敬
鄭珣瑜高郢
崔羣

賈耽杜佑杜牧杜悰令狐楚令狐綯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鎛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杜黃裳裴垍李藩韋貫之
劉昌
李光顏
裴度
牛僧孺李宗閔
竇羣劉栖楚柏耆

韓愈
劉蕡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
李德裕
李蔚
李珏
鄭綮朱朴韓偓
盧攜
鄭畋王鐸張濬

逆臣

逆臣黄巢

逆臣傳末

宋　歐陽修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高祖　李姓名淵成紀人都長安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德字為一篇綱領）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之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厭字浮字寓有力）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陳木叔曰經緯相宣不見其機杼之迹辭義雅正所以推爲一代鉅公王劭輩奚蟣蠓哉

新唐書歐宋二公所撰也然方鎭百官表出於楊公堯臣律曆五行志出於劉公羲叟列傳出於宋公祁而紀志則公自成之其進表有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劉元城譏爲失言蓋有以窺其微矣

太宗　名世民高祖次子

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沈及堯曰祖法春秋名史之識紀載之失從古而然往牒稱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此言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矣迺刑志云太宗四年天下斷罪二十九人而六年還至於犯死罪者三百九十人前後何自矛盾至此又隱逸序言遯丘園而不返而陵羽之掾持茶旦出入公卿亦與其遯不大逕庭乎推而上之若神農炎帝本一君也而封禪書析爲二代子士會本一人也而古今人表列爲二等玆非學術之未精乎周志天文嘗以觜參於益州分野奚於地理則又係之於泰而併屬於東井鬼柳玆非推究之不審乎以董宣之忠類不辰豎之酷吏以蔡琰之忘恥妻胡等之列女則所謂論以無據者非迺畔矣此類甚多難以縷舉姑以所家著者附識於玆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絶、其為悪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文字要看來龍結穴、以太宗之治、以太宗之明、二語是為來龍、嗚呼一束是為結穴、雖係小篇、不愧大構、歐史之所以單行良有故也。

天后

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簒國之主、皆不絶之、豈以其盗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没其實、所以著其大悪而不隠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簒漢、而盗執其國政、遂不敢没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氏於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武后之悪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悪之不移者歟、

彭咸學曰、嚴例派文、亂賊見之、能無汗悸。

睿宗 玄宗

睿宗名旦中宗弟 玄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辭婉情惻。警雋處都在開合轉語之間。味之自得。

肅宗

名亨玄宗子

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眞得其職矣。然以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侯之兵。亂合戰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卽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於位以授其子。而獨肅宗上畏大戒。發於誠心。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

秦石帆曰。風刺隱然。皆有裨於人紀。

德宗 順宗 憲宗（德宗名适代宗子 順宗名誦德宗子 憲宗名純順宗子）

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鎭愈驕。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爲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晩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順宗）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爲患者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爲。亦可以悲夫。

陳竟叙曰。前論女子禍人。此論小人敗國。皆補衮名言。

書稱憲宗志平僭叛。遇矣。方其討王承宗也。旣求免。復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說辭。止縛從史。凱旋而歸。遂使承宗款款然無所顧憚。有志者乃如是乎。紀出又忠乎。又嘗學春秋於胡瓊孫復。褒貶稱謹嚴矣。而亦有此恕筆。何也。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穆宗名恒憲宗子 敬宗名湛穆宗子 文宗名涵穆宗次子 武宗名炎文宗弟 宣宗名忱憲宗少子）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封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illegible]）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飮恨而已。由是言之。其餘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吳胡函曰。文帝大致多有可觀。宣宗明察。事皆克舉。其餘無足紀者。

憲宗淮蔡之功。終始一裴度。武宗澤潞之功。終始一德裕。兩事殊。可為任相用人之法。

懿宗僖宗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也。豈止方鎮之患。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議論甚正。讀之可為於邑

昭宗哀帝（昭宗名曄懿宗第七子 哀帝名柷昭宗少子）

昭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宦亂），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用朱全忠崔胤等），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一禍深於積漸，謀論得之大易。蓋古人以慎始防微，恭畏之氣數已也。言外穆朕可思。

禮樂志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祕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太繁）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

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沈及菴曰古潔俊雅真大家之文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殿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典確不冗

天文志

唐興、太史李淳風、淳風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於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

周述任曰簡遠。

五行志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痾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識議正大、膽力卓然。

地理志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顧鍾星曰 知要之言○合於經理○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三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

大功以上親寧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旬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讀者千言試一帖帖三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幷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條

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子孫送兵部準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擧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擧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爲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

試九章二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試綴術緝古録大義爲問荅者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爲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凡貢擧非其人者廢擧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

篇規明整而句法朴雅古奥絶似周禮此文忠得意之作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増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衞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爲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爲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擧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采其綱目條理可爲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於篇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

以授人故常以它官居宰相職而假以它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
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
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
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
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
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
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
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
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

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
入御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
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
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
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
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
領它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
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
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淸[illegible]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

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
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
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
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
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
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
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
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
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

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
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
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宿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
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隷中書門下省而翰林
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戴居衆曰志云百官何以獨中宰相學士之制蓋學士者執政
之漸宰相者百官之領袖也於此得人自致治安之績作史者
有深意非徒逞其博辯也

考核精詳而筆力又足以充之一代大典炳然在目

兵志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都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鎭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鎭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余岸少曰。合方鎭表觀之。乃見其詳。

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鎭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有餘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幷。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東語可爲言利者頂門一棒。

刑法志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

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於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為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

戴石泉曰、筆○筆古折○峭○勁○

讀此迺知刑法至隋而寬簡○唐因其制○遂稱盛、夫○何隋書有秋荼朝脛之譏○天下之惡皆歸○歐公特為原之○仁人之用心也○

藝文志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賛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懸國藏山滑公之言而交重通知人以文傳矣亦以人傳也表章之責其忍辭諉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爲職則一也作宰相表

沈椎飛曰一語結滑盡然其詳見於百官志此則存表之目而已無所發明也現起句甚析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眾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則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雖常倚鎮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作方鎮表

結構完密而中間駘宕多致此楊公手筆文忠因之而不廢今人妄為驕矜務欲著作必自己出亦可恥矣

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凌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挾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然其疏戚遠近源流所來可以考見作宗室世系表

楊誠齋先生稱李唐宗子人才之盛超軼前後代余初不之信及以景公所書之傳讀之如李勉之鯁亮剛介李石之當軸不撓此其忠義之過人也如李賀之七歲能辭章李白之十歲通詩書此其秀穎之過人也元亮之陳疏而多所裨正李漢之言切而多所救補道聖之清白著稱景俊之輕財篤義此其當[illegible]之過人也都督河南而政不苛細有如遼之檢校雍州而發摘姦伏有如崇義更都督而所在稱治有如李渼治江州而美政見褒有如李澄其能於官者若此閨門修整有如元加振恤姻婣有如李巘有父喪而親喪不復識者有如遼彥居母喪而家

心不見言矣者。有如仇高。其奔於家者若此。以至李褘之拓地千里。孝之令揚南海。李巢之單騎造壘。宗道之百騎入賊。與夫復平蠻落如夷簡。轉勞諸軍如李誼。飛矢著身而益勵。流血污袂而不告。拘留於突厥。頡利而不屈。如李渙李澄之徒。是又以身當國。竭忠盡瘁者。又何如。景公推許若此。令合唐書所載表論觀之。良不誣云。

宰相世系表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作宰相世系表。

沈豈亂曰。其文約以達。使劉知幾見之。當必采入史通。

宋 歐陽修 譔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十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經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與。表端不忤於朝。外言不內。諸闡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炎、則情與愛遷、顏辭媚悅則事為私、奮柔易奪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惎之。狡謀鉗其悟。未衰誓撻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欽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嬿溺之私。奔閱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痛詆之言。又何風艷也。

后妃列傳

武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階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溪蒸於朝斜封四出政教不一既構殺帝引睿宗鬬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朱細柱曰精於義例故畫而不激緻語意主懲勸深合左氏後經終義之法

宗室

景元子孫豈草昧之初衆逐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擧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誣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襍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絶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絶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悍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則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

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囿泥古、雖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欲而居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集縣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劉羲鴻曰、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千古不磨之論、可息聚訟、

叙有倫次、議有關鍵、文之規局、巋然崇峙、

三宗諸子

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弒、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若天殺其德而絕之、何耶、彼固自絕於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避帝、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周五溪曰、馨獄之報如此、人主安可不謹身修德、而默天宇、如雙眸湛水、

十一宗諸子

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閤、雖以国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輕、運極不還、與唐俱斃、肰則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始、仙期曰歸之曆數、是達觀、是平論。

諸公主

婦人內夫家、雖天姫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傳昭之亂、與叢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甍年、粗得其槩、亡者闕而不書、獨昭大義。

李密

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千、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越而西。宜其亡也。狀禮賢滑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矜詐。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如此方令密心死。隋書猶屬膚揣。

王世充竇建德

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讎、毒摩盗尨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蔚。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太陽爝火之喻。古人良不虛也。

劉文靜裴寂

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驚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舉武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事晚顯外者易乘通者難踈故文靜先被猜望誅寂後坐訞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沈鵰山曰判別罪狀使人帖首。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秦瓊唐儉段志玄

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媿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棄蔭不從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頗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縟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薛仲翔曰快論快筆

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許紹程知節柴紹任壤丘和

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燄有以動物悟人者故士有一槩皆樵欬雖而附之若榱桷梁柱以成大室又貫樞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耶然皆能禮法自完賢矣哉

好舉寓言外見浮臣宋度置之妙有以善其始而持其終

李靖李勣

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權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烝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已畏禍從而濟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國氏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

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傅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王順渠曰小人受恩如泰山可背而背之矣至於一言之怨則銜之入骨沒身不忘也太宗之出李世勣也告太子曰徘徊顧望當殺之耳此言世勣必聞之矣故受詔不至家中去銜此一言淺入骨髓平生君臣契分皆亡之矣武氏之立世勣豈不知其不可然所以慫惥以成之者正所以報太宗疇昔一言之恨也嗚呼小人之恐如此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大臣之讖正人之言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君羨

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敗於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學后引以自神頗不衰哉

錯落搖宕若煙銷風帶

高儉

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伐閱顯者至賣昏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爲衰止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訖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

居必正曰頹風相扇從來彌甚公爲此言其所磨厲者遠矣

高儉賓戚

高賓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開跡名臣壽榮無寵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遇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嘆哉賓宗自魏訖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遇厚矣

論人論事必歸根本故卓然可垂

房玄齡杜如晦

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道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張把晏曰代天名論室書一通於政事堂之左

魏徵

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綦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短篇難於曲折瀠宕讀此迺知公之所長政在是

馬周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裁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於立事而周所建當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宦矣賦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襃貶在言內又若在言外史之所謂微辭

諱收

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播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出命布衣擯然列置上衰諱收雖黍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頗不善哉挺脫節流落蓋有致而然直言太宗善用人無一語及收之才而收之才僉見大中書令唐之宰相也才堪作相則收有大過人者矣正題反做文章妙訣也

劉洎

劉洎之才之契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頗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權其衆為媢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僉論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此為君恤其明非為臣悻其忠也使人盡以言為戒則國家無有効忠者矣讀史者要當於此際想見古人立言之意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程際甫曰、禽狐之喻、嚴於兩觀、

蕭俛

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閑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萃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覉、相挺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古今以來兵禍不一而俛尤禍）

不明於時勢者、不可以論事、公仰觀往迹、若在指掌、只是識見淺遠耳、以此作宰相、可殺靖康之禍、是以考世君子、當有隱恨焉、

蕭瑀

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趙君晦曰可為蕭氏實錄。

姚思廉

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擧京師、森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主、奮歘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駴駭自郤、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擧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李大雅曰語語英挺、有紫電薄之。

岑文本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姚思廉令狐德棻

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蘊藉德棻之藻章濟治世華采而洪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寧無賢以不用濟亡不必多賢以見眾興夫典章圖史有因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隙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端雅鑒裁用賢右文尤為偉議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內讜言而世長等侃然獻忠時主方寢聽籍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倩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漸視前人之為備以經論期禁故時時遭斥謫為所親昵非言有巧拙所遺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於心而疑責玄素其何赦哉此士豈辭不欲傳太子諫矣人主喜憎益壯之故明列如畫時之為義大矣哉有言責者不可不知

于志寧高馮張行成

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首揕胸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李涵昌曰有其心又有其術故全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恐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雞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明于大勢)不可支然瑗濟儀琰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張元仕曰讀一結方知全瑜之難昔人節取良以是夫

夫高宗之昏其餘割枕席之愛以拱手聽命于諸公乎武氏媢悍如此其肯低首回心終為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紀顏敢諫之為忠殺身成仁之名義尊守名教之為賢不知遠以增武氏之虐焰而引之滔天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為周然後知其罪不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諸人矣彼其敢於肆毒興羅織誅殺宗室大臣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其時盡如陳平絳侯畢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必有所以自處者矣卑吾此論不為無見但名教高于責備李勣一言喪邦之罪烏能辭云

傅奕呂才陳子昂王無競

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恕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明堂祖宗配饗之地太學倫紀自出之原子昂武借是以動女主之良心其立言則有機權未可以不用而抹殺其苦衷耳

劉仁軌裴行儉婁師德

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惺惺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耶

用句如用兵有置之亡地而後存之妙

諸夷蕃將

夷狄性悍圉。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遏。蓋巧不足而拙常有餘。觀大奈等事。各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趹跌光顏輩。裂奔無窮。惟其誠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無有顧望。夷人難之。大爲蕃將生色。

郭孝恪王方翼程務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王晙

唐所以然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爪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鄰。獵取其國。由庫豕狀。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燮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醫所不能邪。括功名之地。則綽綽矣。

遇又嘗曰妙有餘地。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夬之以寵。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姦人銜怨仇皆以選蓋所謂諠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然太室曰。如此人。如此文。方可與日月爭光。

雖必共濟。始有其功。武氏司晨。舉朝皆其腹心。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險難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裴炎劉禕之魏玄同李昭德吉頊

異乎。炎之晦於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梓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道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獸一情。匿匿析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矣遠矣。禕之玄同。為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起浮實乏。中復由折。收極淪遠。文勝文情。亦云偏矣。

韋見素

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捕害溫以激其亂陰勸蜀幸挾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眾非也

梁欽先曰驚提無前筆力橫絕旋發幽微不減岷峩之嫵

張廷珪韋湊韓思復辛替否

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寂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直者遂之以蕩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餞術觸莚皆中時病非所謂賈直自禁者也至渤爭晏朝諫方士甘序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款危不得不爾賢哉

無數層折而無咯咯難了之處大文所以獨橫也

徐有功

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故雖處猜后酷吏之閒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詎不信夫

張爾公曰奇崛

白居易

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閒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文多引述時出斷裁井井然屹屹然良史構也

五王

五王挺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籍（胡說）以為威，何其淺耶？黨牙一除，為韋后豎兒所乘，劫持羈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與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張柬之等雖機昧先圖，厥功難掩，薛季昶之言，不在耳乎？若非神奪，詎至是哉！觀史至此，浩嘆竟夕。

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王琚王毛仲

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宜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欿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宋（有識）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趙子函曰：處此者極難，必如師之上六，謙之九三，而後君臣之義交盡。過厚偏薄，俱非得中。

魏元忠韋安石郭震

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搘拄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韋后盛主、以柔弱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參殺云、

孔居美曰浩浩落落。有疎越之致。

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

異哉。玄宗之惡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驕。而寄驕以奸利。夫之則邀利以喪驕。姻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式稱帝不以罪淹才。益可惜嘆。嗚呼。力士誠腐奄夫、庸人、不能發揮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既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於不明。身播帳厭、信自取之歟、

熊渭陽曰反覆折辯。情致淋漓可誦。

姚崇宋璟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常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蓋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錢疑庵曰。張說識用退而姚宋相。珣兪銑諠退而黃裳相。唐之興也。勃焉。棟隆吉之效明矣。

相品相才相識相業。姚宋可謂兼之矣。以匹房杜。奚忝哉。

蘇瓌張說

說於玄宗家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未幾希。何獨說哉。至於以利遷敗其家。若瓌頲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劉鳴卿曰。渾雅平直。有陳魏遺風。

只以一語找出瓌頲。其勝說處多在言外。局法變極。

魏知古張九齡

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 (如畫) 至其半則稍怠平而漫澀不振也 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 元老魁舊動所尊憚 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 力不難而功已成 及太平久 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 倚而易之 志滿意驕 而張九齡爭愈切 言益不聽 夫志滿則忽其所謀 意驕則樂軟熟 憚鯁切 較力雖多 課所效 不及姚宋遠矣 終之胡雛亂華 身播遐陬 非曰天運 亦人事有致而然 若知古等皆宰相選 使當天寶時 庸能有救哉

朱觀以曰 傳神寫照在箇中 亦在象外

鄧玉亭讀蘇子志林論唐明皇不殺安祿山為盛德事 恤其失言 及議九齡執法 不如魏絳之戮楊干 釀成唐室亂亡之禍 知言哉 方張守珪上祿山於朝 以其失律喪師也 夫喪師失律 國有常刑 時九齡為相 佐天子以靖四海 當據法行辟 不必以反相預料之也 是滋人主之疑也 其心必曰 汝疑其反 吾恤其才 反形未露 而輕於棄才 吾不為也 嗚呼 此九齡所以雖有忠言 卒不能回明皇之心也 夫人臣之職 莫大於執法 法之不執 風度安在 雖有千秋金鑑 懇懇致忠 亦何益哉 古[illegible]樞之大臣處天下事 有識不可無斷也 附記

張嘉貞源乾曜

開元之盛 所置輔佐 皆得賢才 不者若張源等 猶慊慊事職 其進明 有足稱道 朝多君子 信太平基歟 張氏三世宰相 然罷有所窮 嘉貞窮於俗 延賞窮於忮 弘靖窮於權 惜哉

李右皇曰 義正而語趣

崔隱甫

嚴挺之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從亦各中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峻節介操。如蒼松翠柏。歷四時而不改其色。

宗室宰相

周之卿士周呂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妄缺、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揖職。稱賢宰相。泰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祭國長久。嗚呼盛歟。

親親用賢、治道之大。特有世輕世重耳。千古自不可廢。唐德敕信比隆於周。當非溢筆。

劉知幾吳兢韋述蔣乂柳芳沈既濟傳贊

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挐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裒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可為永慨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作史之難如此。彼未晰乎三長五難三等四患之說者。安可[illegible]

劉芸香之署。纘述諸疵。形容曲盡。堪繫歎而噓。

王忠嗣

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棄石堡之得不償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周子瑯曰。伸縮隨心。自中音節。佳甚。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侈心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盤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剩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媢以相屠胥四族皆殘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然茲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利害禍福原相為倚伏請至權媢相屠溪快好還之速若其隨物寫照行乎所以自然文之化境也

哥舒翰高僊芝封常清

祿山東向闕號虜乘天下忠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蹂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奔洛上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於軍僊芝棄陝守關道賊西嚮以棄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蔽然哀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褫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殲之耶彼二將奚誅焉

柳介庵曰藉口之事朝家絕不可有玄宗處置若此令觀史者寒戰不已然卒幾而後完宰非天哉

李光弼

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毅有守遠祿山變授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邪方擾決徇國天下凡庸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將之不幸歟

弼死於讒讀之髮指然漢書有張安世二疏傳何不三復也明哲之味自古難之

郭子儀

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存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惎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懟以至誠待恐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汾陽德業千古無兩經歐陽洗袪更覺俊偉人以文重果歟

房琯

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既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王晉裔曰柳楊跌宕神什其間文久而公名愈盛其實有以勝之爾

李泌

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並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寄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尊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撮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王頎集曰鄴侯之談神仙猶子房之從赤松不知者以為誑其知者以為有所託也要之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耳文忠實學正品一切玄虛之事絕而不取於泌多疑詞卒著其先機安儲二節可以見矣

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

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兼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識否冕明暢省科不知大體理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於時故堅人使人也蓋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乱中人之賢與

張無枝曰起伏抱通之妙尋之無迹神矣

崔植崔倰

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微機不知其漸而發也乎北撫緤縱虎狼馬一日而出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後杏財資賤又皆章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悖謬其謀惜哉

誅絶之詞又極風流跌宕才子臨文無所不可

楊綰崔祐甫柳渾韋處厚路隋

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渾策吐蕃必敗，代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昏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嫌以危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顧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李篤侯曰：如入栴檀林，片片皆是香氣。公書此，當一快也。

代宗欲致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曾不崇朝而黎幹在寬、郭子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也，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不出於安而出於强，是三人者肯心服而承之哉。幹與寬可强而服也，子儀可强而服也乎。人自化三字，描寫入神。

元載楊炎王縉竇參

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遭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剪闔戶，城原州以謀西夏，運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陰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東國，維繩逆為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碰，命於遣蔡臣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鄭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而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濟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諫哉。

李卓吾曰：元載亦權術可用，然代宗初失國，倚恃魚朝恩力，而卒受制於朝恩。及誅魚朝恩，寔得元載力，而卒受制於元載。歎則為人主者亦難矣。不用不得，用之又不得。是以郭令公心存，如青天白日，人主難違信也。而況如令公者，古今天下又家幾辭者乎。吁，非大聖人孰能當九五之位歟。

姦人多才為患，可作誅心露布。

李栖筠李鄘

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鯁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淨相不願拜非剛者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足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倪對宇主論骨節珊珊肰作醫

劉晏第五琦班寵王鉷李巽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怒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顧再衆曰此真經濟大作用非言利小夫可及

關播董晉

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懦弛苟安，縱欲以恩信傾賊，逆時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君擇相，相擇人，則治；反是，則敗喪，因之可不慎歟。

張鎰　武元衡　李絳　姜公輔　宋申錫

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終元身。益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挽。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懈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俶稱等矣。公輔隙開而循納說，為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陳遵掌曰：勵忠堅善，可作臣訓。

段秀實顏真卿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大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言。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分表合贊。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公之所存者然也。

李愬

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沈君房曰。語語古峭。如懸崖削壁。不可攀依。

君臣將相成功。只在知人能用者乎。蔡一事具見其効。

李晟

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猘河南李希烈紅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難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勢是宜有後哉

忠貞仁風藹然可仰退以免禍可爲千古功臣藥石

馬燧渾瑊

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無不感槩用命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淨田悅而不取唐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務始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賊閒出巖下進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參差曲折亦復淋漓排宕氣昌而局警

陸贄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彌極。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涵刺)也。(斷千古之疑案。真良史識斷。)世言贄。自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為魏徵易。為狄仁傑難。為仁傑易。而為陸贄更難。蓋徵事明主。仁傑事暴主。而贄事暗主也。

梁州之行。求贄不得。而帝泣。贄不以為讒忠州之貶。終其身不還。贄不以為已出。不然。則如魏元忠之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之晚節。而安於泛泛。皆損其剛方者也。贄忠節炳炳。獨以諫論顯耶。

韋皋張建封嚴震韓弘

皋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乘機。皆為國梁棟。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汩汩齪齪而腐可也。皋弘雖陰愚。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顏鍾星曰。切要之言。使人感悟。

段平仲

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逸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逆晃而天下之務繫焉。幾矣。德宗咨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旨。懼失對。而猶以亂名。何哉。下知所賊。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而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史道障曰。其義取諸大易。一經點染。何其清嘉溫秀也。

孔巢父　穆寧　崔邠　柳公綽

巢父仗正義。觸虜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蓄術以肆仁而勇於陵方重。總優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耶。穆崔柳代為孝友閥家。君子之澤遠哉。

呂厥虞曰。代有孝友。堪冠世。播其榮也哉。

韓崇敬

韓愈稱鄉邑通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來拜以蔽太重方是時公卿無辨愈之賢無有折其衷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為哲蓋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專於一時之稱禪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指之為媚斥之為妄所謂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者也言可不慎哉

仲尼為聖之至揚之不加尊抑之不加損者也東漢孝章帝幸闕里祠孔子語孔僖曰今日之祠榮乎曰屈萬乘以重道主德之輝也臣何私榮帝笑曰非聖後焉為是言乎青史至今嘉之崇敬伯高倡其鄙說貽譏千古可笑甚矣

鄭珣瑜高郢

王叔文雖內連坩尹外衙姦回以撓天權欺是時太子已長朝無璪鑄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戮狀引東宮監門執近款文集其力不難顧循畏苟安所謂爲用於柳者矣珣瑜一念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

陳風人曰可爲不爲非惟無勇是無識也不足輕重何得痛快

崔羣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於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處之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乎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遠亂也視禍弗慎忽傾弗支侈然自慰曰我易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於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為黼所以講極倨也

備曰字三轉波瀾而議論雅飭老成文史拄擷者矣

賈耽

耽佑楚皆悖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通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皆中而下者歟悰綯世當國亦無足議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伍之又曰弾撫懲然比於化瑟

裴延齡韋渠牟皇甫鎛

裴延齡引經諠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寄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泥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小人聚歛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畏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

陸王井曰斷以大義君臣交執其咎嚴哉

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憲宗柄用利臣時無敢執而爭之者君德之成敗同亦有幸有不幸歟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叔文佔佔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元等挽御從之徹幸一時貪帝病係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媢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黃吳中曰聰質性成小難無大然人之自勵何可不出此也

王鳳之奸深甚於石顯皇甫鎛之西邪倚於叔文漢成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之即石顯唐憲知惡叔文而不知鎛之即叔文何其遠哉

杜黃裳裴垍李藩韋貫之

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駁議韋貫之忠實皆足稱天緯經
國體撥衰舊王蕩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昔子
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漢名事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
至於忠烈光然則不可掩已

王幼章曰色奪鼎彝獻訕金石

劉昌

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
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孫甥張俊守西北未嘗
內顧拌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國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
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
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
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纍
於世寧牧未之思邪

用兵之際僅有出權事以成功者殺甥全城志亦可取要之史
臣所駁其理長其辭直不能奪也

李光顔

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顔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顔，憑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顔之勝，愬焉能奮哉。

唐表臣曰：愬之功顯，顔之功隱，安可無此追論。

裴度

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駮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俾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釁鑄詆，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蟠伸傾沈，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畢九一曰：君斷臣任，功以之成，知本識大之論。

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宮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异浚凋之內。然則二君其如革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信矣讒之不可去也。魏尚漢之頗牧也。文帝棄之而思趙之頗牧。裴度唐之蕭曹也。文宗棄之而思漢之蕭曹。是何異燕薊之人不貴[illegible]而貴東南之海物，蠻夷之人不貴[illegible]而貴中國之綺繡[illegible]不自知其敝也。可笑甚矣。

牛僧孺李宗閔

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落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險邪。挾浮躁。詗渡辯給。國無足言、幸主昏庸、不底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孫謀仲曰、名曰盜儒、醜詆已極。然有其實矣。當不云苛。

竇羣劉栖楚柏耆

詩人所譖人、寔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肆訐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耆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孫涵紀曰、刻畫入情。

韓愈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蛙蠅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劉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模劉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梧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及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婾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楊誠齋曰孟子之文辭約而意盡不為峻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也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然流轉魚龍鮫黿萬狀恠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悠然之光蒼然之色亦且畏避而已論中汪洋大肆政謂此

朱幼柱曰功玆子與足確論非推高語

劉蕡

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槩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䟽直矣戒帝禍言而身誦語於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減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先者庶其紓患邪

凡有蕡之忠者不可以無此術何也直可也䟽不可也

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

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脩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逆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廈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竭所乘天果猒唐德哉

訓非不知用北軍除閹豎為易但恐蹈拒狼進虎之誚驅市人而戰以取淪亡浮躁寡謀邪何可逭耶然其心猶足諒耳

李德裕

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朱紫亂和頑相閒於前而以衆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為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伉從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馮璘仲曰貴裕之辭極正極切為滑不悅首心服

李蔚

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竊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雅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為一條據之不疑掊嗇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欺黯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意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胥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為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復之興衰無知之場乃庇百解之誚以死宜哉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屆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為徇嗚呼運痡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書繼以骨其惑滋甚荊州表過於激烈此則以嘻笑為諷諫入人於不覺

李玨

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小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為邪

英而猜暗而不疑兩者皆識然猜主威福繇己暗君高下隨人與此毋寧彼

鄭綮朱朴韓偓

懿僖以來王道日衰厥序庠尸塞朝隱人遁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愎庸奴乃欲鄙横流支已顛宰不殆哉觀綮朴草不次而用捭豚臑拒猛牙趣亡而已一韓偓不能容況賢者乎

塊然二字調笑甚於毒駡矣

盧攜

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逆春戌鎬而西。易若舉毛。可掃朝無人爲。唐將亡攜爲之鴟梟。宝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快心語

鄭畋王鐸張濬

唐之季。嗣君暗庸。天厭其德久矣。然人柄朝廉。操不乎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欣亡。悲夫。

恤鄭王。悲張濬。文情壯憤。

趙匡凝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蓋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大順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匡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猶為朱溫所翦、蔑遇於夷狄、荊舒之為害也甚矣、

許公謂曰、都襄陽避害則可、進取克復則非其宜也。

王重榮

以亂救亂。殘亂者能之。以亂救亂不能救亂。陰賊者能之。蓋救亂以霸。服而假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遇天子出奔。雖識宗致仆偽、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而得之。不報。朱全忠而為全忠。株絕其嗣、宜矣。餘皆廝奴下材、無所譽責云。

一著從手、滿局皆輸。可無識哉。

楊行密

行密興賊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雖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旋視朱温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牖下。可為長太息矣。

張同人曰無霸材一語斷得心服。

高仁厚田頵朱延壽

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頵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覲尊大。亦已妄矣。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三子定案。非苛求之也。亟發明田頵之謀。如鏡如刀。

二十一史論贊　唐書

宋　歐陽修　撰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忠義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豗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歆、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二公忠烈。不必煩言矣。張真源功在全唐。此贊亦能著之。然非稟天才明大義。安能成其奇節。故必合睢水之斷。乃爲當爾。

孝友

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久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父亡廬、墓、有、虎、依、依、之、焦慷爾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狀貌後娶、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疾刺左手墮而終及循、進昭截左股、虔于墓、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閱木木書悉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四人名類著、詳見于篇、伍從父曰錯諸有奇色消骨事與文皆傳。

隱逸

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跡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然於誘、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塗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裒可喜可慕者、類于篇。

盡情肰利而抑揚之妙、尤見於心目。

循吏

唐興、承隋亂離、剗祓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樂。肅宗時、擇諸道判官、其職察州縣閒、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嘗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網嚴酷吏、懲無良、厚改化之、卑奇饒之風、爭以惠利顯。循諸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閒、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粵爲太平、世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治宜以著厭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勳閥著者、名見本篇、不列於茲。

陸五井曰：輕受必數、亟易吏安得良。其弊自不擇始、故論中三致意云。

良法美意、前史多能道之、而一段貞醇古茂、際及肖幼之風、惟公有其全、懿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固非浮稱。

儒學

嘗論之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於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止盜賊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聚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行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論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為儒學篇

今長民曰師日少而治日多文學之不可已也自古而然矣公

侍論重事功是葉子與氏之教

啖助

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剝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寖興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外然倚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諸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

今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固之罪小誣之罪大懸此嚴條後之為助者亦可以惕息矣句法連環擺宕有風吹羅帶之趣

陳京

德宗敝政秕閒架借商錢宮市為假息順宗為太子欲極陳之聽王叔文之諫而止其從如此區區之臣冒顏而闕諍難哉其繼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開冒欽之令有於賊臣咸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异皇甫鎛諫者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利臣罪不容誅矣為之主者知而不敢言明而旋復斂愚比州史稱京昭質千古可不堅哉文情八轉抑揚曲直極頓挫跌宕之妙古雋渾潤簡而化映

文藝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閒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淫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亦不一於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用且聞繹優游興不及排怨不及諫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先立德而後立言本之古訓其文工琢而不俳偶進宕而不達

倆蒼嚴渾永。色味俱佳。

漢以經術造士、其敝囿儒術、緣飾吏事、非不有浮也、然阿附從容、諂諛順旨、則弱天下之氣矣。唐以詞章取士、其敝鶴膝蜂腰、歸心綉口、非不可喜也、取青媲白、駢四儷六、則破天下之氣矣。文以氣為主、關極世運盛衰、可不慎乎。人記

杜甫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沈勁雨回、精卓斯美、居然風雅之宗。譽不失實、是李杜知己。

引元韓二名公之言為証、文有據。甫以詩專家、乃將並極千古。今人無所不學、卒取敖槃之譏、殊為可笑。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濫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至述知果無等，詭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技以人重，洵爲宏論。

烈女

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不必然）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獪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伍運城曰：只玩其起繳，知本見大，卓然名言。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冒語大而寬警）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鈇及玄宗初年法行近親梟表務較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附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賴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衰哉代德而降閹尹參錯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戚啟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溆之忠非緣內寵者自見列傳云

立言肯有體要起手四語已挈其綮通篇敘議相間峯迴路轉文境悠深又層層照應前冒句法完密故佳

宦者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掌門閣三曰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成何體）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籍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

戚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憂歎以弑殞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由懷參貪黨類熾滅王室從而潰喪餘猶灼火攻蠡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劉柔情易遷執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獍不神天與之昏未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存之篇

典而核快而切小人之禍以漸而極殊勤履霜之戒

東漢宦官之禍始於鄭衆李唐宦官之禍始於高力士而唐之禍尤甚於漢漢之禍及於士大夫唐之禍及於天子何者在漢則使之預政在唐則使之掌兵其禍之重輕固若此也

馬存亮

楚郎公辛不敢僻居而忘父冤昭然之世而單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更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梳之詩者何其小哉

吠子之辭不難遇抑前芳文人多有此習

宦者傳後

袁紹誅常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丞相血軍容甘心焉而未滋纂唐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擠奸人則大臣專王室卑矣漢唐相去五百歲産亂取亡猶蹈一轍非天所廢而人謀洞刺乃然耶計贈兮曰驅狼進虎之喻未若此論之明切也

酷吏

太宗定天下留心聽斷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半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是時州縣有良吏無酷吏武后乘高中儒僭盜攘天權畏下異己欲脅制群臣摧翦宗夫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背奧逵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驕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幃闥而天命已遷猶慮臣下弗懲而六道使始出矣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之吏以嶮責痛詆為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蕪槧拉脅截爪縣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暝號曰宿囚人苟賒死何求不得陛下不諫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自必上下其手希合盛旨令舉朝脅息謂陛下朝與為密尸與為讎（大雅、文）一旦撟逮便與妻子決且周用仁昌秦用刑亡惟陛下察之后寤獄乃稍息而酷吏寖寖以罪去天寶後至肅代間政頹事叢奸臣作威渠儉宿伕頗用慘刻奮然不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嗚呼非（理論）吏敢酷時誘之為酷觀俊臣輩休利放命內懷諂

天。
又張湯郅都之土豈云
亦縣之朝始有婪酷之臣歷稽往牒百不失一論云非吏敢酷
時誇之為酷非為彼開一面致深責于其上之辭也評覽篇局
有體有情允稱雅正之構

藩鎮

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爪分河北地付授
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
獻於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利怵
逆汙淫使其人自視由羌狄然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
不為王土當其盛時蔡附齊連內裂河南地為合從以抗天子杜
牧至以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賊得之故天下不安又曰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廿二單不俟訣）
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寬岸柳揚自以為廣
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
乎止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自河以北蟠城數百角奔為寇伺吾人
之顏頷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驍亂吾民於掌股之上今者及吾
之壯不斷撿取乃偷處恬逸以為後世子孫憎詈疵根此復何也
蕭甫曰低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衛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
而不撓外而不拘犄猊虎依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
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
之間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於是闊視大言自樹
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

之觀聘不來凡扶抉之逆息虜擲皇子嫡之地益廣兵益疆僭擬益甚侈心益昌大曰名號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裂以飾其志蕃鎮稱同日而起磔落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淆軒翥欲掠效者往往而是跋還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鈕小者惠來大抵生人汕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懟懟則爭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哉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猜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凡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特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一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雖然迹其由來事有因循抱之輕重視人謀臧否然今取擅興若世嗣者為藩鎮傳若田弘正張孝忠等暴忠納誠以屏王室自如別傳云

唐之立國女后淫惑於前胡雛傾敗於後閹宦溺亂於中藩鎮跋扈於外而又以盜賊翦殄其宗自古國家之多故未有若此之慘者豈非作法之不臧有自來乎公歷指其君臣苟安自得之狀足令後人嗤指相戒

魏博

田承嗣幾翁矣、李寶臣怒承倩而釋魏、建中之際、三將軍持銳彌血、功無成者、四叛逆鄰、兵結難作、天子不能守宗廟、倖及弘正、去汙入朝、數年後亂、唐。終不得。魏。與夫監刀縱齊、魏為輕重、沈彥方曰、魏非唐之魏乎。終不得一醫。特寄也。亦微歸之。

鎮冀

朱滔、王武俊、南面稱王、地聯交晩、及訛僭天子、滔將應之、當時危矣。賈林、以一語寤武俊、軌兵相仇、析幽薊之銳。訛失其朋。不出孫城。於底綏夷。用林之功、賞不及。唐德宗為不明哉。林、得此贊、即不賞。猶得與子儀存周旋著天壤、腐何傷。

盧龍

朱滔貪其兄泚入朝、及引兵東歸、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兄融再浮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明也。

明戒之辭、曲折有致。

宣武彰義澤潞

停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理人不能知、唐中衰、姦雄圖肥而喬擧、翹趙燕之地、葬爲盜匪、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香。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嘆、以奪厥明、寧蕭倪崔植等謂耶、

歸咎君相、是春秋正義。

突厥二

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罹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悲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為強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驕甚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險聞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歸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籌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決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係於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寫敗虜得策千古如覩文更有氣燄

吐蕃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雖聖人不讓玄宗有道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為外憚守成之良資也

吳伯昭曰外寧必有內憂故專意於自治王者不治夷狄豈忽之也哉守成亦不易其在斯乎

回鶻

戎狄資悍鷙、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共功、葢疏而不戚也、太宗初興、嘗用突厥矣、不勝其暴、卒縛而臣之、肅宗用回紇矣、至略華人、辱太子、宫殺近臣、求索無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隣、所謂引外禍平內亂者也。夫用之以權、制之以謀、惟太宗能之、若二主惴侮、狃而狎之、烏勝其弊哉。彼覘之、則責償也、多憸而不滿、則㵼然化、以仁義則頑、示以法則忿獉我、險易則爲患也、博而慘痳餘以野葬、何時可哉、故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信矣。

巢端明曰、戎狄性情嶔難制化、寫浮淋漓痛快。

沙陀

沙陀始疑命天子、仰哺於淹、世業血助征討、常爲沒兵雄、至克用遂王室亂、逐有太原、虜性悍周、少它腸、自負材果、欲縱橫天下、而不克也。兵雖勝、然數敗、地雖得、輒復失、故襟視帝叔、淵編頭盧汗、偷晏待僵、不亦鄙乎。賴其子慓銳、抑而復振、及時提兵、託勤王者五族、然卒亡朱氏、爲唐滌恥者、沙陀也。使克用稍知古今、能如齊桓晉文、唐遽亡乎哉。

龔當時曰、克用有桓文之資、而自蹈偷鄙之轍、不學之故也。惜哉、武人棒喝、贊中抑之引之、來壯思柔。

契丹

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纍相逮於廷極熾而衰厥禍內移天寶之後區夏痍破王官之戚北不踰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遂於亡顛不痛哉故曰治已治人惟聖人能之

李篤侯曰說到衰時風雨暴至令人淒䀌欲泣文章能移性情此類是也

東夷傳張保皐

杜牧稱安思順為朔方節度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疑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皐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皐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皐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亢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權於保皐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世稱周召為百代之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儻乎不以怨毒相愁而先國家之憂晉有祁奚唐有汾陽保皐孰謂夷無人哉

借汾陽形出保皐極占地步史分予奪之斷惟恐其有未盡也

語語帶生氣蒼鬱古朴風力不讓秦漢鬥人

西域

西方之戎古未嘗通中國至漢始載烏孫諸國後以名字見者寖多唐興以次修貢蓋百餘嘗胃萬里而至亦已勤矣然中國有報贈冊吊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開元盛時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鎮出北道者納賦輪臺地廣則費倍此盛王之鑒也

陸王井曰摩往之費以漸說入次第透迤至末急繳一語極切視之蓋

南蠻二

唐北包諸利西滅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威制夷狄方策所未有也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餘年及其亡也以南詔亦曰患此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夷狄先諸夏也禁制於此患生於彼凡事皆然王者不治夷狄深有見於斯也

結束警峭小篇之冠

姦臣

木將壞。蠹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用韵語]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嗚呼、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危險之音。節險而啟楚。

叛臣僕固懷恩李懷光

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汛掃燕薊、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可原]其所、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為讒人[可原]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肰。讒人[平]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所載人事頗多。贊中以百字囊括之。可謂密而整者矣。李卓吾論二人乃心王室、匡匡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於讒臣之口、逆驕憤至此、非可與逆賊同比倫也、此憤語。亦公評也。堪與史贊互相發明。

叛臣李錡

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賦之也。德宗平朱泚、京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賦取猶不息、劍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盜庫物、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人人憔悴、忠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持符牒、口含詔令、取濫繒悉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遁去不出、列壁閉者、惟粗雜苦窳而已、又有驢驅入禁中、盤所車轝、貴者不平、因共毆爭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藏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舊貞固錡等論其事、卒不知所顧慮、鐵之利、以養兵爵叛、曾不及應有司之吝、遂害。

姚仙期曰、王者不言利、然利權又不可假人。

讀此當知其故、又知所以制之法矣。

逆臣

祿山、思明、興夷奴賤、俘假天子恩寵、遂亂天下、彼雖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於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米滂之周朱、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許仁百曰、稱引明識、頗有諷諧之趣。

逆臣傳黄巣

廣明元年、巣始盗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着黄、明黄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巣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之、大氐皆巣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戒石生曰、半疑半信、姿韵獨絶、

逆臣末

唐之亡、諸盗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流徳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盗並出、歴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王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孫謀仲曰、結語拈出正旨、令人躍然、

五代史

五代史小引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脩于此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嘿然議者因并訾其晉出帝論似為濮園而發天文志書祥不書灾非春秋之旨嗟乎是烏足以知公者哉先是五代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脩之為書一百五十卷歐公又加讁焉僅存其半謂之新五代史褒貶嚴正槪其立傳之例專祖誅心呂方叔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以視范質之通錄陶岳之補錄王溥之會要張詢古之新說不啻星日陵岳之異姑無論其全文試取諸贊敘之猶中發外挌力馳騁而無駁雜之說國史推其足以繼班固劉向非無謂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録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評　子 沈琦韓來 較

金沙 周鍾介生 仝閲　天都 吳道昇伯昭 仝較

上谷 侯岐曾雍瞻　毘陵 岳麟圖瑞符

五代史

梁本紀

太祖

唐本紀

明宗

愍帝

晉本紀

出帝

漢本紀

高祖

周本紀

世宗

列傳

梁家人傳

唐家人傳

晉家人傳

漢家人傳

周家人傳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梁臣龐師古傳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唐臣元行欽傳

唐臣烏震傳

唐臣劉延朗傳

唐臣張憲傳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周臣傳

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死事傳

一行傳

唐六臣傳

五代史目畢

廿一史論贊　五代史

宋　歐陽脩　著

明　沈國元　閱

梁本紀

太祖晃　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初名溫後更全忠又更名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衞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爾、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雖然[illegible]亦莫能及

觀梁紀一評、已見其概、

茅鹿門曰、議論正而雅、

嚴蔚宗曰、書法本之春秋、立言與太史公自叙同一探抉、至其層層剝換、節節照應、可謂緊嚴於文者矣、歐陽識之曰深、毋乃已甚、

唐本紀名存勗朱耶姓沙陀人唐賜姓李父曰克用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謬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耶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耶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耶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耶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二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

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耶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耶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耶為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耶又微不見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

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

泰石帆曰駁勘凡八折鑿鑿有據而非逞其空辯直可作沙陀考李氏自序可付却祖龍矣

明宗名嗣源本胡人克用養子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弊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是爲定論

錢大鶴曰撮其大要成文斐然可誦

愍帝　名從厚　明宗子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啟。及愍帝之亡也、究於微陵、其土一抔、路人見者皆為之悲。使明宗為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語多感慨、帝之所以謚愍者此也。

晉本紀

出帝　石姓名重貴高祖敬塘姪沙陀人

嗚呼、予書封子重貴為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為子、而不得為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為高祖子則得立、為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欺天下為真高祖子也。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為欺也。故予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方正學曰、不撓不驚、既暢且明。

徐永溦曰、雷霆霹靂、語語是誅心之論。

漢本紀

高祖姓劉名暠字知遠沙陀人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
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
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
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
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
紀也五代亂世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
其年號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
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
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
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情情下視晉而晉
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絀難之意出
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
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
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
於是乎

上以私憎黜之下以公義明之史權之重如此

周本紀

世宗姓柴名榮柴大后侄周大祖郭威孫子春立之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
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
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
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
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
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通禮
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
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
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
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
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
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法使吏民先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
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贊而盛以錦
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

豈非所謂將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怪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朱紫陽曰：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卻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兵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卻。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

大攷書大議論，粲然可觀。文忠退美志喜之文，心手相得，冷然如御風而行。

梁家人傳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於天下，天下豪傑，四面而起，孰不欲戡刃於其胸，然卒不能以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疏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即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尊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龔石溪曰：予末帝是史法之正，其文凜如烈日。

唐家人傳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君、而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盡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盡舍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瑗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陳大士曰、臣子處兩難之地、可以為法。

徐永澄曰、至理深情、婉婉揭出、關神世教之言。

唐家人傳二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姓而三姓、周一姓而三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而同其姓者、何哉、唐從其姓、見其義、而有也、周從其姓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姓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嚴蔚宗曰、先總後分、先論後斷、先敘後釋、次第井然、而筆鋒縱橫、有錯綜綴瑣之妙。

晉家人傳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恐而真絕其天性歟曾謂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

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

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幽箏深文卑識快論堪為千古俗情迷惑之鑑

漢家人傳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爲、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爲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立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茅順甫曰、歐公於一事之詭信必明抏而志其悅者如此

陳大士曰、通篇文法跌宕

愼字爲史家傳心之要

周家人傳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瞍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輕重而予之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瞍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陳大士曰、文淵偉老、

涂宋潔曰、馳騁捲宕、可謂辯才無礙、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於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及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而銖

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妾子之被戮者、其亦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益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陳大士曰詞氣潔悍。

梁唐晉漢周臣列傳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張[illegible]曰掉尾數語旨趣深嚴遠、蓋就貴爲人臣者可以知所尚矣。

梁臣龐師古傳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將騎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兵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者頗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遭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不言師古以拘泥取敗而言吳之戰勝亦遭以機會得之總見兵不易言戰不可不慎首尾呼應成勢截然而中間起伏轉接之妙尤不可測

唐臣郭崇韜安重誨傳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簡而詳核而贍筆力矯矯古道照人顏色

唐臣元行欽傳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書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劉康侯曰、直扶而搠人、行徑不誠、然膽泰銅。

吳水泉曰、公云五代無全臣、此其一端也。

唐臣烏震傳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與其事衆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陳大士曰、鶴口為國忘家者、可以此破之。

吳撰生曰、如此翻駁、令人何處躲閃。

曲折見奇、可尋公數之摩。

唐臣劉延朗傳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漢倬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斷之以理、持議甚正、其行文絕似龍門。

唐臣張憲傳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裴延美楊溫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立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存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也。

汪喬生曰、初終異致、不輕以死節予之、自是原心之論、蒸而秀、質而雅、清而厚、明而曲、極文之異美。

晉臣桑維翰景延廣傳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姚永言曰、桑維翰請無絶盟於契丹、出帝惑於左右不能聽也。契丹遺書召見維翰、不過欲其踐約完好議耳。使是時能傾心維翰、未必不轉危爲安也。頗令張澤彦圖之、其事頗與袁紹令殺田豐事相類。悲夫。與夷狄共事未見其福、此語爲千古炯鑒。其後宋徽宗合金滅遼、世受其患、蓋信公有先事之識。

周臣傳

嗚呼、作器者無良才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王朴之才識、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脩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累其短、置賢智於下、而沈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

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陳大士曰、王文伯之於漢、鄭日新之於唐、特無所以用之耳。

盖樂卿曰、議論精刻而風格極秀整。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梁王彥章裴約劉仁贍傳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異死而變節者乎、令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明辨）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規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更辨得）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王彥章、裴約、志詞極明、無可排者、獨爲仁贍洗發降書之僞、而引王環事爲證、闡幽別微。長養古今節義之氣。史功之所留者大矣。

死事傳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馬彥超　宋令詢　李遐　張彥卿　鄭昭業　共十五人十人　專傳五人附見

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死節之外、歐公復錄十五人、茅鹿門謂不忍遺之也、不忍二字。深得作史之意。詳覽傳中、張源德姚洪張敬達爲烈、而歐公獨取王史二人。各有所主也。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叙語意致應該不俟讀傳而其行誼已可概見此文筆力堪與史記伯仲

唐六臣傳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唐六臣傳二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切中時弊）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思、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合公朋黨論觀之、小人情狀、描寫無遺、堪切齒、又堪擊節、

義兒傳

李存霸後復以符氏大願故別自爲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際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茅順甫曰天下當家多以義兒起伐而亦輒以義兒敗大較斷

五代時

李頴生曰只起手數語令人懷謹微之戒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鄒謙之曰此傳爲伶官而作篇末數語方繞說出愈見此等種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

茅順甫曰此等文章千年絕調

李小有曰說盛衰事理俱至文有英詞秀氣何其善也

宦者傳一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宦者傳二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

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

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宦者傳三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

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俠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甚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累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

茅順甫曰卓犖千古為後世之法

序語虛籠中論盡情點破說禍患一步深一步令人冷汗浹背

贊中深勵其為善之志而又勉君子取人以公不當以愛憎棄

歎此輩皆是游銷嘿杜之術識高慮遠人主宜書一通於座右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八宦者　四十　大來堂

温韜傳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開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懲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歛、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妻、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於京師、其一於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於河中、其一於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韜掘唐諸陵、慘惡已極、皆厚藏有以誨之、周祖薄葬、是其天性儉朴、與碎漢宮寶玉器同意、未必全有戒於韜也、公欲借以警世、遂牽合至是耳、然文極古雅、蒼深如見三代法物、

趙犨傳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爲得禍、爲惡而受禍、爲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之求福、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犨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妙論可醒貪痴、至言惟君子之罹非禍、未必不爲福、理更確深、使人了然於居易俟命之學、

王建立傳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大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家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於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頃指之間而史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道甚言法紀之不可失特借一事以發之識議卓然大有神於治

郭延魯傳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茅順甫曰按延魯父子俱以循良為政誠五代時所難得者歟

公既如之而特勒入雜傳殊不可曉

有感之言戒勸心入人心

張筠傳 筠弟籛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總王從榮、竟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從榮以元子握重兵、死於外而不得立、此大幸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從榮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何為而拒之、不使之來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溫以為德、而待籛然所厚也、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衛扞愉、而從榮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從榮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於豈小哉、

情事顯著、而史氏缺而不詳、豈云直筆、歐公獨表而出之、正籛之罪、所以恤從榮之死也、抑僅罪籛乎哉、蓋有辭於明宗也、

皇甫遇傳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弒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扮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後重威於坐中、難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以從還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豈不又難哉、

茅順甫曰、遇純忠而死、更屬可憐、恐與敬翔不同、

總一死耳、疑信遲速之間、有鴻毛太山之異、所爭在智識深淺也、恕備二義、為千古論人之準、

王進傳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際，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有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識論關要世道，縱橫曲折，筆力幾與大史公不相上下。

范延光 附王彥珣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為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為善，習見惡則安於為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於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其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為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為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為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為非也。

唐公吳曰：試懇動人。

原本之論，未可以朴直少之。

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勢必然之理。蕭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彥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情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己戕之尸、臠其肉、刲其顱、而食之、擠裂蹂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衆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指畫事理、如觀掌螺文之極明暢者、任非其人、禍不旋踵、錄之殷鑒、可以爲戒。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不絕眞忠）（厚遺）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天下之爲旅舍主人者不少）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烈哉）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

事於朝官為賂藥封瘞厚郵李氏而容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
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王弇洲曰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為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
方之僭竊無論已為唐而還朱溫一死也為溫而還友珪一死
也為友貞而還存勗一死也為存勗而還嗣源一死也為嗣源
之子而還從珂一死也為從珂而還契丹一死也敬瑭一死
為敬瑭之子而又還契丹一死也為知遠之子而還郭威一死
也為郭威之子而還佳亂一死也遠不得十年而死近不及得
三載而死內不免以惟惶死外不免以節鎮死徹而兵死野而
盜死不知行以處死也馮道一推卑士耳歷相十餘君而不死
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滿位三公爵
真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晦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布衣
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怯不畏不名不術推
分於終真此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為鄉
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竇貞固李濤李昉洪之流皆類也
獨逸以著得眼耳然則為道而死者必擇以死之曰而後可

李卓吾曰馮道自謂長樂老子蓋真長樂老子者也孟子曰社
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

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
而後臣為之安養斯民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
移默竄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經歷四姓事一十二
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
也譙周之見亦猶是也嗚呼觀於譙周仇國之論而知後世人
士皆不知以安社稷為悅者多然亦必有劉禪之係庸五季之
論隋東漢諸帝之幼沖寬綱諸賢之互為標幟乃可不然未可
以是而藉口也

伊川君實之論所持者正全以名義留萬古綱常之大此無可
歷滅者也王元美茅順甫以道為鄉愿其行徑似不出此惟胡
安定李卓吾謂其有功於生民非縱大奸慝大惡也觀正史載
道對唐明宗云四民之中惟農家苦彼能於淆亂時獨念切民
事夫民者天地之心也道護持天地則天地亦必陰佑其身在
險而夷遇危而安瀕亡而存豈真有術可倖免哉惡而知美二
公有焉

劉岳傳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人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亦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全以調笑、發其感慨、旋而諧洽而多風、只不見其本一語、神情悠然、令人徐徊退想

司天職方考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此叙不數言而含意深遠、公愛恤後生精神、謂不必用心於無用之地、又恐不諒其故、妄毀傳者之失其真、故先說明無取之意、使人進而求其大本大原、公立心慎厚、其教公溥、非驕吝者可及萬一、

司天考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蝕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宋潛嵐曰言人不言天持之有本之亦能起其盲

洪載之曰深而通質而不俚

職方考一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平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職方考二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絕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地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事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茅順甫曰太史公諸王表序爲絕佳而歐公職方論似之須千百貨眼始得之

古雅蒼勁。尤無排。捩之長。

十國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荊蹙、楚開蠻服。剥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淸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楚楚數語、而人品行事形勢風俗、罔不著列、文中顧虎頭也。

楊行密世家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以為人得士作行密世家敘，較時君更為出色。

前蜀王建世家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世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嘗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嗟乎騶虞晉語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説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或者有以思焉

陳大士曰可破千古諂媚之惑僭泰始漢武不及見之似解似辨又似謔爲叙論之變體

吳越世家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眾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純用疑辭跌宕絶似卜居而蒼茫疾悶了而不了又似旭草之故

十國世家年譜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常外尊中國，豈其張軌

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其旨已詳於漢本紀之首矣。古不以為重也，一語足了此案。第歐公聞見之廣，采獲之詳，其好學深思，遂與龍門相接，非獨傲其義例而已也。

四夷附錄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四夷附錄二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

因其彊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制虜之法用兵之方不出因其強弱變化屈伸八箇字尤妙在抹倒常談無識之人可為快絕

宋史小引

史至宋而作者蓽起其自傳記故事稗說等書庶爽山積不可勝紀至于編年起居注如東要備要通略要記實錄宋墨史日曆大詔令玉堂制草綸言北盟會編政要朝野雜記無慮千卷而論史之家獨推李燾通鑑長編其後陳桱又有續編正宋而閏遼金華夷之分辨矣然而南北二書多因揭傒氏之舊答不以人廢言也迨經脫脫等修明其義遂犁然爲百王法今擇其論贊之美者以資觀覽荀者雖謂其文史兼在可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洪都 顏 拔方平 仝閱 豫章 陶開中克生 仝參
禾中 沈雅辰君房 苕上 嚴有穀季方

宋史

本紀

寧宗
理宗
度宗
瀛國公
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地理志
河渠志

禮志
樂志
儀衛志
輿服志
選舉志
職官志
食貨志
兵志
刑法志

藝文志
表
宰輔表
宗室世系表
列傳
后妃
宗室
范質王溥魏仁浦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彥瓌王彥昇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王景王晏郭從義李洪信武行德楊承信侯章
折德扆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藥元福趙晁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永德王全斌康延澤
趙普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
曹彬潘美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翰皇甫繼

明張璪

曹翰楊信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進劉廷翰崔

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從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焦繼勳劉

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李穀咎居潤竇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讜

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張昭竇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錢若水蘇易簡郭贄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王化基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

顏衎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

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閻廣張勳石曦張斌

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楊業荊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賀

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玭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梁迥史珪

田欽祚侯贇王文寶解守素王侁劉審瓊

劉福安守忠花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薛超郭密

田仁朗劉謙

陳從信張平王繼昇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輿劉綜卞袞許

驤裴莊牛冕樂崇吉袁逢吉韓國華何蒙慎知禮

馬全義雷德驤王超

王繼忠傅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均張進李

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果李重誨向守素張思鈞

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寇準

李沆王旦向敏中

王欽若丁謂夏竦

陳堯佐宋庠

陳執中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訥孫沔

高瓊范廷召葛霸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逵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臣孫抃田
況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民張錫張揆

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頏張茂直梁顥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祐之潘慎脩

杜鎬查道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李及燕肅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張洞李仕衡

李溥胡則薛顏許元鍾離瑾孫沖崔嶧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沿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李虛己張傅

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瑊楊日嚴李行簡章頻陳琰李宥

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趙賀高覿袁抗徐起張旨郝鄭
騤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李絢何中立沈
邈

張昷之魏瓘滕宗諒李防趙湘盧鑑張述黃震胡順之陳貫

范祥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叔劉元瑜楊告趙
及劉湜王彬仲簡

楊億晁迥劉筠薛映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務

喬維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楊覃陳世卿李若
拙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旦張凝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玄王延德魏震張質楊允恭秦羲謝德

推剛日新靳懷德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富弼文彥博

范仲淹純仁

韓億韓綜韓絳韓維韓縝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邵亢馬亮錢惟演

張方平王拱辰張昪趙槩胡宿

歐陽脩劉敞曾鞏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顗鄭俠

何郯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劉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恪馬懷德

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亢劉文質趙滋

劉平任福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岊張君平史方盧鑑李渭王果

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王安石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王韶薛向章楶

常秩鄧綰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陶王子韶何正

臣陳繹

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璹杜純杜常謝麟王宗望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詵

沈遘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程師孟張問陳舜俞苗時中韓贄楚建中張頡盧革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趙禼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沈立張掞張燾俞充劉瑾蘭詢葛宮

張田榮諲李載姚渙朱景李琮朱壽隆盧士宏單煦楊仲元

余良肱潘夙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彝

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

司馬光呂公著

范鎮
蘇軾
蘇轍
呂大防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降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益
孫覺李常孔文仲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覿馬默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庭堅龔夬孫諤陳軒江公望
陳祐常安民
孫鼛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廉朱服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畸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洪彥升鍾傅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遹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燧劉舜卿宋守約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闃郭成賈嵒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白時耿南仲
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沈銖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寔姚祐樓异沈積中李伯宗汪澥何宗業祖洽時彥霍端友俞㮚蔡薿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汲呂嘉問
李南公董必盧秉鄭知章
崔鶠張根任諒周常
何灌李熙靖王實譚世勣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李綱
宗澤趙鼎
張浚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韓世忠
岳飛
劉錡吳玠吳璘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皋胡閎休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剛中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朱倬王倫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庶辛炳

朱弁鄭望之張卲洪皓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鄭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
向子諲陳規季陵盧知原陳桷李璆李朴王庠王衣
衛膚敏劉珏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交修綦崇禮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嵲胡松年曹勛李椿韓公裔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汝楫蕭振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闡洪擬趙逵

張燾黃中孫道夫俞幾勿濤李彌遜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顒葉衡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劉珙王藺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穎范成大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軨杜莘老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若李燾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濛周淙劉章沈作賓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趙汝愚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騤黃黼詹體仁
胡紘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深甫許及之梁
汝嘉
史浩王淮趙雄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余端禮李壁丘崈倪思宇文紹節李蘩
鄭瑴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為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宋德之楊大全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爚柴中行李孟傳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汪若海張運李約李彌正徐逸吉兼韻簡飛卿劉穎徐邦憲
李宗勉袁甫劉黼王居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杜範楊簡張虙呂午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璘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湯璹蔣重珍牟子才朱貔孫歐陽守道
孟珙林栗王登楊掞張惟孝陳咸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游方信孺王
柟
趙汝談趙汝讜趙希館趙彥吶趙善湘趙與懽趙必愿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許羅必元王遂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澂曹叔遠王萬馬光祖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爚章鑑陳宜中
文天祥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
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韡
王伯大鄭寀應繇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磻馬天驥朱
熠饒虎臣戴慶炣皮龍榮沈炎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楙家鉉翁李庭芝

林敷劉才卲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珌牛大年陳
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鞏陳塤趙與篡李大同黃嵤楊大
異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黃師雍徐元
杰孫子秀李伯玉
劉應龍潘牥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仁危昭德陳塏
楊文仲謝枋得
傳

二十一史論贊宋史

元　脫脫　修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太祖　趙姓名匡胤涿郡人

贊曰、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絕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至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宋於漢唐。蓋無讓焉。烏虖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茶雲怡曰、大意總不出逆取順守。而篇勢蔚起。詞調鏗鏘。令人有觀止之嘆。

既言天命攸歸。復論人事盡善。開國良圖。蒐寫無遺。贊之最宏麗者。

大宗名匡義改光義又改名炅太祖弟

贊曰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旰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荐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老之衆顧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昂藏馳騁而曲折紓徐之致自在變化匠心不狃常故如此乎筆未可抑之陳范以下而況其餘乎

真宗名元侃更名恆太宗三子

贊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為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猶而手挾飛雁鵝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若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即雷浪曰厭兵之意中於曹彬和好之言而天書之詐始於王欽若而成於王旦漢武封禪決之主心宋真天瑞贊自臣下一事之差貽笑千古可不慎哉

王海岸曰修本制敵正與奏災杜侈意相應文有來然之勢

武帝登封太史公譏之不遺餘力然以事關本朝多微辭元之於宋已屬勝國矣剌可以直書故於封禪之舉致斥之為病狂大病狂者喪心之謂也喪心天下之大愚也相加而無恕忌焉狂史筆之可畏有如斯

仁宗名禎眞宗子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婾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朱紫陽曰、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騃進騃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甚矣欲速之足以害治也。慶曆之際。天下想望太平。言乎治人。則有韓范富諸君子。言乎治法。則仲淹十事。韓琦七事八事。富

弼世務安逸策。當時大要。已盡於斯矣。使人主信任不疑以觀其後。効成周之盛。可以復見。奈何其不然也。恤哉。

贊曰、許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覬神器。矯揉奪嫡。遂啟禍原。誠何心哉。

劉康侯曰、治平時、原陵初立。太后聽政。帝復疾作。中禁多疑。使非嚴正大臣。親理內外之事。則刑人含憲。為患滋大。乃兩宮之間。終無一人鬪覷其隙。皆韓琦之力也。太后初疑帝、至有昌邑之間。自琦安置任守忠。後奸人已去。匡劇著效。兩宮慈孝無間。每當奏對。不假寺宦傳言。琦圖善事太后與帝。亦太后與帝善。任琦之所致也。此真足為萬世法則。遂引隋唐以美帝之德讓。所以諷刺太宗之隱也。高宗求立太祖後。殆與史臣同意。

贊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相率拜之。由是中外介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朱紫陽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

神宗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而輔非其人。負此美質。安石雖辨。亦何解於南交露布。靈州永樂之役哉。其罪可勝誅耶。

哲宗名煦神宗六子

贊曰、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枿去未盡、已而媒櫱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宋宗五曰、君子之所以勝小人者、理而已、時與勢而已、觀覽紹聖時事、吾不獨為章蔡諸奸咎、而深笑元祐大臣之昧也、英宗在位九年、章惇為相、蔡京改法、林希典辭命、蔡卞脩國史、黃履張商英來之邵等主彈射、改元紹聖、凡元祐之人與法、除之務盡、以孟后之賢、宣仁所立、乃使郝隨與擬廢之而立劉婕妤、天誣宣仁以廢立、引邢恕為助、且自作詔書、指斥太皇太后為廢人、嗚呼、何其無忌憚至此哉、追維禍始、推執其咎、自紐順與厥職爭、劉摯與呂大防隙、既與言者以端、而司馬光之用蔡京、范純仁大防之信楊畏、為害尤烈、惡蔡確罪狀昭著、而僅據其進車蓋亭一詩、韓琦疏動王安石、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趙抃以為俟安石出諭罷、連日不決、啟復召用、持新法益堅、大抵紹聖之小人、銳於報復、而元祐之君子、失於不衛宋事、所以不可復為耳、

元祐諸公、不是識力不濟、只是門戶之念太分、始以君子攻君子、而既以小人勝君子、原情定案、皆宣仁太后之罪人也、

徽宗名佶神宗少子哲宗無子立之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啟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况宣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椒衰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楊漣濟曰、論者以徽宗輕於伐遼、寒盟無信、致金人南侵之禍、不知伐遼而得、成祖宗之志、復久陷之土、可謂盛烈、又何小信之足守、然而卒召亂國者、則所用非其人耳。童貫初遣劉延慶出雄州、渡白溝、郭藥師策其必危、後竟以不備而敗、桃尸百餘里、中國之弱已為金人所窺、迨金人攻居庸、克五京、而貫師復失期不出、是與金人以口實也。張覺之歸、金人責盟、即函首歸之、致生藥師之心、六州俱沒。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即宵遁、張孝純力止之、不得、而河東盡失。有一非貫之為乎。差汗用人不當、溪雖因喪身辱之奇禍、此古人以慎擇為兢兢云。玩物喪志、縱欲敗度、佚遊佳兵、是一奢驕淫之事、而其原總歸於疏斥正士、狎近姦諛、議論有本末、尤妙在以章惇趙良嗣之說形見徽宗素無君人之度、不待喪亂而後知也。此史家借箸立斷之法、奇遣辭嚴、使人悚然敬畏。

欽宗 名桓 徽宗子

贊曰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阼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旋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眞可悼也夫眞可悼也夫

朱紫陽曰欽宗恭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蓋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分辨不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着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國家不可一日無人而況於禍變顚沛之際乎易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政謂得其直救之力耳唐肅宗有李泌德宗有陸贄終成出險之功欽宗止一綱而信之不專未竟其用寧不可嘆耶崇寧之時左右要人皆蔡京王黼所引結聯間師命號銜南幸褒鄧李綱泣拜邀止為治戰守召四方勤王金人屯兵要成种師道入援議欲緩給金幣伺其惰歸扼截河上及渡擊王而北楊時李綱爭請發兵躡敵而皆不見聽李邦彥為之議也虜既撤圍李綱料其入冬必南力修秋防耿南仲嫉之出之於

外且詔罷諸路集兵迨斡離不粘沒喝再侵呂好問請集涂滑邢相之戍還布衛列勤王之師衛京邑亦不之省而南仲唐恪等復請割地是南仲唐恪又一邦彥也帝方謂王黼六人已致戮奸人始盡而不知當日之亂政猶六人之黨也至城陷之後始言宰相誤我父子其悔已晩而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儔范瓊之流甘心迫協乘輿北面異姓亦皆六人之黨也嗚呼為君者安可無識與斷哉史臣巽懦之譏良非誣也

高宗 名構 徽宗九子

贊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况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虖艱哉。其始惑於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涂伯聚曰、高宗病根。在忘淵聖之歸。怨為兩大。故疎斥李張韓劉岳諸將。狃於一隅。坐令中原陸沉。所謂以猥懦文其險忍。寧獨有宋之罪人。蓋千古之罪人哉。史臣僅以偷安忍恥匿怨忘親誅之。猶未中其隱也。近日張天如之論出。而高宗之案定矣。堪為一快。

起論怨其才之庸。時之否。而後步步入信奸嫉忠。事仇忘親。責之者殆非一端。欲擒故縱。先緊後鬆。此奕法兵機妙用。青牛黃石之微旨也。

孝宗 名眘 太祖七世孫

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熊雪堂曰、曲折唱遞。文情妙絕。

涂永澄曰、孝宗銳志恢復。刻木馬於便殿。以習騎射。又書監司帥臣郡守姓名於御屏。以志覽省。卒能正敵國之禮。可謂有宋幹蠱之子。此之謂大孝。史氏以宮庭服制多之。抑亦末矣。將相名公大臣。為高宗誅鋤已盡。其餘諸子。皆榱椽之才。非棟梁器。以支頹廈。克有濟乎。故建炎紹興之間。傷天下之無君。乾道淳熙之間。傷天下之無臣。朱子之言。可稱確論。

光宗名惇孝宗三子

贊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幸、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妒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按孝宗崩於紹熙五年之六月。而光宗內禪於是年之七月。凡光宗在位之年、皆孝宗太上之日也。使孝宗無禪、政出於一、則李后之殺黃貴妃、得以詒屬光宗。宗幸無心疾、而不朝重華之失、可以不著。故當光宗有疾、壽皇不豫之時、宜從徐誼葉適之說、以疾請祠郊廟、示百官、準由王決庶政、或父子相見、俟疾瘳、毋洶洶傷國体。亦何至各宰家謀、大臣出境、留正欲避趙盾之誅、而衆朝晝歸、鬨卷之失、遂為奸人所乘、墜國大命哉。論者謂禪讓之事、雖父子之際、不可以數為、得已而為之、則其後必亂。孝宗是也。余考光宗遺事、而追其所本、以著於篇。

寧宗名擴光宗三子

贊曰、宋世內禪者四、寧宗之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內蓄群姦、至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為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都至於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邦家稱為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慶元中、群奸相繼用事、庶政百出、暴寫已概其大、後從南北享祚傳位間、製度詠嘆、旨遠情深、使人悟水窮雲起之致。

理宗初名貴誠改名昀太祖十世孫

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宮臣天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讎矣。頓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欲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當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匠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褒貶予奪。循環無端。錯綜變化之妙。奚踰斷篇史贊之極褒道者。

度宗名禥理宗侄理宗無子立之

贊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賈似道執國命。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寖甚。考其當時事勢。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歷數有歸。宋祚尋訖。亡國不於其身。幸矣。

曲寫衰促之象。如聆落暉。如聽離歌。使人意盡。

瀛國公

贊曰、宋之亡徵。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悽然不堪再讀。想見月落規啼之句。

二十二史論贊　宋史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志

天文

宋之初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術有能明天文者、試隸司天臺。匿不以聞者罪論死。既而張思訓、韓顯符輩、以推步進。其後學士大夫、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亦皆底於幼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高宗南渡、至紹興十三年、始因秘書丞嚴抑之請、命太史局重創渾儀。自是厥後、窺測占候、蓋不廢焉。寧宗慶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於晝。草澤上書言食於夜。及驗視、如草澤言。乃更造統天曆。命秘書正字馮履參定。以是推之。民間天文之學。蓋有精於太史者。則太宗召試之法。亦宜從哉。今東都舊史所書、天文禎祥、日月薄蝕、五緯淩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其言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視南渡後史有詳略焉。蓋東都之日、海內為一、人君遇變脩德、無弐它議。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謹星野之書。且君臣恐懼修省之餘。故於天文休咎之應。有不容不縷述而申言之。是亦時勢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術。有精觕敏怠之不同也。

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為一志而取歐陽脩新唐書五代史記為法凡徵驗之說有涉於傅會或削而不書歸於傳信而已矣星野之應必以徵驗為實不取傅會之說可為天學指南

五行

自宋儒周惇頤太極圖說行世儒者之言五行原於理而究於誠其於洪範五行五事之學雖非所取然班言范曄志五行以推本之及歐陽脩唐志亦采其說且於庶徵惟述災眚而休祥闕焉亦豈無所見歟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甘露醴泉芝草之屬不絕於書意者諸福畢至在治世為宜祥符宣和之代人君方務以符瑞文飾一時而丁謂蔡京之姦相與傅會而為欺其應果安在哉高宗渡南心知其非故宋史自建炎而後郡縣絕無以符瑞聞者而水旱札瘥一切咎徵前史所不見者皆屢書而無隱於是六主百五十年兢兢自保凡以圖存易震之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君致福之道有大於恐懼脩省者乎

朱紹柱曰君子言災不言祥而況有國家者偏安自保無符瑞之可聞只此一念便是慎脩關頭宋祚之延端必繇此

地理

據元豐所定、併京畿為二十四路、首之以京師、重帝都也。終之以燕雲、以其既得而旋失、故附見於後、而凡四京之城闕宮室及南渡行在之所。其可考者、亦冠于篇首。為地理志云。

地理以詳核為志。遠近廣狹、久輒浮失。不可不紀。宋朝南北徙遷。尤難考覈。觀史臣志序。自無疏漏之弊。

河渠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博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术二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及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迹、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復禹跡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衡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咸敘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馬端臨曰、合山海經水經注而淘鑄之、極其新

禮志

五代之衰亂甚矣、其禮文儀注、往往多草創、不能備一代之典、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卽位之明年、因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四方漸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勳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旣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勤於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眞宗承重熙之後、契丹旣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置詳定所、命執政翰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修、纖微委曲、緣情稱宜、蓋一時彌文之制也。自通禮之後、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敕、不就、天聖初、王皥始類成書、盡乾興、爲禮閣新編、大率史氏無著述體、而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曆三年、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熙寧十年、禮院取慶曆以後奉祀制度、別

定祀儀、其一留中、其二副有司。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
制、請命有司考正羣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太
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
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大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
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於古。蓋有規摹苟
略、因仍既久、而重於改作者、有出於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
請先條奏、候訓敕以為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
史臺閤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閤門儀、曰朝會禮
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

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令式、曰天興殿儀、曰四
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禳總四
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總七十一卷。曰大遼令
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進貢令式。喪葬總百六
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其損益之制、
視前多矣。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迄治平、訖政和、凡五十一年、為書
三百卷、今皆不傳。而大觀初置議禮局於尚書省、命詳議檢討官
具禮制本末、議定請旨、三年書成、為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
度十六卷、頒焉。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詮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元

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且命儆是修定儀注、三年、五禮新儀成。
凡二百二十卷、增置禮直官、許士庶就問新儀、而詔開封尹王革
編類通行者、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其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
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初議禮局之置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
爵鼎彝之屬、其後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禋祀之
器、多更其舊。既有詔討論冠服、遂廢緋用紫、其他無所改議、而禮
制局亦罷。大抵累朝典禮講議最詳、祀禮脩於元豐、而成於元祐、
至崇寧、復有所增損、其存於有司者、惟元豐郊廟禮文、及政和五
禮新儀而已。乃若圜丘之罷合祭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

從祀羣臣、大蜡分四郊、壽星改祀老人、禧祖已祧而復、遂為始祖、
即景靈宮建諸神御殿、以四孟薦享、虛禘祭、去牙槃食、卻尊號、罷
入閤儀、并常朝及正衙橫行、此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也。元祐
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創景靈西宮、崇寧親祀方澤、作明堂、立九
廟、鑄九鼎、視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凡此蓋治
平以前所未嘗行者。欽宗即位、嘗詔春秋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
儀不用、而未暇也。靖康之厄、蕩析無餘。南渡中興、銳意修復。高宗
嘗謂輔臣曰、晉武平吳之後、上下不知有禮、旋致禍亂、周禮不秉、
其何能國。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治平日久、經學大明、諸

儒如王普董弇等、多以禮名家。當時嘗續編太常因革禮矣。淳熙後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欲用詳儀。書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從、理宗四十年間、屢有志于禮文之事。雖曰崇尚理學。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降、無足言者、今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為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徵焉。

叙宋代議禮之詳、幾於汎準海以横流矣。

樂志

有宋之樂、自建隆訖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校洛陽銅望臬石尺為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為磬、範中金為鐘、圖三辰五靈為器之飾。故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侍從禮官參定聲律、阮逸胡瑗實預其事、更造鐘磬、止下一律、樂名大安、乃試考擊鐘磬。余斷震掉。不和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故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陽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言其聲雜鄭衛、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嗣位、以樂來上、按試於庭、比李照樂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謂出於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於是蔡京主魏漢津之說、破先儒

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鼐景鍾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寧以來有魏漢津樂夫韶濩之音下逮戰國歷千數百年猶能使人感嘆作興當是時桑閒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樂猶存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繼承亦代有其人歟由是論之鄭衛風雅不異器也知此道也則雖百世不易可也禮樂道喪久矣故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不易之論蓋諸家之說累黍既各執異論而身為度之說尤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萬世難哉觀其詘二律下一律之說雖賢者有所未知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矣八音亢諧之說皆有所未論直以歌聲協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而辨八器則愚者可論矣審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聲應自不奪倫移宮換羽特餘事耳去淫滯靡曼而歸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過也南渡之後大抵皆用先朝之舊未嘗有所改作其後諸儒朱熹蔡元定輩出乃相與講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歸極著為成書理明義析具有條制粲然使人知禮樂之不難行也惜乎宋祚告終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今集累朝制作損益因革議論是非悉著于編俾來者有考焉為樂志

樂敘一段自出手眼直揭制作之原意顯而語質不為綿綿沙沙

儀衛

綦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慎出入遠危疑也書載干戈冕劉虎賁米將周官旅賁王出入執盾以夾王車朝儀之制固已粲然降及秦漢始有周廬陛戟鹵簿金根大駕法駕千乘萬騎之盛歷代因之雖或損益然不過為尊大而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修革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校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饗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視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之後務為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為儀衛志

朱幼杜曰情辨以澤辭約而精

輿服

宋初袞冕綴飾不用珠玉蓋存簡儉之風及爲鹵簿又識以旂幟華以繡衣襲以毬杖豈非衛護唐五季之習猶未能盡去其陋邪詒厥子孫殆有甚焉者矣迄於徽宗奉身之欲奢蕩靡極雖欲不亡得乎靖康之末累朝法物淪沒於金中興掇拾散逸參酌時宜務從省約凡服用錦繡皆易以纈以羅旗仗用金銀飾者皆易以繪以絲建炎初有事郊報仗內拂扇當用珠飾高宗曰事天貴質若尚華靡非禮祀本意也是以子孫世守其訓雖江介一隅而舉質通時尚足爲一代之法其儒臣名物度數之學見諸論議又有可觀者焉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

奢儉爲存亡大關微禹致鑒不遠意深語肅有符人需飛星瑩之擬

選舉

自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始於舜典司徒以鄉三物興賢能太宰以三歲計吏治詳於周官兩漢而下選舉之制不同歸於得賢而已考其大要不過入仕則有貢舉之科服官則有銓選之格任事則有考課之法然歷代之議貢舉者每曰取士以文藝不若以德行就文藝而參酌之賦論之浮華不若經義之實學議銓選者每曰以年勞取人可以絕超躐而不無賢愚同滞之歎以爲舉取人可以拔俊傑而不無巧佞捷進之弊議考課者每曰拘吏文則上下督察浸成浇風通譽望則權貴請托徒開利路於是議論紛紜莫之一也宋初承唐制貢舉雖廣而莫重於進士制科其次則三學選補銓法雖多而莫重於舉削改官磨勘轉秩考課雖密而莫重於官給曆紙驗考批書其它教官武舉童子等試以及遺逸奏薦貢戚公卿任子親屬與遠州流外諸選委曲瑣細咸有品式其間變更不常沿革迭見而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鑒之士皆自此出得人爲最盛焉今輯舊史所錄胪爲六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試三曰銓法四曰補廕五曰保任六曰考課頗簡遠中繁括歸類作選舉志

統論選舉大意不置是非而其間善否利弊則於引歷代之議

見之可謂妙於設辭者矣。

食貨

宋舊史志食貨之法。或驟試而輒已。或亟言而未行。仍之則徒重篇帙。約之則不見本末。姑去其泰甚。而存其可爲鑒者。爲篇次離爲上下。其一曰農田。二曰方田。三曰賦稅。四曰布帛。五曰和糴。六曰漕運。七曰屯田。八曰常平義倉。九曰課役。十曰振恤。或出或分。動關民生。國以民爲本。故列之於上篇焉。其一曰會計。二曰銅鐵錢。三曰會子。四曰鹽。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礬。九曰商稅。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輸。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損或益。有係國體。國不以利爲利。故列之下篇焉。各疏其事。二十有二目。通爲十有四卷云云。

立言有章。具見裁制之綦。若其餘隨指頓錯。應迴翔。騁澤之賦。未足喻其妙也。

兵志

嗚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咸平以後承平既久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徒耗國用憂世之士屢以為言竟莫之改神宗奮然更制於是聯比其民以為保甲部分諸路以隸將兵雖不能盡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時之氣時其所任者王安石也元祐紹聖遵守成憲迨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故無益於靖康之變時其所任者童貫也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以開元帥府其初兵不滿萬用張韓劉岳為將而軍聲以振及秦檜主和議士氣遂沮孝宗有志興復而未能光寧以後募兵雖衆土宇日蹙況上無馭將之術而將有中制之嫌然沿邊諸壘尚能戮力効忠相與維持至百五十年而後亡雖其祖宗深仁厚澤有以固結人心而制兵之有道綜理之周密於此亦可見矣

評 有宋兵制之得失皎如列眉至其筆陣橫披則電激風生鴻海枝山之美媲之矣

刑法

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姦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觀夫重熙累洽之際天下之民咸樂其生重於犯法而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懿元豐以來刑書益繁已而憸邪並進刑政紊矣國既南遷威柄下逮州郡之吏亦頗專行而刑之寬猛繫乎其人然累世猶知以愛民為心雖其失於弱而祖宗之遺意蓋未泯焉今撫其實作刑法志

宋朝本以忠厚立國其仁恕尤見於用刑之際故雖顛推之餘民心戴係不忘豈無故哉讀此序令人嘆慕不已

藝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代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儗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搢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唐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而唐之藏書開元最盛為卷八萬有奇其間唐人所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者至是蓋亦鮮矣陵遲逮於五季干戈相尋海寓鼎沸斯民不復見詩書禮樂之化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然亂離以來編帙散佚幸而存者百無二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閣

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其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常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歸於太清樓、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官制、遂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祕閣經籍圖書、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

則主於校書郎、徽宗時、更崇文總目之號、為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是為盛矣、嘗歷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欽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最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以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自是而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纍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釽裂大道、疣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足觀、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麗

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為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出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為一志、蓋以寧宗以後史之所未錄者、倣前史分經史子集四類而條例之、大凡為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文學之盛、莫尚於宋、其義理之淵、宋固難揆指、即綜紬之富、堪軼前代、上躋東肆、下躅西崑、文章之氣、寔兩矣、

宰輔表

宋自太祖至欽宗、舊史雖以三朝、兩朝、四朝、各自為編、而年表未有成書。神宗時、常命陳繹檢閱二府除罷官職事、因為拜罷錄。元豐間、司馬光嘗叙宋興以來百官公卿沿革除拜、作年表上之。史館、自昨而後、遵筆譚世勣、蔡幼學、李燾諸人、皆嘗續為之、然表又簡嚴、世罕知好、故多淪落無傳。今纂修宋史、故采紀傳以為是表。其間所書宰輔官職黜陟、間有不同者、官制沿革、有時而異也。然中書任次、既止於參知政事、而樞府職序、自同知副使而下、雖簽書同簽書亦與焉者、皆執政也、故不得而畧焉。夫大臣之用舍、關係世道之隆污、千載而下、將使覽者即表之年、觀紀及傳之事、此豈載之不容于不謹也。表之所書、雖無褒貶是非於其間、然歲月昭於上、姓名著於下、則不惟其人之賢佞邪正可指而議、而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見矣。後之覽者、其必有所勸也夫、其亦有所戒也夫。

米幼杜曰、秋勁霜妍、同此表叙之概。

宗室世系表

宋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可謂蕃、衍、盛、大矣。支子而下、各以一字別其昭穆、而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有譜、以叙其系、而第其服屬之遠近、列其男女婚姻及官爵叙遷、而著其功罪生死歲月。雖封國之制不可以復古、而宗法之嚴、恩禮之厚、亦可槩見。然靖康之變、往往淪徙死亡于兵、雖南渡所存十無二三、而國之枝葉日以悴矣。今因載籍之舊、著其原委、作宗室世系表。

蒼質古幹、直可比良班馬、覽其蕃悴之故、驚魄動容。

列傳

后妃傳

元　脫脫　修　　明　沈國元　閱

周人曾祖之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蓋推本后稷之所自出以為王跡之所由基也宋之興雖由先世積累然至宣祖功業始大昭憲杜后實生太祖太宗內助之賢母範之正蓋有以開宋世之基業者焉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為宗社慮益遠矣厥後慈聖光獻曹后擁佑兩朝宣仁聖烈高后垂簾聽政而有元祐之治南渡而后若高宗之以母道事隆祐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皆足以為百王法程宋三百餘年外無漢王氏之患內無唐武韋之禍豈不卓然而可尚哉昭憲恭裕之功至是茂矣舊史稱昭憲性嚴毅有禮法易之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其是之謂歟作后妃傳

熊雪堂曰推原本於世德引証歸之六經亦既識學兩標矣迺其次第之婉委波瀾之縈繞淺有體有法何其善也妙在無數曲折總題到昭憲賢正家法之嚴結撰精凝至此有睥睨作者之意矣

宗室傳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驕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鑒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逢國慶典皆有補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遣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恤產費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宗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吝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昇議追復改葬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格非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疏不息必襃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表而出之作宗室傳

宋宗玉曰封建之世輕世重武詩式失亦累可觀矣若乃不吝改過不憚盡言趙氏待宗室之厚堪為後世法此論前極清跡後則醇密而多力益非強弩之末可喻也

抑揚轉折中藏無限機巧

狀范質王溥魏仁浦

贊曰、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為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為相、廉慎守法。溥刀筆家子、而好學終始不倦。仁浦嘗為小史、而與溥皆以寬厚長者著稱。豈非絕人之資乎。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書法之妙、其擒縱處只在一二字間著神。於質曰儒者、于溥曰刀筆家子、于仁浦曰嘗為小史。埋伏已定、故用縱法。予之後獨以質作繳、照應儒者二字。此絕好擒法也。

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韓重贇張令鐸羅彥環王彥昇

論曰、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黃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貽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然守信之貨殖鉅萬、懷德之馳逐敗度、豈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至於審琦之政成下蔡、重贇之功宣廣陵、卓乎可稱。令鐸身四十餘戰、未嘗妄殺、可謂勇者之仁矣。彥環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眾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後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保吉承衍、咸以帝壻致位藩鎮、其敺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為優、況推功李繼隆、尤為不伐、而有壞然械役名士、縱意禽荒、累德多矣。

得力處全在一起。便將藝祖駆駕保全之妙、盡情喝出、已成破竹之勢矣。至入敘也、隨筆抑揚、曲盡其致。所謂數御之後迎刃而解是也。文貴主腦以此。

韓令坤　慕容延釗　符彥卿

論曰、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擅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肅清、若天去其疾、或納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御諸臣、亦知機要、亦否極而泰之象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與寵、有謀善戰、皷振殊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歟。令坤、延釗素與太祖親善、平荊湖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吳樂生曰、與時進退、未嘗恃功啟隙、字字應着知機、可見史家針線之密。

言臣必先其君。蓋振裘提領之法也。

王景　王晏　郭從義　李洪信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論曰、王景革微時、或至為盜、負薪遭五代之亂、奮身戎功、重振邊要、宋興、稽顙北闕、太祖待以誠信、宜無不自安者、景覬利改圖、乃至誠族。王晏、郭從義遷怒肆忿、誣人以死。侯章在藩部、有剝下之名。李洪義狙於肺腑之戚、而無外禦之志、若勳甚焉、斯皆亂世之習有不能盡去之者。武行德守洛邑、糾究欺罔、民用畏服、顧不優於諸人邪。

汪喬生曰、微、底、是、著、戒之辭、較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更為危悚。

折德扆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友

論曰、五代之季、迭閏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勤遠略、而向之陵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弁充僕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威德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折氏據有谷府、專李彝興之居夏州、初無以異。太祖嘉其歸化、許以世襲。雖不無世抑之嫌、自從阮而下、繼生名將、世篤忠貞、足爲西北之捍、可謂無負於宋者矣。承美、繼周、分涖種落、亦能世其職者也。繼業雖出戎叛之族、而有循良之風。力諫行友介迭晉間、持兩端以取將相、終以首鼠獲咎、其諸異端之害歟。全照職親禁衛、素稱嚴果、而昧於弭兵之利、君子所不予也。

蔡涵之曰、吊歲歷豫有階級靠鑿之奇。

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勳藥元福趙晁

論曰、侯益在晉漢時、數爲反覆。觀其受命契丹、私交僞蜀、赤岡之戰、復夜謁周祖、宗屬長幼、遭景崇誅戮、殆無噍類。推其心迹、豈懷貳之罰歟。薛懷讓、趙贊、晁、爲將、皆恐於殺降。晁子延溥、能救父至之誅難、父子之親、仁暴相戾、有若是者。餘皆逢時奮武、致身榮顯。扈彥珂請擊河中、卒用其策、愚者之一慮云。

侯雍贊曰、數子之行、異多合少。搏捖。磨。珠。貫。精。力。而音節嘹喨。如聽洞庭之奏。爲之忘倦。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康延澤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悔之奏雖魏文不彊於楊彪宋武無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儒宋偓抗章以容重退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貞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懿戚風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於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歎爾諸將之功何可況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賊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隙謀也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須沒無避咸可稱爲

馮璘仲曰前史以簡質爲貴原不在賣弄學問魏文宋武之引終失大家但以之療儉腹亦無不可

趙普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脩文慎罰而薄斂三百餘年之宗規若平昔素定一旦擧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消如其言宋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册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子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普之相業儘有可觀獨其贊成太宗傳子之意論者深致貶焉

王幯渠云趙普奸佞之罪不容誅矣所謂謀之一字則未爲不是也蓋兄弟相傳以次及姪此古今天下所必無之理所必不可行之事也宋史所引吳蘇之禍可鑒矣使普當太后遺命

之昨在以大義使其不可曰昔周武王末年受命天下未定殷民未安成王幼而周公長且皆聖朕武王不敢傳弟而傳子者心危亂也今上春秋非弒非武王之晉王雖賢不及周公太后之命雖遠朕非帝王家天下父子相傳大義恐誤也臣不敢奉詔下此言誤豈不偉哉捨此不言而依違兩可以致太宗兄弟叔姪之倫幾盡論誠晉不得逃其責矣而反觸歸其誤于太祖有是理予吁尊也誤矣此等議論皆人所不敢發不能發者也是以請史而不請論不知是非之正請論而不參之諸家之議不知義例之嚴斯論遺而不錄其事諱之耶惡之耶未可知也

故附王說於右。

吳廷祚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倫要任出擐重兵如是而全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廷祚策李筠之破如目覩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純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爭然交鄭仲不知其傾險坐論夫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下繼昌忘父仇以恤仲毋之貧難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贍征蜀殺降附之卒非貪婪之行辨辯而覽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遺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為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許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搆克剗出請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勳業弗究良可惜也李聯戚嘅之責秉施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泛起作總冒後則隨人斷結雖褒貶詳畧不同要無連帶之迹用筆絕老。

曹彬潘美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寮之欵、猶不忍僞、出使吳越、辭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蓋可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將佐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論、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饗富貴而光獻、章懷、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為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璘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遷歷清顯、謂為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前分斷、中總結、後又舉嚴事、許又亦許、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翰皇甫繼

明　張瓚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廉介謹厚、臨淄攻守之績、積僑廉清之勞、至於疥書、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純誠勇節、皆廷嘉尚、張廷翰兩征、未觀亦敗、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恃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能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勳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人即善飾、要不能掩初終二字、易曰、原始要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況於人乎、史筆其亦嚴也哉、

曹翰楊信党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重進劉廷翰崔翰

論曰、自曹翰而下〇皆任將帥〇居節鉞者〇凡十人〇其初率由拳勇〇起家〇戎行〇雖〇不〇事〇問〇學〇而〇皆〇精〇白〇一〇心〇以〇立〇事〇功〇始〇終〇匹〇休〇而〇無〇韓彭之〇禍〇者〇由〇制〇御〇保〇全〇之〇有〇道〇也〇楊信以篤實〇重進以忠朴〇劉遇以淳謹〇廷翰以武勇稱〇故皆終始委遇〇而不替〇漢瓊雖木强使酒〇米信所為雖多暴橫〇党進悔悔〇類懷姦詐〇懷忠論遷〇似昧大體〇然以征大原〇平江南〇戰徐河〇觀之〇皆不害其為驍果也〇至於好棋〇善戰〇輕財〇好施〇所至〇先功〇則未有優於曹翰〇崔翰者也〇然不可與古〇之〇良〇將〇同〇日〇而〇語〇者〇崔〇之〇論〇奏〇平〇燕〇未〇免〇出〇於〇率〇爾〇而〇曹〇之〇殺〇降〇卒〇屠〇江〇州〇則〇又〇過〇於〇忍〇者〇也〇君〇子〇謂〇功〇莫〇優〇於〇二〇子〇而〇過〇亦〇先〇於〇二〇子〇信〇矣〇

大匠之斵〇無規冶〇公輸之門〇無棄材〇一片陶鑄〇苦心〇與造物等慈〇宋史諸論〇每及創業將臣〇必追美藝祖制御保全有道〇可謂獨見其大〇知本之言矣〇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焦繼勳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論曰、太祖事漢周、同時將校、多聯事兵間、及分藩立朝、位勢相亞、宋國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氣、俛首改事、且為盡力焉、楊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為創業之君也歟〇

朱彥勳曰只贊美宋祖駕馭之善〇而諸將功業〇咸〇涵〇籠〇其〇中〇氣〇概〇雄〇絕〇

李穀符居悯竇貞固李濤王易簡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讜

劉溫叟劉濤邊光範劉載程羽

論曰、五季為國、不四三傳、輒易姓、其臣子視事君、猶傭者焉、主易則他役、習以為常、故、厚方滅、即北面於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易於周矣、君子傷之、此雜臣傳所繇立也、李穀邊歸讜竇貞固李濤輩、或在廟堂、或侍帷幄、世主之所寵任、社稷之所倚賴、而更事異姓、不能以名節生死、倫義廢矣、且穀以篡業自名、乃不愧料藝祖有容人之量、及受李筠餽遺、懼其見疑、遂以憂死、又何鄙耶、嗚呼、魏范馥、頗見遠、宜見褒於前史也、

吳來三曰、書之殊褫青史、貶不書、則無以抹邪於既往、遏亂賊於將來也、

傭者一瑜較魏臣之對史姚。

張昭竇儀呂餘慶劉熙古石熙載李穆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撰述為常、博洽文史、自通治亂、君遭亂離、時君雖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崇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昆、以儒學進、並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材、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懈弛禮樂、太宗尹京、係賓元係、沖淡、回翔、晚若忠讜、若其門族宜葉之盛、世或以為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効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幙府、名亞趙普、李成䟽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為衆所傾、乃能為之辨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大學李竹、見稱於時、數賢雖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宋潛嵐曰、直入分叙、吃然不可移易、一總、遡力宏深、人才與治運相關、斯言良可味也、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皆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亂於其行事跡可見矣初朗州已卒謂賊為盜黠平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翁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具答問多中宋琪始為程羽賈琰所抑繼為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家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素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蘊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為然哉

各選其本末不淶一四五語猶於宋雄深致感慨即太史公進廢士之意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為卿士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洎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懋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鼓而不校蒙正為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況四臣者皆躋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布格明整持論弘愷藹乎醇儒之言

錢若水蘇易簡郭贄李至辛仲甫王沔溫仲舒王化基

論曰、自昔（總論）叅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以下十人紀分評）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審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大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譏瑕瑜不相掩也仲舒見衆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昔彰之誣化基仲尚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超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作風憲體舉元任職遷鄉有持重稱翊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每兩人為一起評對精確體裁亦云工矣

張宏趙昌言陳恕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保位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昔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然為宋人能吏之首廉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倚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佻倖得免歟後構陷百端撓鋌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悵失政柄恐情黯黷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焉

深刻之譏斧鉞凜然至其史揚互抑處具見苦心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

自柴禹錫而下、率用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脈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祿、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猜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徠不涉於刑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成英遜於擬讞之識○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樞○宥○而○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前後諸專美○中則義兼抑揚○不如先將文句多複○而變化之極薄矣○

陶穀扈蒙王著王祜楊昭儉魚崇諒張澹高錫

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為○文○墨○之○職○也○宋興、亦承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蒙之治通○錫之策慮○昷之敦質○成、有、可、觀○然讓成禪代之詩○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誠忌前○耐蕭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已○皆、無、取、焉○家博洽長厚○繼當儀裁定儀制○措手南郊之讒○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大、為、識、者、所、非○昭儉抗論幾危○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為、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羅闕數○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徽拄貴之典○則、為、善、者、集、勸、矣○祜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志○且言以情恕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大宗之心疑○又卻盧多遜之傾趙普○以伎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為○宋○元○佐○焉○

鄒靜長曰、分合隨心○文質互用○開勁之氣○諸史未之或先也○

顏衎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

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

顏衎振舉風憲不避強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銳意深刻樂殺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辨臣節體明慎而寬疑獄治逆謀而得辭爾其自誣以救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瓚省關市之可賦設方略以擒賊功若可稱而乃宜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敢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然蹈之仁也段思恭說亂兵擊摩寇使宜從事以著奇績斷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若弄焉侯陟吏才適用患在枝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殺援叢自繫遂為口實魏丕久典工部以濟戎用至於平反寃濫之獄枉楊承信之謨善尤可稱董樞論平晉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陸士井曰散敘到底筆力道勁可誦

馬令琮杜漢徽張廷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勳石曦張藏英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趙延進輔超

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吳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拳湖南冒鋒鏑以禽叛將此忠蓋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英之為親復讎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晉卿冒賞雖立底著勳所不取也

鄭泰之美可令花背翻落

楊業荊罕儒曹光實張暉司超

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勵官守也業罕儒光實成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於敵境雖罕儒悍勇不戒光實中賊還之言失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之恩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死則忠義之風槩可見矣嗣興延昭並克紹勳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著聞於敵人於嗣為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謀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陶先生曰史重忠節之臣不吝反覆以明之扶植世道非小

李進卿楊美何繼筠李漢超郭進李謙溥姚內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宋初定廣劍南太原各拼大讎荊湖江表止知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諸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資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鎮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得為政之本延推承矩守恩凡正皆紹先業以數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為盛焉

侯廣成曰凡此皆備邊絕妙經濟所謂細心臣盡實心推行者也其法良其意美固稱經世之訏謨亦云救時之急務後世所

而行之。寧貢蠹殘民。

王贊　張保續　玭　盧懷忠　王繼勳　丁德裕　張延通　梁迥　史珪

田欽祚　侯贇　王文寶　翟守素　王侁　劉審瓊

王贊繇遊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利郡，不畏強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荊渚之將危。繼勳知菲器之可取。侯贇久治邊郡。文寶數護邊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迥、欽祚、王侁、諳練習戎旅，頗著勳勞。然乎疆庚而乏溫克，以速於戾。斯乃名將之所戒。玭以剛儉表臨家。珪以發摘肆威福。其不逮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頤。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剛斷如流，時有瀟洒之致。

劉福安守忠范守正譚延美尤達常思德尹繼倫薛超郭密
田仁朗劉謙

宋初諸將舉裔自草野出身戎行雖強賊無賴亦厠其間與屠狗
販鬻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
福御下有方略所至齊肅從雅雖庸而不為德色之謀可謂周爾
忠家者矣守忠練達吏事謹身慎外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
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
功而反坐逗撓豈其計之不善哉非為讒邪所構爾自餘諸將皆
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款思德之翼衛王師繼倫之
破契丹薛超之果敢赴戰元達之諸故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
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平瑫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
共乃職備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
勞讓之君子能無愧乎

侯彦舟曰平鋪直敍雖無所舉而酣暢過人

陳從信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

太宗居潛左右必求忠厚纏幹之士及即位偹舊邸之功陳從信
張平王繼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淸畀以兵倚之
重寄而各振擧其職爲有足稱者矣然平不修舊怨庶幾進於士
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讀此見儲才貴預拔帝急而破格以求之者皆非用人之經也
局法廓然

張鑑　魏羽　索相　宋太初　盧之翰　鄭文寶　王子輿　劉綜　卞衮　許驤　裴莊　牛冕　樂黃古　袁逢吉　錢國華　何蒙　慎知禮

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張鑑將命西蜀處置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析經制索相流灑慕蓄許驤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國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而卒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鄙而不免以生事蒙譏劉綜著績朔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拙於訓子固未得為盡善也自餘諸子之斷斷潔白之操卞衮之仁恕之道冕之棄其城守担之殊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雖以經費從議而其中不必盡合忽然作三題純瑜者為一類瑕瑜相半者為一類有疵者又為一類其刺瞭然頗得春秋進意

馬全義　雷德驤　王超

全義德驤遇知太祖太宗從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堂堂無媿人者而各有子勤勞於國若知節生將家善讀書立朝爭事以劉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鉏賊根殺擲歟可謂帶敵武公矣超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姚均榮曰三君各以有子著奇甚而敘語亦精神

王繼忠傳潘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均張進李
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潘美爲三路部署、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革戎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青驄轅門。入則拱扈嚴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金長民曰、無一當人意者之何爲。君子曰聊以志戒云爾。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素張思鈞
李琪王延範

紹斌從征討、凡鬭有戰。未嘗以爲悍。屢被嚴斥。未嘗以爲懼。太祖宥其馬罪。引見賜予。屢決。使過用。俾致其力也。榮搆事譏下臨橋過、瓊析州卒。足以釋妖戍。王杲辭監於夏。思鈞按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歸師、守俊興弟以身濟偹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累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沈聖鈞曰。忠孝立身之大節。史氏勸戒諄諄。有以也夫。王榮薄事其親。重言以暴厥罪。豈不嚴哉

呂端畢士安寇準

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毋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畢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從幸澶淵於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謀重賄要其父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人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偽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數叢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性不容則失身豈不信哉

金長文曰嚴凝端亮想見相臣風度

施禮進曰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此格懇勤啟事堂

李沆王旦向敏中

宋至真宗之世號為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僊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禁擾世稱沆為聖相其言雖迂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家久事至不謬有諂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救罪輒宥而不責辭澶淵之役請於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渝歲給而借弊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進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恥受賦物之賂以遠其汙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沈用並曰三相皆有本末此皆摘其言行之大者曰任曰才曰風一字之褒已堪不朽矣

史著敏中之潔如此而伊川譏其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何相左之甚王順渠謂伊川違衆自是立黨攻人此亦其一端歟

王欽若丁謂夏竦

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為姦邪。真宗時、海內人安、文治洽和。羣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狡傾阻、鈞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施駿臣曰、分別罪案輕重了然、何異燃犀之燭。

陳堯佐宋庠

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於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教闓由諸子而顯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世濟相同、宜乎其合傳也。論極卓練有精采。

陳執中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適

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達聖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以此轉水濱雲怒）若執中不受私謁沆臨事殊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防奪渡子筆端超忽見奇文人補救之妙如是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後袞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衛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尤知為政之本焉

施子園曰禮字是此論骨子知字是此文眼目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陳彭年

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黄協其拖而忠言善政一無所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差有取焉宋湜總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流達甚肰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政可稱所至立微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詆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附大用黨邪物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山籠之言折獻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拜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爾志爵祿甘為小人之腱豈不重可嘆也哉

散年雖於渾洽此論一氣注射無懈可擊所謂多力之人實壯

任中正周起程琳姜遵范雍趙稹任布高若訥孫沔

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階朋遵稹懷邪沔頗知兵而以污敗琳有才略能斷大事欣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喪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沈玉虹曰起語可稱格論世之依附以倖功名者見此能不愧面

高瓊范廷召葛霸

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刄父讐。瓊將牒於市。幸以赦免。葛霸集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畧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卒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武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嫺曉軍政。霸雖失於畏懦。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驍悍。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往為家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前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豈勤敏功鍾慶之積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韜識之不足也歟。

挿入武謂一段波瀾甚濶。末用詠嘆作結。意致偏遠。若乃先韜識而後拳勇。真武人軟骨之藥矣。

曹利用張耆楊崇勳夏守恩狄青郭逵

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艱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至跋府。隱然為時名將。惟青與逵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寂淺莫畜一衆。頗著奇偽。致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假為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進其長。又何尤焉。

王曾吾曰淡淡烟波。亦復令人流連不置。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臣孫抃田況

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戩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搖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說戡任邊寄守以安靜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為豪爽精悍以地周何如也哉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議論鑿鑿正諠而不謀利其寂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咨嗟嘆追思況有文武才喜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迴院降卒弗思陰禍惜哉

沈倘若曰疏理近贊

劉急之文雖在頓挫該又何其控勒如意也

田錫王禹偁張詠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鯁骨鯁謇諤之節蔚為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與學為世宗仰錫身歿之後特除復命以責直讜與夫容容默默以持祿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四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然所好詭譎自信道不諱倜故不極於用云

要題之直道難容今人憮然自失

掌禹錫蘇紳王洙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師民張錫張揆

楊安國

論曰馮元質直樸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延錄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斂晦晚始見知擢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遺人者夫博習脩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於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結處有無限感慨自是達人之言讀之可以忘遇

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

論曰尹洙崎嶇兵間亦可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為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第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寒蹇無所附聚為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神語矯勁有餘韻

蔣玉師頌張茂直梁顥楊徽之呂文仲王著呂祐之潘慎脩

杜鎬查道

論曰、玉之清介、頌之和、頌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偉領詞賦、固無系矣。若文仲之敦簡、潦雅、慎脩之醞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强識、查道之繞孝篤義、置諸左右、隆沃尤多、箴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縱競、徽之淺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常謂仲舒雅準、以博脩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居子以為名言云。

葉端明曰、既贊諸人之品行、又取一人之議論以實之、作法極精。步步照應、層層結案、文情亦豁而多姿。

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郭勸段少連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迭為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敢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義慷慨、伉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先列朝家之時勢、次敘諸人之直節、嚴有體要、起結皆引成言、尤為根據鑿鑿。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李及　燕肅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論曰乘雅恬退顗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發乎恕及堂夔清修自守[illegible]伉然之選也希亮為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簡而該逸而嚴合乎制斷之體

狄棐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並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為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學古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為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恥之考行事則抱負內外交徵觀人之良術也

楊偕王沿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李虛己張傳
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的事著效，猶為能吏。太素尋鲁、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虛己、獻卿、丑朝雖微，卓犖大節。及為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抗釋憾之言，大雅辭衩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歛抑，又可尚哉。

理得而事明，心歛而辭當。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瑊楊日嚴李行簡章頻陳琰李宥
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錢賀高覿袁抗徐起張旨孫廓鄭驤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識已利物。有古道焉。若旨浚渠河。覿揉金。抗論五事。起恤窮戢暴。驤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錢賀不忘李中庸，而孫廓兄弟棄親以狥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前分後串，錯綜有致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呂景初吳及范師道李絢何中立沈邈

論曰、慶曆以來、台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鮮、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發、及之論閹官、眞仁人之言、其假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約文舉要、促而不贖。

張昷之魏瓘滕宗諒李防趙湘唐肅張述黃震胡順之陳貫范祥田京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快夫、於國事、則噤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斃張宗、為衆人所不敢為、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運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京出派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先議後叙、如儀鷹乍疑、迅逸不可言。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叔劉元瑜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論曰、宋一海內、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為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遑暇議是哉、晁迥實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為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快忿以快人之私、君子病之、

氣色高華、雷積炭着、霞蒸閬苑、差堪比擬、

謝泌孫何朱台符戚綸張去華樂黃目柴成務

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及發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論據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給奬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黃目儒術淹贍、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意氣密而不減鍾司徒書法

喬惟岳張雍董儼魏廷式盧玦宋搏凌策楊覃陳世卿李若拙陳知微

論曰、惟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悍守。亦可見矣。厥務進濟。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玦搏經制適宜。有方策之。廢事精詳。治迹昭著。覃之律身廉潔。廉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為時論所許。釋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斂實。有材幹。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誘致汙。惜哉。舒。鍔。龍。出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上官正盧斌周審玉裴濟李繼宣張旦張煦張佶

論曰、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扞劍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玉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周有餘勇。佶然宣力西南。勤於戚。惠。亦皆可取。濟且以孤城扞禦寇。援絕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法。諸。疑重死事真仁人之言。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義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煑海、方舟之漕、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義亦精心斂職。士大夫許其醜辯。德權淸廉强枝。矯名好威。然其斥謝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遭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蹤迹。各有可取者焉。全才難得。士當節取。可爲德言用人之準。

李迪　王曾　張知白　杜衍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淸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節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眞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前合說中分講。後推此篇規明整。而議論復正大愷切。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夷簡張士遜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績可紀、而依違曾利用以取譏、夷簡在下僚、許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秋時須才、即承平亦須才、才者相臣之根蒂也。故相業之汙隆、係乎相才之大小、彼撰復三旨皆不才之所為也。論中處處著寫才字、大為枚卜生色。

韓琦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輿憲、與韓琦並相、稱老成。升之自為言官、即著直聲、然皆執術任數、公亮薦王安石以間之、為升之陰助安石、陽為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救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忠夫之謀、鄙矣、可與事君也與哉。

跌落盡然、而自有連絡換宕之妙、至其人品心術之邪正、辨若蒼素、殆史中之明鏡寶刀乎。

富弼文彥博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惟其有餘足化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憸人無忌善類論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國家盛衰視大臣寫得關係鑿鑿讀此洙溪權獲祝頌之思

范仲淹純仁

論曰、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夫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周唯一曰義吐光芒辭成廉鍔

如對文正、家慶、閣生、氣、完、然愈欽史公神手

韓億韓絳韓維韓縝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忮攜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illegible]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達於同、維達於正、縝達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唐表臣曰、厚而正。所以為難。

孟發汲言、每環其義。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詢鯁吭逆心、感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然帶誠感德之主哉。嘅世求淑問難進義、問強敵怨、高行不聞家聲、有足羨云。

中以納諫體美君德、而四臣之氣節愈顯。反客為主、文情匪夷。

卯亢馮京錢惟演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朴名焉○卯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郊典○頼王校室○公主下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卯泌亦○習禮者○也○預脩唐書○而能力辭○以為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偽○明逸以傾險○全為時論所譏云○

司馬遷作史記○班彪班固父子作前漢書○范曄作東漢書○以及陳壽之三國志○李延壽之南北史○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父子之梁陳二史○魏收有魏書○李百藥有齊書○皆獨出手眼○無三長○斯五難○明三等○辨四患○故能勒成一家言○為之不刊○近日聚訟不決○意見蜂錯○知幾十年九收○雜僉寬定不全悉實良有以也○雖脩唐書○卯子之譏佛執○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奥○欲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斷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始脫萬人於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不加煩文而事不晦○自是史家所難○陰德昌後○風勸甚遠○尤見仁人之用心○

歐陽脩劉敞曾鞏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都於還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爭
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謚中貴領列又疏曰臣
僭爲衆盡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欲雖殊焉文埒於敞奉世
亮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删紓徐而不煩簡與
而不晦卒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蓄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
中葉文學法理成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精采炳蔚

蔡襄呂溱王素余靖彭思永張存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
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費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請黜夏竦王舉
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
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請用兵蠻徼卒收
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獄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
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沉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
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議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訓
稱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惜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
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有臣無君有君無臣千古共嘆此論贊諸臣中思見君臣相與
以有成可勝明良之感

鄧綰陳襄錢公輔孫洙豈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顗鄭俠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顗竄厄至死。皆竟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狹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忠介之性。凜然如在。

何郯吳中復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蘇俅楊繪劉庠朱京

論曰、何郯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脩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俅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一人只舉一二事。逐段結斷。皆有蘊藉。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壅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脫人於死。美、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帳、城堡砦、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為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閻守忠慕郭進為人、而慷慨自效、既從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緣累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抗疏驕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銜暗於此耶。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為無如珣者。籠竿一戰、兩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從、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武夫不可不知民事、此論大有風勸。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劉文質　趙鎔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膺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稱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怯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能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毋諱料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才畧、其敵愾者歟。[illegible] 趙鎔有吏徐出、來塞下、[illegible] 以探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畧、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畧、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辦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跳快中、抑揚極為合節。

劉平任福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至言）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死得無謂）不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亦何傷）庶幾烈士者哉

以備弛致寇豈得疑咎天時後世之敗率皆坐此結語深嚴先貶後褒可以識所輕重矣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岊張君平史方盧鑑李渭王果

郭諮田敏侍其曙康德輿張昭遠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畧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辨族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昨李渭治無遠畧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門以棄其民昭遠討捕場所入烏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多否少可斧鉞殊嚴

王安石 王安禮 王安國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為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其用云。

同氣不同性、同事不同見、三人人品心術、四語寫盡、奇快獨絕。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黃履 蔡挺 王韶 薛向 張楶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張楶輩、起諸生、委裘衣、樹勳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矣。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數、楶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運、饋不乏、仰給時重樞府、不敢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隴拶、擒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弱昌邊、鄯兆伐、延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宋以左道啟、縱以鑄錢、臨此、非其驗也與。

此論立意深遠。先說人才奮興之故、後說佳兵好還之驗。感應施報、歷歷不爽。中後經緯錯綜、亦篇法之表表者。

常秩鄧綰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陶王子韶何正

臣陳繹

論曰、王廣淵在仁宗時、因近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固已有竊取功名之心。蓋為臣之不忠者、雖列侍從、烏足道哉。王陶始為韓琦所知、在御史時、頗能識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讎。欲自取重位、其忘善惡布衣之義、又不足責矣。王子韶之諂祖無擇、何正臣之論蘇軾、皆小人之尤、名陳繹希合用事、固無足道、然於獄事多所平反、惜乎閨門不肅、廉恥蕩喪、雖明曉吏事、何足取焉。

隱情隱事摘發不遺餘力史家惡惡之嚴如此。

許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縝杜純杜常謝麟王宗望王吉甫

論曰、宋取士兼習律令、故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舉能其官、遵忠政及民、而讞登州婦獄、君子謂之失刑。士宗、象先皆執經勸講、其為刑官、論法平恕、宜哉。琛、吏事絕人、民懷其德。純以微官能著清節、讞獄必傅經誼、風義隱然、常坐護危堞。麟定係獠、宗望興萬州之役、皆請至難之事於朝矣。關吉甫一於用法、而廉介不回、有足稱云。

程官守而原及劇科之善可謂本論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詵

論曰。長卿性務廉潔。以能臣稱。中師用法刻深。以治辦稱。雖均為材吏。而優劣自見。拯及仲甫。俱能為國興利除害。構始開西南邊。詵遂招遮夷。被進用。雖有他善。而不能定清議。至於沆決河議。綏民折鄯。使歷有可稱述者。其最優歟。

經指明盡。

沈遘沈括李大臨呂夏卿祖無擇

論曰。沈遘以文學致身。而長於治才。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閑敏。呂夏卿號稱史才。尤精譜牒之學。宋之縉紳士。各精其能。學不苟且。故能然也。李大臨官居微賤。克舉其職。祖無擇治郡所至。能脩較。官是皆班班可紀者。於大臨以論李定紬。無擇以忤安石。廢棄終身。即是亦足以知二人之賢矣。

以不苟且成

學不苟且。出宋人本領。亦知己之語。

楊佐李兌沈立張掞張燾俞充劉瑾閻詢葛宮

佐、立擅水衡之政，為時所稱。兌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亮承之。掞之筆，燾之智，瑾之濟，詢之辭令，皆著者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與羌為能，隨而希時相之意，仍請西征，使其不死，漫陸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權家中葉，漸丁价約之運，佐國計掌兵政者，尤急需人。夫水衡不治，則耗弊可虞；軍旅不戢，則非有自焚之禍。論者合而言之，有深意也夫。

張田榮諲李載姚渙朱景李琮朱壽隆盧士宗單煦楊仲元

余良肱滿風

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宗考主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諲、載、煦、渙、士宗、壽隆，並有德在民，仲元不以私怨加人，良肱明於折獄，風以將家子而能留心庶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於吏治，而所至擾亮，君子奚取焉。

用當其才，可為銓衡源領，後之在此位者，宜三復于斯言。

徐禧高永能沈起劉彝

（使令人依然收攬）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雖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故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彝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烏得無罪。

沈久也曰意主兼戒。其言警切。

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爲有爲、積財練兵、（而者可不講究）志在刷恥。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展其所長。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竊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子疵之。

次第井然。褒貶不溢。良史筆也。

种世衡

論曰、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信、卒甚南北之禍。金以微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中欲出其背以擠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為怯緩、逼撓動失機會、遂至大敗、而國隨以敗、惜哉。

王順渠曰、上皇當用种師道之計、率六宮以幸長安、命大將扼守潼關、欽宗然後幸襄鄧、東南猶召吳楚、西北策應中原關陝、而康王仍在河北、檢集山東河東河北忠義勤王之士、以扼金人腳路、京城之內、則付之李綱、外則付之宗澤等、如此則氣勢聯絡、勇力百倍、將可以破敵拓土、不但保守而已也。然此非有越句踐漢光武之才、不足以辦是、豈可責之欽宗之番童哉。千古遺恨、可惜可惜。

世將之家、其見聞傳受、別有本領、與拔從之士不同、故發言定計、出之至審、非細心察之、莫知其妙。文臣一概抹之、是以人闒與意見爭勝負、烏可哉。適知國家無必敗之勢、有言不聽則敗、不聽忠言、則其敗也尤速、所係豈淺鮮耶。閱此殊為寒慄。

司馬光　呂公著

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哀閣多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鼓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辭讓焉、以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若也、審矣。迎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亦希哲亦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宰相以人才為急、史稱晦叔權衡之精、收羅之廣、可謂知務矣。

廸記者言、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得官、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其好賢之心也。申公翼然謝之。夫使晦叔能終其愛才之美德者、程子之功大矣。人之相成、顧可少哉。

范鎮

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雖爭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而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其人如精金美玉其文如冰綃雲錦同歸於無疵讀之心目俱快

蘇軾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廿二志）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亦是一知己）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不得）嗚呼軾不得相（行其志何得為幸）又豈非幸歟（労論）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極力摹寫淋漓感慨其人其文之志氣亦約畧可見

蘇轍

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沮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賦宜若不及軾至論賦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假其齒壽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子蘇大節耿耿堪與日月爭光曲折盡致是歐公家得意之筆

呂大防劉摯蘇頌

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釋式摯止邪之論甚嚴終以正道忤於群小遂與大防竝死於貶士論冤之頌偶蘇欣馬卒未嘗為姦邪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事紀損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清疏婉委庶幾肖物之稱矣

列傳

元 脫脫 修　明 沈國元 閱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所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它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已甚則激，激則爭，爭則相勝而不已，黨禍之所繇成也。寬大之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退及詩謗，豈非用壯之過歟？使番着此論，則安有紹聖熙寧中報復相尋之累？讀之增慨。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獄，於是爲過，故它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蜂剗擊，誣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卒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人多而無救於衰，此不善用其才之過也。立言嚴可味。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益

王安石為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汲汲有異政亦謂事也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為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惟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密記誠有久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交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忠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為糾劾巨姦善惡炭相擬哉蔣之奇始從濮議晚擷飛語搏擊主以自文小人之雄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名下多虛繩以大節皆有可議其疵病甚著非史家好為吹索也抑揚中窾轉曲折全是筆力搏挽

孫覺李常孔文仲李周鮮於侁顧臨李之純王覿馬默

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為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靜新法寧失執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既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於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為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為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覿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相非其人上下皆失其所枚卜可不慎哉幸有諸公一吐正氣使我悠然於勁草之什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劉安世俊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復曲析。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疏遠竄。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羣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沈長升曰。表二母之賢。殊有關禆。昔人所以重胎教也。

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猶以責直疑之。何其刻哉。韋有程明道先生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一語。表明直臣心迹。真君子之言也。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夬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後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救蔡確。以在報怨。陶言榷茶為西南害。狀劾蒲李之鋒。廷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陳稱鯁直。禆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頗以清淨為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輩。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鉤斬袪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夬擊逐章惇蔡京蔡卞於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既仆即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惟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羣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張玉賢曰。君心之明暗。為消長治亂關頭。洞識原本之論。感憤之辭。生氣滿楮。

孫觌吳時李貽把吳師禮王渙之黃庶朱服張舜民盛陶韋
衛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鄒穆席旦喬執中

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然儒者。實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欲守豈易得哉。韋衛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褒貶秋然而婉折之致自在。

傅楫沈畸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洪彥升鍾傅附
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遹

哀人時謂。竄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挑之用兵。邀邊人肝腦於地。以倖己成功。不亦慎乎。諸徽溪峒、羊牂非人域、[illegible]況無故闢吾國。京、張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門[illegible]誰不毛。而文飾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喜功之心一修而燕勒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貨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論筆真至。雖相去數百年。而暗主邪臣。一眨臭味相投。肝膽相信。開卷若覩。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燧劉舜卿宋守
約

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為一時名將。遭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註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聞。其才否可見已。

一氣注下。只以虛字活句作煞。有無限含蓄不盡。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光祖李浩和
斌劉仲武曲珍劉闓郭成賈嵓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
隆

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久郁撫納香唯。紹能之忠勞。珍之忠朴好義。光祖應訪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嵓恩之善射。闓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錫。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扶詛報怨、賂狄請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論死亦宜也。詵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為坎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己。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啟釁于賈。總廿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朱幼柱曰。采滿之氣足厭千犀。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絕尧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撼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爲中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博之言乎

其筆快其詞直史臧修舉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輔耿南仲

蔡京以紹述為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箱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抗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託京締黼者右黼援麾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惟縮無策苟生自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欲高二君從從寬典信失刑矣惜既擯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黼以小臣劇上而誅大臣坐斥不變猶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王順渠曰溫公申公大用未究明道召爲宗正丞未至皆不憩

遺而蔡京八十歲方死天之欲亂人國也如此哉

沈伯緋曰議論風發兼有妍美之姿

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鄧佐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鄧佐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糴、筆、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漕。蒲卣之議、稅、権、皆有可稱道。若閣之閩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姚長源曰文如錯綉。大可披覽、

沈銖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寔姚祐棟　并沈積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㮚蔡薿

贊微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然甯而後說於宣和、首選十八人、唯何㮚、馬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覬覦、祖洽、俞㮚、蔡薿、憸邪小人。緣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瀆、攔、熒、并、邪、家、而竄之、如是、其惜。爲此孟子所以必辨邪說正人心也。學術不正。貽禍慘烈。安可不審所趨尚。三復斯論。君相之係誠重矣。

貫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汲呂嘉問

李南公董必虞策郭知章

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為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為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已矣非時挺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蒞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賈鋌之謀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為此惡哉不過視一時趨相之好尚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況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趨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李卓吾曰惠卿美才王雱百計害之惠卿以為皆安石所教也發其私書世人報讐雪已常態耳夫愛生惡死人人同心急功名懼禍敗畏譏蚩窮獨一惠卿然哉蘇子由之說過矣令人何可當也章惇性剛很膽粗才勝以衆人攻擊不得伸其氣輒爾非時報洩使有聖主賢相愛而用之亦足建功定國非邪惡蔡確比也論中設使一段所見畧同

沈仲緯曰說快之論可以破除蔽溺

十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三　宋　太來堂

崔鶠張根任諒周常

徽宗荒於治嬖倖塞朝柄移權竊不鳴者進習為暗默鶠根諒常
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鶠諒甫
用而病弃之可悲也已金兵既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孰能
先見禍幾哉毋惑乎任諒之言也
北轅之蒙係德之稱良繇消烁自取是以明主貴聽言也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劉延慶

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驅斂無厭之欲親遘其凶熙靖
世勣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
者其所遇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
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姚長源曰抽雲另講化板為活矣

李綱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確論）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沈稚雁曰懇惻語動人至性

史以中興之機與李伯紀而王元美議不然之謂當其鎮未濟之時伯紀尚可有為之日迺十抗論而不出一蚼師而求罷漢法不足誅也猶之可也獨以其名相而首請誅張邦昌為非策何耶斡離不深入兩河觀望人人懷二若不正以僭臣大義擬從掾趙寧此劉豫張孝純數輩而已哉朱紫陽稱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為一世偉人諒哉

宗澤趙鼎

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見合傳本贊）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遇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爭響之趨赴實由澤之忠憤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惎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

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作任作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撫拳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繆湘芷曰固本之計尤以培養元氣為先汲引善類除元祐黨籍此意更不可及

而忠簡叙作一傳家有深意益明乎時勢乃可以權衡人李丹

○張浚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損凶道處憂患益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遇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謂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厚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斷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謫所以為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柯瞿庵田持論平直

朱紫陽論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天下知之只是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此念病痛不小夫自為必將忌人浚譴入而李忠定去忠定去而宋之亡幾兆矣上順誤甚其辭而謂之罪魁當矣後雖知忠定之忠而薦之亦何補於宋祚之促哉是以大臣貴有其才有其識有其氣尤貴有其量否皆偏善也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奨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節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於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趙鼎午日辭氣昌明。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夫拯溺救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救焚拯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議論、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賢臣若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映、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歸於時君之失政。爲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徙、乃加褒謚云。

時君失政、莫大於有人而不能任。中論亦足盡其旨。

韓世忠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馮獬仲曰此論何其精警宋史成於衆賢之手故筆力互異

忠武為中興名將惜時主和議恢復之功未樹然以計紿魏良臣反兵擊兀朮於大儀鎮驚破虜人之胆雖為千古快舉而不知政以速其和議之成也天意所在人力不足以爭之悲哉

岳飛

兩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嗚呼寃哉

章大力曰三引喻以起議論波瀾甚闊

忍字是高宗膏肓之病忘親事仇晏安江沱不仁不孝之尤者也故當時忠臣義士凡言反復仇雪恥者皆犯其所深忌而飛則又甚焉者也高宗積怨於飛必有露於外者秦檜張浚窺見其微故慫慂以成之耳此論直誅其心書法與丘公義例同其嚴正

劉錡吳玠吳璘

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凡。雖並有餘。兵其狀亦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然累從征討。功效甚矣。有父風焉。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伍於常勝驕心。後歎抑三世為將。釀成淫黷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未數語真有道之言。不可不以為戒。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罹譖攜。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既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貼禍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先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歎居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分敘總斷參差如雁行。歸咎和議尤得論事之本。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皋胡閎休

德素有威畧。番賴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震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鄰。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洪見忌於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求一時之傑也。然武以戰。沒武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各自立斷。音調殊清越宕宕。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攷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沮郤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括子不責也。二人方之韓岳遠矣。然子蓋宗顏。韓俊子節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卒危從。有勞績。至驕兔失將士心。自取覆敗。況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哉。曲端劉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於未著。動淹節制。張浚殺之雖冤。蓋亦自取焉爾。

周一韓曰總起分斷。議論確乎可掃盡俗業。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剛中

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興復也。人事如此。天意又如彼。可勝憤悱。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以白時中之佞、徐處仁之姦、馮澥之邪、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綱、異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許之以官、竟不從、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非議誣、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觀。雖云冤死亦自取焉。作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物以類聚。讀此論、第覺陰氣森瑟。如入鬼方。

朱倬王綸尹穡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庶辛炳

秦檜晩薦士以收人望肰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也朱倬論事慨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穡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為異己王庶論都荊州當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為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孫意向曰胃語振起一篇之勢名士一言若予若剝含意深永

薦士收人望此莽操智是以李卓吾曰使檜不死高宗有寒心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原其所以弱力事金者蓋它日如契丹立石敬塘故事耳其設心自以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盡入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晧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者朱弁張邵洪晧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晧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祖謂蘇武不能過誠哉此意以忤秦檜請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追忘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宏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引經起論入題後將四人合敘一遍方歸重晧身并及其子矣寡輕重史公權衡在心一黍不差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失計固無以議爲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凛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諂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兩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王夯菴曰搖宕多姿

紫陽稱張子韶人物甚偉南軒謂諸魔諫書與日月爭光一謚文忠一謚忠簡當矣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決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函皆有用之才也

皆字作骨似乎兩對而參差之致改復可恨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

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淂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而所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引義雅正。合新雄練。連用三皆字、不嫌其複、惟見其老。

向子諲陳規季陵盧知原陳桷李璆李朴王庠王衣

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捍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惠、威足紀焉。李朴不詘權威、王庠志高而悅節、頗哀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剋、雖或罷譏、不寐亦皆不曠其職者歟。

每用畸零語作斷作纖塵落跌宕之致、致於此見其妙。前史多有此法。

衛膚敏劉珏胡寅陸沈晦劉一止胡交修綦崇禮

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於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劉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吳心齋曰當局運機最為持重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燾胡松年曹勛李植韓公裔

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棁之除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耶（不輕用亦見其品）張燾斥蔡京之禍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乎飛有術而不自以為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回鄰國恭順無它何其見幾之不審耶若李植韓公裔委著忠藎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散筆直敘最為老勁中以一二閑冷字作波更覺嫵媚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汝楫蕭振

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衆秦檜，斥逐忠良，以猎富貴，而次翁尤為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為可尚，然又為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曰獨憐，曰計深，且見奸臣作用，書法妙絕。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闡洪擬趙逵

如圭師於安國，居正師於楊時，敦復師於程頤，表臣交於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頫峭，不惑衆撓，不畏彊禦，大畧相似。若夫居正排王氏三經之謬，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為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逵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閱此論，如入蘭蕙桂林，芳氣襲人。百世之下若此，況當日親炙之者乎。為之神往。

張燾 黃中 孫道夫 曾幾 句濤 李彌遜

宋既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為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逆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回桐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款，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為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當膳撫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句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屢黜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忠正之氣，絪縕滿楮，讀未竟，齒甲俱馨。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孝宗志恢復，（其亡也）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為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它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士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赴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謇諤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人既出色，文亦精采，麟鳳星雲，未足喻其瑞也。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顒葉衡

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時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朕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僅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李鴖居曰掃除奸黨易薦達人才難。書法甚妙。細味之自見。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己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戚屬為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清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前後數子。着議精神。少三人稍抑之。絕似蜂腰之格。

劉珙王藺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穎范成大

劉珙忠義世家。遒勵績以未雪讐恥爲深恨。王藺祀顏忠諫。劉勝嫉惡方鯁。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跡。大寶獨從之游。逆斥權姦。了無顧忌。紫節拒秦檜。抹淵靚。堅如金。居派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劉中單騎星馳夜經吳璘。一戰卻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奏揚歷思。疏秦檜佚誅檜惡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披露忠蓋。真氣亦可尚已。

諸公大節。與天壤同壽。此文筆力。足以傳之。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莘老、侗。耀在臺府。廡誠姦佞。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足其用焉。

精覈有體。可方古史。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棠胡沂唐文若李燾

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悃啓沃。以口舌相高為戒。希呂剛直慷切。有古引誼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檜。陳棠以呈身為耻。文若識佳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禹考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擬拾禮文殘缺之餘。緊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擬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王紉章曰音節鏗鏘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杭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殫匪懈。為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概。著於行事。張孝祥、登賢才畧。蒞政揚歷。追其兩持和議。君子每歎息焉。

鍾大鵬曰直敘文間。李公椿、張重簡淡。紫陽之所推服者也。筆力矯矯。在諸論中尤為杰出。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葉湊周淙劉章沈作賓

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言推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冐濫，馴至渡江。高孝重綂糾封駁之司，張綱柳令應思太經劾韓侂胄，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漢淙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國家元氣在臺諫，不獨有宋為然。言路通塞，天下安危以之，人主可忽乎哉。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謀大事，決大議，非疑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宗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中發大議，歸然特起，有救地干霄之勢。

趙汝愚

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則至於不可為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繇竇尚書屈膝執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吠共為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用之為軒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學道之受禍翁遵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已矣而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可以賞功為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為宗臣爾為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秉國之鈞不平謂何當此寧內之際而以已見哉抑不平陳孺子不為也况學孔氏者乎夫趙為承相朱為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為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於再至於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聵目盡瞎亦必以我為阿附承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為黨不立異不以道學自名不為偽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為小人彼亦以我為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為偽學我既以為不是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

彼此不相為是則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茍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民乎則謂我為偽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為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為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臣子者猶曰激衆衆肆痛恨不在甘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強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

急與武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讒顏不在乎
夷狄中國之强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為也。上雖欲不欺
問。不可得矣。吾故謂今之學者。但能不講學則天下太平矣。但
能見己之小人而不見人之小人則雖曰不講學吾必謂之學。
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一
己之喜憎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無術是無學。此論
透快痛切亦吾道直言强諫之士未可斥為異端也。
縱論有城斗吸江之氣有搤肯扼腕之情故縱才識所致亦以
世矣是稱否則雖超龍門班椽而徇之亦不能屈筆成一字也。以
好文字原要遇好題目淘然乎。

彭龜年、黄裳、羅點、黄度、林大中、陳騤、黄黼、詹體仁

彭龜年黄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黄度林大中。亦能
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比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
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足稱
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
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前直紀後至文。而致屢變所謂出奇無窮者矣。

胡紘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譏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為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為之，則其協比權姦，詆排善類，亦何憚而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慶元之初，歸佗胄設偽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依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伏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革偽學之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詩致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況偽學之目，識者以為鏜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汝嘉議論數變，而賊嚴孫人似又出一手，史館中分類而著，故弗同也。

史浩王淮趙雄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為偽學之禁，蓋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順浩攻李剛，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拙訊之徒，何足算哉。

駁正舊史，具見識斷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徐誼寬洪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於亨也吳獵之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令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威名與涪州學記誼傳寫壞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東語婁心甚切君子小人首尾相應何等精密

余端禮李壁丘崈倪思宇文紹節李蘩

余端禮平時論議剛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植善類而不得以直遂斷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矛盾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逃於公論矣倪思在辭劇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折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行識探纈自如天生快筆

鄭瑴、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為

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瑴、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倜不躓哉。仇愈惓惓，君子遠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斷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忤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悕矣。

立太祖後此一事，夐冠千古，寧第為宋史之榮乎。論極卓犖。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宋德之、楊大全

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純氣質醇，歸於玄譜。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𤠣柴中行李孟傳

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於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爲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牢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背自言非程頤僞學劉𤠣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行誼均堪不朽而柴劉二事尤偉古忠之氣蹈爲精英論中之表表者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叛而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丙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媢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未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漸乎

論人論事裁決如流行文錯綜經緯巧力俱至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宋之南渡遂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倫儗殊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忝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庸鎮竟至亡國爲可歎也張威者善以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風清澤言知爲雋人之珠玉

汪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飛卿劉頴徐邦憲

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擾攘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奏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衆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頴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翺翔容與俯視一世氣概之卓絕者

李宗勉袁甫劉黻王居安

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直入徑叙文勢似緊急不知其中收閒暇有餘地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沈伯紳曰有感而言大破方俗之見快絕快絕

杜範楊簡張虙呂午

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炎雅之奏亦無繁旋凌卿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

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於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渾厚古茂有渾灝之遺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璘

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讀陵沉板蕩之什、淒然下淚。玩及其二語、令人投卷而起。國事何事、而以供權臣之壞乎。有宋之季、何不競也。

廢落數語、極其蒼老。

婁機沈煥曾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嗚呼、寧宗之為君、韓侂冑之為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煥篤學遠識、曾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第公田忤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徜徉跌宕、有神行乎其間。非與古處者、未能及此。

首尾俱歸結到君相身上、照應嚴密。緩兵急學、非失時宜、蓋度其力之可及者而為言耳。布局輕重有係、論中之完璧也。

湯璹蔣重珍牟子才朱貔孫歐陽守道

湯璹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推魏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朴當世可為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於中外歐陽守道經學之醇儒也

盛名雖副風勵之意甚遠

孟珙林果王登楊掞張惟孝陳咸

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殺震河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恥而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林果王登楊掞張惟孝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獨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姚長源曰洋洋灑灑豪邁不羈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游方信孺王柟

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屈。其先任希夷請諡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其有為之才。卒於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為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哉。

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間細妙)

趙汝談趙汝讜趙希錧趙彥吶趙善湘趙與懽趙必愿

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見。汝談汝讜希錧是已。彥吶帥邊而立功。亦由廟算之短。善湘父子充乎大位。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楊誠齋云。國朝皇族之英。自拔於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於秀孝文儒之圃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雖足推之。斯論蓋有所本。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阮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哀姬後羣起攻之然國將才也。董槐毋浮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清渦裁所有此蕭肅。

傅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許羅必元王遂

傅伯成晚與楊簡為時耆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潔然無緊說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心腹也。危稹以通閩係僑獲罪。其人可知。剏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羅必元受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清於氣而味永。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徐應徵曹叔遠王萬馬光祖

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一志不充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illegible]之策殆天奪其魄矣何士璧平陟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好毀淫祠非其中之毅然不能爾也徐應徵安邊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聽言任人有國之大經也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宋病若此雖盧扁不能救也況甚之以鴆毒乎傷哉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無見不伴趙方[illegible]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主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欣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而淩者非發於館之士即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為人元壽尘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謂葵處在趙方一段即兵家出奇制勝之法非宿將不能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爚章鑑陳宜中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實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劉直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為賈似道所恭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為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收采勢威之既而二人自為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雖戮力備惧不謀所為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遁宜中走海島宋亡

議論慨直可以風世至結果數語令人多少感動字數千軍筆力鮮儷

文天祥

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而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等死耳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貴得其所也文信公為宋之心盡矣其亦可以死矣王元美謂聞僧之言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固也亦知有廬陵王先生成信公者更大乎先生名炎午以信國再執未聞慷慨就義初作文生祭之以速其死因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次山墻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其詞曰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於文山先生未死

之。震鳴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門學科第郊祈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魁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伏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艱將予脅脫充。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勝擇闕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中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檣於廟舍之役。援執於目瞳之餘。於以沸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鎚孫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順。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廣弃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猶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忽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果卿張巡許子為伍。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況刑拘縶絷。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刎

豈足以見志。況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得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為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諸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無睢眦之讎。決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難。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鼎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人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遠共

將虜始生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艱難而敵氣所過倚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況乎丞相卿之晚進士也前戚均之弟子且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娛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特貴膾叫軍門丞相容其愛情而進之惜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瀚賂之素服先元彪之挽歌頗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仲道女髪蜀祖母曰妾太原人願髪太原不願歸蜀葬丹遷

晉出帝及呂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佗雖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殺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庭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謝夫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武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瘴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

舊主憂縱不得繼肩之綴屠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嗟膌穿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住其間閑訃則哭及丞相既死矣午斥為文望祭之曰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誚苟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衆勇文山張巡救身不興而公衆釣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移升魏義當勇決參公速公童子易貴何如天意諸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夢乘氣揖賑壯士其哉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淚雜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出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議論奇氣魄奇天地間既有文相國節義便不可無王先生文章二絕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
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韡

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亦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後於別之傑多矣。

曹豳劉岫回氣類而守其辨甚微總之隨執政為戚名因家舊陸意相斯言良可釋也。

王伯大鄭寀應繇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磻馬天驥朱
熠饒虎臣戴慶炣皮龍榮沈炎

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所說也。應繇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淺短於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端為名子，史闕其事。若張磻、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炣、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炣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猘逐人輒噬之云。

名父師家雖無得，王公何所際之隆也。此實天幸，非可強致，令人健羨不已。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楙家鉉翁李庭芝

楊棟學本伊洛○而屈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為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濟○殽望常楙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為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有學無術○所遭多困○聖賢所以視宏通為大也○棟儆殊為可鑒○

林勳劉才卲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珌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井地○可謂密矣○劉才卲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殷為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冑○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珌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丙朗然多率意之句○未能修琢○

吳泳徐範李韶王遂史彌鞏陳塤趙與簒李大同黃㽦楊大異

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遂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簒揚歷既久甘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薦起之黃㽦出任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著政之著稱於世也

瀟灑零歷有落英繽紛荇藻交横之態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則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高妙清纖筆資以刪

劉應龍潘牧洪芹趙景緯馬去非徐霖徐宗仁危昭德陳塏

楊文仲謝枋得

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牧論皇子竑事。坎壈以終。洪芹論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於朝、退則講道於里。徐宗仁國亡與亡。惡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更奇）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浮歎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卓者也。

有賢而不知。知之而不薦。暗嫉之恒態也。清燕且然。況多事之日。然不知其多事之日。其需士也急。故其言易信。不然安所見其能哉。讀此語。悲喜交集。

宋論贊　卷三十三　九十三　大來堂

循吏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都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未必）實多其人。其間（間字妙）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列於賞令。或自州縣善官。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歸其本於上。有體有識。

宋論贊　卷三十二　循吏　九十一　大來堂

道學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讃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

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它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王順孫曰自南宋崇道學之後其學未嘗不行於上也而卒不能收善治之效未嘗不傳於下也而卒不見成俗世之才由今觀之想皇慶曆嘉祐之盛韓范富歐之風邈乎不可覩矣而況等而上之乎吁道學之明効大驗如此

大道無名起手便說道李卓吾流水浮泉之喻與此吻合

文苑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易曰白賁無咎又云致飾亨則盡矣通乎此者可與上下千古

忠義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況其它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埸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蓋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閒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為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為次矣若倉皇遇難貫命亂兵雖疑傷勇終異苟免況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遯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為等差作忠義傳

差等處具見鑒裁文極儁朗可誦激昂胸懷

孝義

冠冕（詵雅）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敎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敎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敎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敎化之原在上不在下此爲端本之論

隱逸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逸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廷亹亹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於艮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哉作隱逸傳

引卦理以斷之名實中倫娓娓玄著

烈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與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閨帷之中能善其行卓於汙者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烈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端懿之言使人斂襟而拜

方技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修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禜禬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修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修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方穀曰勉之以恆風之以道可為方士誤昧之劑若可信若不可信文情變幻使人深思而自得之

外戚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此為經法不可假借）然而一失其馭，猶宦官肺腑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識者，擢而用之，恃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而身許不可賞）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母后之賢，自有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國家全戚里之法，曉然言下；戚里所以自全之法，隱然言外。塞鐵嚴霜，柱下戚於駢馬。

宦者

宋世待宦者甚嚴，（為出于古）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恩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為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臨幸有懷，夤緣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為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嚴字妙絕，舍是更無良策。

佞幸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好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機為患深矣它日敗闕雖能珍除腐城以求狐灌社以索混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兩不免也太宗有邪德艶媸替孝宗有曾覿龍大淵二君固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佞幸之禍中於中材者淺中於剛明者深此比而然後有不聞故也聚精會神千方百計在一投字寫浮慄上可畏

姦臣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為患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閼上聽變易國是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正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小人亦有才可用只是不宜授之以權耳辨之於初懲之於約何至有噬臍之悔

叛臣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放逐故智，冊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凌夷，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可)動於惡矣(帳可○矣)。雖凶悍尤忌，殘忍將用，恐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此春秋之遺意，有裨人道。

世家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縱濫，都邑丘墟，降孫五季，豪傑蠭午，各挾智力，擅為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荊楚，西取巴蜀，劉鋹既俘，李氏納款，至於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旋伐太原，遂係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修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於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雖倣歐例，而筆力遠遜。迺其用心之勤，考論之詳，有足尚者。末段自著其意，亦不云拿。

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操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三臣不肯為宋有其義甚正其忠甚著故繫之周以美之中間自為贊辯筆力翔舉至仰託孔子占步尤高

外國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遡元魏故南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建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清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玆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簉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廝囉董氈瞎征諸部夏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阯占城眞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許其遵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其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奉貢名馬它日疆大修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責遼所掠宋論猶知以通宋為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搆大難宋遂為所繼原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偭鄉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諸國為經宋事為緯瀏縱歷落如攀山光樓記

蠻夷

古者帝王之勤遠畧，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内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廁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猺獠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讎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畧武衛，亦豈先王制荒服之道哉。

通篇言其大勢利害鑿然，末只以一語歸結宋事，永畧鑒戒，此法前史多有之。

遼史小引

余覽遼四京記北遼遺事及使遼見聞遼國語解亦既得其大概矣至讀全史愈有以見斯川心之劬也特其三統並列索夷夏之防廷則先王之罪人耳論贊明也猶有前史遺風故多褒其文辭之佳者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采　較
武林　張　娟居宗　仝閱　新安　汪作霖雨若　仝參
　　　龔五暎華茂　　　　崇川　王奎光聚北

遼史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志

營衛

閏考

百官

禮

樂

儀衛

食貨

刑法

表

世表

皇子表

公主表

皇族表

外戚表

遊幸表

部族表

屬國表

列傳

后妃

義宗平王隆

李胡 喜隱

順宗

晉王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 蕭敵魯 耶律斜涅赤 耶律欲穩 耶律海里 耶律敵

剌 蕭痕篤 康默記 韓延徽 韓知古 耶律覿烈 耶律鐸臻 王

郁 耶律圖魯窘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延壽 高模

翰 趙思溫 耶律漚里思 張礪

耶律屋質 耶律吼 耶律安摶 耶律洼 耶律頹昱 耶律撻烈

耶律夷臘葛 蕭海瓈 蕭護思 蕭思溫 蕭繼先

室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沒里

張儉 邢抱樸 馬德臣 蕭朴 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 王繼忠 蕭孝忠 陳昭袞 蕭合卓

耶律隆運 耶律勃古哲 蕭陽阿 武白 蕭常哥 耶律虎古

耶律休哥 耶律斜軫 耶律奚低 耶律學古

耶律沙 耶律抹只 蕭幹 耶律善補 耶律海里

蕭撻凜 蕭觀音奴 耶律題子 耶律諧里 耶律奴瓜 蕭柳 高勳

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襄蕭韓家奴牛溫舒杜防蕭和尚耶律
合里只耶律頗的
蕭奪刺蕭普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律弘古高
王耶律的琭大康乂
耶律康成楊晳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术哲耶律撲里篤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攧蕭韓家蕭烏
野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斡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
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古弘古耶律馬六蒲滴洲耶律迭祿耶律陳家奴耶律特
麼耶律仙童蕭素颯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奴耶律款
　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斡特刺孩里竇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觀耶律谷
孫
蕭元紉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巖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蕭忽古耶
石抹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斡耶律章奴耶律术者
蕭陶蘇斡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覩

傳
文學
能吏
卓行
烈女
方技
伶官
宦官
姦臣
逆臣

高歛西及東陌

國語解叙

遼史目畢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太祖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菴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為契穴地為牢讓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頦領頦領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剌德嘗與黃室韋挑戰矢貫數札是為懿祖懿祖生勻德實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為契丹遙輦氏之夷離堇執其政柄德祖之弟述瀾北征於厥室韋南略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衆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剌葛安端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世次為經政事為緯覽夫條理亦云詳核矣言其國勢自微小

而之於威大言其治法自草創而至美備一步拓一步一層深一層。開繹極妙。若夫雅里之謀國。於太祖之全節。尤為欽倫畫義之全德。有唐宋二宗之所不能及者。史不沒善。況其昭昭在人耳目也乎。一冠篇首。一殿章末。結構自爾巍峨。贊中之傑作也。

太宗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楚鹿既閔。名實錄同。德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海思。即擢宣撫。嘉唐張歎達忠於其君。卒以禮葬。軌遊豫而納三刑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而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閎見者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乎。

岳齊狀曰。欽識相兼。文勢急迅。有展注倒連之奇。

英雄之主。舊勳固多。過舉亦不少。勝心為之困也。曰善處。曰能悔。予之深矣。

世宗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帝未三年納唐兆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宜乎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

一贊只結果得中才二字旁皇追鶻字字今識令人堪嘆堪憐

穆宗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於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小善不足以蓋大惡故美少刺多讀未竟而危慄之形觸懷而起性情之理然也

景宗

賛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抑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呼吸霊提。調意服籍。以療冗革。頗有暝眩之功。

聖宗

賛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三道來攻。親御甲胄。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躪河朔。不亦偉歟。既而仍心一歐。往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狃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作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卻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按實而斷辭。褒貶自無遁情之病。筆力清、鋭、索、上。一往莫可遏欄。

興宗

贊曰、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天死於弑逆、有虧王者之孝、情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幣而喪經、所為若出二人、何為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於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匹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直貶明冀筆嚴斧鉞字凜風霜董狐南史之亞也

道宗

贊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葛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既行、告訐之賞日重、群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寖危、眾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善事類至、惡事類至、此理勢未有不相因者。看史筆寫到及夫謗訕一轉、盡情說透、小聰小明、用巧用察、釀成殘忍刻薄之禍、幾於裂眦喔心、以戒夫天下後世之為道宗者。不然、往事何足誅也。

天祚帝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敘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盟好。四境乂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羣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至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禍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己。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

贊天祚。乃從原初說來。正以見祖宗創締艱難。而子孫不善繼述。遂令大業淪喪。誰執其咎乎。故可哀者鄙詞也。既晚者絕詞也。責備之義盡矣。

志　營衛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典校）於宮。行則懸旄於纛。以為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為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以畋漁為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印雪浪曰。兵意本之易傳。典雅俊潔。可補二十家之所未備。有干戈。不可無營衛。考其所繇起。與其所自詳。原委歷歷。大之極有體裁者。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為氣盈盈虛相懸歲月乃舛積舛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官兆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今考緒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紀事莫重於此遂始徵曆梁唐入晉之後叅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蘇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者惑焉作閏考

閏法之妙所以通盈虛正歲月其義詳於大衍起手數語便鑿鑿有來歷此必深於律數之原者

百官

官生於職職沿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沿名不究其實吏部一大宰也為大司徒為尚書為中書為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為大司馬為太尉為樞密使沿古官名分令之職事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樸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沿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剌夷離堇為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郡君設衙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辨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宋宋王曰名實二字不可不辨語足千古

莫詳於周官莫古雅於秦漢遼無足取者一賛之旨在事簡職專二語文字精采處在辨遼漢官同名異此志之所以傳也

禮志

理自天設情緣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射渠備是生郊禘從尊婚養是生燕饗兼禮凡禎是生喪祭儀衣維布是生婚冠皇從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益本於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為能通此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達人情徇情者稗稗律絕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遺筆胡制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北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悃愊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為多別得宣文閣所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為加詳存其略著於篇

古藻森家亦一代鉅手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鐃歌橫吹樂舊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於朝雜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韶夏武之樂餘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為書家乎希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物產之氣磊落之風感慨之意此贊咸班登馬矣

儀衛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立敬瑭。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強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凡以成一代之規摹矣。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沈居芳曰。摹寫有生氣。昂藏歷落。而警思甚果。咄咄逼人。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彍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收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群牧。逐類採摭。緝而為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

從朴陋簡易。漸向開廣文明處。極力追寫。行文絕有次第。而迴撓遲滯之間。更有深思。儼然與諸史公並垂不朽。良非易也。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蠭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䏶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秋、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為夷離堇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為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為優耳。

沈長升曰、輿引古確。

始兵終禮、世代如斯。非獨遼為然也。存不得已之心而又擇賢者為士師、庶幾清明之化。立論大有關係。

表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馬耳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靜也、有恒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違、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庖犧氏、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降、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後、儼志晚出、盍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為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於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為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為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於屈戍、幾百年、國勢復振。至耨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為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

胡剌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據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較太祖本紀。更為詳悉。彼則雜紀政事。此則単表世次故也。

皇子表

帝宮天下。王者家焉。至於親九族。敦五宗。其揆一也。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定亡。猶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備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為文無定。併諸侯削、年而表世。君子賤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不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蕃決。罪不足以著戒。碌碌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紀親親之恩。敦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略表見之。為皇子表。

後代封建之典。浸不及古。讀此表。不勝世變之感。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書于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婚主故爾。古者婦諱不出門。內言不出梱。公主悉列於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記傳間。不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別爲公主附表。

先說公主不當列傳。後說時制。故附見於表。有本有末。文特古峭廣潔。

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寬親。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備難之。雖其庶豈慨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慈固有。元勳實多。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趙無敦曰、以太祖容宥諸弟爲經國遠慮。此論人所未發。功罪不相掩。宜表之以爲鑒戒。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糯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為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為國舅別部。三族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為一。與別部為二。此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引漢晉為言。根據繫緊。自起手斷語。便已斷盡。後只順叙始末。諸史多有此体格。

遊幸表

朔漢以畜牧射獵為業。猶漢人之勸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於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遊幸表。

辭旨嚴正。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叙四裔於篇末。（使有不異之意）秦漢以降、各有其國、彼疆此界、道里云遼、不能混一家宇。固知種落郡國聘貢往來、焉依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槩耳。遂接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統五族、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爲、土產、品物、得其粗而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稱、得其音而未得其字。歷代踵訛、類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西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哉。其事則書於紀、部族則列於表云。

史記置四裔於傳末、外之也。脫脫繫部族于世表、所以矯子長之意、而詞旨婉委、寄寓甚遠。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松漠、故爲疆戚。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東西朔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寫傳裔皇。

列傳

后妃

論曰遼以鞍馬為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請安無[illegible]無[illegible]蕭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蔑之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之艱危保孫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欽哀狠猾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亦其俗也一語消多少女戎之禍以下諸評頓挫抑揚可謂曲而當矣

義宗平王隆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束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斯善不令終天道難諶得非性刻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有讓德者食報遠亘古而然此論推闡曲至肯綮調脩稱雅構矣

李胡喜隱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後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假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虖。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文情文勢鬱折跌宕

推本太祖。具有識力。

順宗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推勘精核

利令智昏。乃是邪臣本色。曰知曰不知。曰豈復知。一層深一層。辭旨醒刻。

晉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子。致虛軒重君父之命。不吉而死。中生其慕矣乎。

筆意絕似龍門。

耶律昌魯

論曰、昌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蓍龜。謀成戰勝。可謂算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名言）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善信稱智。義、可、不、刊。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涅赤、耶律欲穩、耶律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耶律覿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圖魯窘、

論曰、神册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術。所用能總攬羣策而爲之用。然其援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喩。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寬。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熟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寫明良會合之奇。千載如見。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涅里思、張礪、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稱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負固之師次滹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勳。雖著。至於覬覦僣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誠。若乃戍末裳以虧僞功。如解里者何譏焉。（貽爲千古）

頓跌撰宕。文情特妍。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摶、耶律洼、耶律頹昱、耶律撻烈、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摶吼洼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蔑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以反跌見奇。結撰有力。

耶律夷臘葛、蕭海瓈、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籲天。充之伐商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述是言之。夷臘葛之諫。康康燕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脈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為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彊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群臣於造次動作之際。比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於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瓈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先病而治。可稱醫國名言。

宋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酷虐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宋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畋獵之戒。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猥。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進言難。受言更難。美其臣。故彰其君之善也。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簡儉。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璞甄別守令。大愜人望。而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藎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爲盛。

先分敘而總斷之。又歸到人主之能得人。甚有體制。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袞蕭合卓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弁姪家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矣、足、尚、哉。孝忠昭袞、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毋舉將。已有姪家。其、誤、國、之、罪、大、矣。

侯幾道曰、一抑一揚。各有輕重。衡量之筆。史裁所貴。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虎古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主斧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耿歟。宗族如德威平黨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族。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侯硯德曰諸臣勲業品行。洵可合祀。信史一字之褒。榮踰華袞。

非克有其內者。曷能儕列。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鋭。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於高梁。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於朔州。遼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內有正人。則大將立功於外。此意本之扣馬書生。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論曰。當高梁朔飛之捷。偏裨之將。如沙與抹只。既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封古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善於區別。又能形容。巧心妙手。兼有其美。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奴瓜、蕭柳、高勳、

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里、奴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為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不無胡辭。末一語洵為仁人之言。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褭履、牛溫舒、杜防、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四字斟酌）其慮深遠矣。六符啟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華銜命出使。幸不辱命。褭履殺人婢以求媚。身負罪釁。寫其主容以冀免死。亦可醜也。

開端大議。尤稱老成。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劍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蕭孝穆之諫南伐、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瞭目語雖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為治之本、親。煩碎為失大臣體。又何其識切著明也。為國賢臣宜矣。孝先預紘仁德之謀。猶依臣社以洪靈。泥為國臣盡。雖功何識焉。

態度悠揚、意致貽宕。往復數過。愈見其妙。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敵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琭、大康乂、

論曰、高句驪詭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含以待。而逓乘險旅拒。俾智者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顯顯獨居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況乎殘戮其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歟。敵烈之諫有焉。

正言断辭、義例凜然。

耶律庶成、楊皙、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蒲魯矣。楊皙為上寵遇。遷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概見。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詆訢多豹。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剌葛、耶律敵祿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阿剌以諂諛不法抑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塔剌葛以恐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貴察劉其心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既。不。辯。國。焉。得。終。亂。哉。

佚雲俱曰勍挺不支。結語堪觸嶔座。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朮哲、耶律玦、耶律僕里篤、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才哲經略西北。邊勸農積粟。訓練士卒。敵人不敢犯。玦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以幹敏為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甲胄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散落各差。古意歷落。

蕭奪剌、蕭爭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攧、蕭韓家、蕭烏野、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剌為統軍。克敵有功。普達居。祥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昱鎮撫而民富。獨攧駐金肅而夏人不敢東獵。憶部人內附。方面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亦何可少哉。

公平之論。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論曰、始退之謀、從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狃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遠圖。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高情雅韻。鐸魯斡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啟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大意與合住贊相同。而機杼尤勝。

耶律化哥、耶律斡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阿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斡臘之戍深入。速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耶。

持論正大。可破佳兵好戰之惑。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蕭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奴、耶律特
麼、耶律仙童、蕭素颯、耶律大悲奴、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驕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埽、討西夏、征党項、破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聲款而膽落股弁、斯可謂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耶、抑天之所授、衆莫與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疆也、又況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人釆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華、諸將、不能無慨然也、

以戢兵遏爭為念、藹然有道之言、金乘遼敝、覆轍可鑒、孰謂勝強可長恃也、讀此令人猛省

前段寫得萃勃、後半轉入深細、終以詠嘆、可謂淋漓滿志者矣、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奴、耶律敵
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乎、當其止行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良以反誅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綏撫暴古、皆有討賊之力、馬仁先齊名休哥、勳德兼備、此其一節歟、

算神問忍、如風雨之驟至、

耶律斡特剌、孩里、竇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觀、耶律喜孫、

論曰、孩里引吉之為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傳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彫、二子有焉。若斡特剌之戰功。竇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詳略有法。更饒雋冷之致。

蕭元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論曰、元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不得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之輔穆宗、非溢美也。儼以俊才能政。所至有能聲。纂述遼史、凡一代治亂、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為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稱。忠直不亦宜乎。

森鬱古勁。語語乘心。

蕭巖壽、耶律撒剌、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蕭忽古、耶律石柳、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剌之諫。后何得而弑。太子何得而廢哉。速剌撻不也以忠言見戮。國欲無亂得乎。后柳之奮。亦幸出於乙辛既敗之後。復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確論。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斡、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斡平亂渤海。又以討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告而不聞。其誤主聰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化大逆。其得免於天下之戮哉。

起頭二句是案。下分叙善惡之事。而相遠意已在其內。條理秩然。

蕭陶蘇斡、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三復斯言不勝感嘆。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斡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陳之難、乙薛甘忍羅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蠹國政、可勝罪焉。

狃安之禍、不可勝言。天祚病根、全在乎此。故史臣特揭以警人。非渺論也。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覩、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怛天祚防微之計、陷晉王非罪之誅、大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逸魏王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轍。嗚呼、天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捲哉。

情罪昭揭、可作諸姦讞辭。

文學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貽陳邊防利害、皆洞達閑敏、孟簡疾乙辛惡邪、默而不怨、孰謂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堪為文士生色、

能吏

論曰、孟子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秦溪、完、陝、佟、以、息、民、拒、公上、候、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為良、蘇從召杜之、美、文知易州、兩賜應禱、蝗不為災、人望為民、不避囚禁、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斡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求能吏於迂腐之世難、求能吏於變故之日尤難、不真故耳、史臣以一字結題此贊、必加之者無過情、當之者無愧色、斯為名實相副、不然、盡曆焉也、安見其為能哉、

卓行

論曰、隱固未易為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制謝職。不識時務。宮奴兩辭節鉞。蒲嵩六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為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世人重廊廟。不重泉石。故凡不掛仕籍之人。皆予之以隱。殊可咲也。隱必有隱之德。有隱之才。有隱之地。有隱之時。而後隱成焉。巢洗耳食薇。為隱之德。金馬白衣。為隱之才。赤松桐江。為隱之地。三分五季。為隱之時。有其才而無其德。恐蹈釣譽之譏。有其時而無其地。恐來不家之誚。甚矣隱之難言也。有此快論。內外之分明。名實之迹判矣。

烈女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為賢祠。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閫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纏綿而談。齒頰皆芬。

方技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咈於道。君子必取焉。五象古王白取。律敵書、無大衍。史錄之宜矣。魏璘為察到卜誅逆。為登撤萬卜倚之罪。在不貫。雖有可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為來者戒。

意在無鑒見道之言。

伶官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恢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侯智侖曰。清新雋永。如聞午夜之歌。

宦官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况宦者乎。鍚恩爲內謁者、安仁爲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邪。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鍚恩幸而免歟。

侃侃不虐。

姦臣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奸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違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遼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謟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讜、靡殲殆盡。雖黑山觀見官屬之盛、僭制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嗚呼、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成之也。如蕭余里也、革忘君黨惡、以營富貴、幸而死牖下、其得免於道兵之辱哉。

按其罪狀、追戮無已、筆端固有斧鉞。

逆臣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不使。豈不以為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致亂亡。皆是人也。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侯彥和引援筆疾書。意盡而止。

高麗西夏系治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婚下嫁。島夷以得其國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涼州道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往。事釁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取勝固多。敗亦貽悔。昔吳越皆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全缺哉。

說諸夷叛服不常。情形如畫。德力一辨。斯云概原之識。

國語解敘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為書雖浩瀚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註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為之稱。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立志高雅、卒成鉅典。北方之巨璧也。

表

列傳

蕭仲恭高松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納合椿年祁
宰
撒离喝耨盌溫敦思忠溫敦兀帶奔睹
高楨白彥敬張景仁
世宗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烏延蒲离黑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剌道
蘇保衡等
高衎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撒改等
趙興祥石抹榮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孛迭
移剌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劉瑋董師中王翛
馬惠迪
梁襄
路伯達
裴滿亨斡勳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揚庭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剌
益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徒單鎰賈玄孫鐸孫即康李革
孟鑄宗端脩完顏閭山路鐸完顏伯嘉术虎筠壽
張暐高汝礪李復亨
承暉抹撚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孛朮魯德裕烏古論慶
壽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霆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與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寓斡勒合打
程寀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價楊伯雄蕭貢溫廸
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張暐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术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盞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盞尉忻
徒單兀典石盞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哥荊山王賓
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
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張天綱完顏仲德
傳

金史目錄

二十一史論贊金史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歟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流印、取雅達國相以與其子、世祖既破桓赧散達遏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

蔡雲怡曰、讀此贊、見金之盛大、天人交完、夫豈偉哉。

詩子求曰、語云知子莫如父、世祖有十一子、長烏雅束、次阿骨打、次吳乞買、世祖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後果誠遂稱金、克成先志。積德者興、積類者勝所繇來矣。

太祖名阿骨打劾里鉢之次子後更名旻

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雄哉二字史臣苦心摹畫之筆、曹馬諸奸、竊柄盜國、純以權術變詐用事、險邪罕匹、謂之姦雄、當矣、若夫阿骨打、遼主命之舞、直辭之、觀其答不告喪之問、對阿息保之詰、與兵誓師之詞、何等披露、絕無曖昧意態、雄之一字、真點睛妙手、幾欲破壁飛去、

太宗名吳乞買劾里鉢三子太祖之弟更名晟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幹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大事、經國規畫、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嫡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宋高祖忍恥忘親、貽譏千古、獨以存立孝宗一節、書不絕眖、而況太宗盛德之主乎、傳位熙宗、出大臣計、賢於趙普倍蓰矣、史臣特表其事、鑒往戒來、其功豈不偉哉、

熙宗名亶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有初鮮終之病說得凛凛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爲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國家治平每係言路弘開君不諱過海陵反是宜其亡也

世宗

贊曰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詞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陳木叔曰宋孝宗切於求治而一時宰輔皆非令器遂起自用之私論者謂高宗誅絕大臣無儲養以貽後患故不能比隆唐虞理或然也金世宗得一代賢主亦有有君無臣之嘆倚緣熙宗晏駕海陵拒諫屠折人才之所致歟三復是贊嗟吁者竟日前人有云金世宗可比漢文帝但文帝學術高耳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迹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揚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若有以夫

宋治本昧同歸於敝晚季諸君每有此病祚之所以不永也曷置思焉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廢、記注亡失、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授璽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趙彥琢曰、無可表章、附見別紀、史臣不屑存其梗槪、史臣之識深矣、

又一變格、曲折淋漓、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暬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

呼應甚急、而叙置不昧、于可得意之作、

哀宗

贊曰哀宗之世無足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爝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穆躬全曰只一勢字便了此贊與之以禮是史臣維世深心

世紀

贊曰遼王果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欲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睿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覺自時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恃睦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不意聞淵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吳樂生曰寓意深遠反覆思維方得其旨

一贊之中全以天字作主太宗高義睿宗寬恕顯宗陰德所畫者人耳而天意各有所在抑或命歎欣聞即天亦不能自主乎要之人事當以義理為正不可藉口於天

天文志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月珥虹背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皆見於世宗之世。金宋角立。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說。亦有精粗之異。今本諸作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為準云。

春秋明災異耳。以為準。是史家靈變處。

曆志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進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疏。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志。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為曆志。

欽得清古曲折。一代曆法損益。宛宛在目。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埜之説。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

時予木曰。漢儒以事配例。不無牽合之病。要其感應。自有定理。如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數語。識真議確。動人修省之思。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盬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

敘壤界古意錯落。敘治隸詳整有條理。真良史之筆。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之、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脩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内而縱欲、其獻既失、奚暇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運宋故禮器以旋、遇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脩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㭊布、井然有序、炳如也、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駕、大小鹵簿凡節、以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也、是時寓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之為國也信矣夫、而況閒雎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禮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荼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公先守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摭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為書、若夫凶禮則略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弑、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駕、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辭旨條鬯、使人了然於廢興之故、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亘五帝三王之隆、文武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為、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嘗其美也、而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文采可觀、

儀衛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當朝、弩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焉、大抵模倣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於志云、

筆力簡勁、有巖峙之象、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歴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蓋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寡。惟于郊廟祀事、法駕滇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主法之意、寡乎闊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趙彥琢曰、說得鄭重有關係。

兵志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鷙勁、人多沈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産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智、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强、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効力、而守之、任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伍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内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代宋之後、叅用漢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强本刊落、醇風鍥薄、將帥攜離、兵士驕惰、迨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内、亂軍雜入召禍於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得國、本諸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胪列於篇。

時予求曰以風俗情事原兵之始終可謂切實著明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並修品式寖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脈紓蹙風俗醇醨世道升降君子觀（絕大題目）一代之刑法（要紀）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一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傳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司姦贓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

其受決多寡以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即遷史不肯以隱退乎人之意）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康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室宗嘗親民事當寧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為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侯彥舟曰見本之論非勤刑書續餘

食貨志

（無限感慨）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廣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闌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貴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搉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勑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户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

金帛以倍賞激勸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蔬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敗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誑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今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興慨也

理財無人上下交困漢以權算貽譏宋以青苗釀禍金之弊政歷歷堪發一噱

選擧志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以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著科擧取士亦復泛濫而金治衰矣

篇中盛衰兩字眼目遙相照應因時制宜與仕進岐廣尤爲致衰之本論極明快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吳迭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骨之下有詳穩脫朵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之

謨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興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之十新入

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於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考之殊無深義、得力只有統其屬數語耳。

表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敘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失、大槩僅有、不可殫悉、今掇其可次第者第於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書錄也。

分疏明晰、筆鋒如劍如犀。

交聘表

天下之勢易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納質立梁楚而不

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厥後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矣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雖强之耶金人出於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聞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傳或用皆授兩國各因舊史不必强同云

遼宋失計金人得志絜情度勢最為明確筆神如游龍窘鶴矯厲無前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豔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衒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悖乎禮顛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竟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僨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婦亦有學此意不可不知詞極工贍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諸姿冷致

石顯桓赧散達烏春溫敦蒲剌臘醅麻散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刋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詫懼且為亂阼遼人不察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蜀束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己重戰俸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與

金人巧而遼人愚讀之失笑

奚王回离保

贊曰、庫莫奚與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供碩爲隣國。合并爲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爲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叙法蘭士。

歆都　治訶　骨赦　訛古乃　蒲查

贊曰、貿石魯與昭祖爲友。歆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基全。甸。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歆都爲首。治訶路宗室。與歆都同功。故列叙焉。剌。畫。精。明。

太祖諸子

贊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材識。足以

逆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玩末句。宋太宗於何處安身。

撒改　宗憲　習不失　宗亨　宗賢　石土門　忠　思敬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蕃前人之態。著數五世。易曰、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為强宗。而取逆之策。卒定於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疎疎落落。有錯綜洞旋之妙。

斡魯斡魯古勃堇婆盧火吾札忽闍母宗敘婁室銀朮可

贊曰、金啟疆土、斡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妻室最素封。泰州之邊圉、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朮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斡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撻。罰之至。諸將僇馬犬。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朮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代。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賞罰明信。國之寶也。不以貴重徇假。是謂得其機要。

阿離合懣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强識。希尹之文學。並足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捉劾。

宗翰 宗望

贊曰。宗望故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雷擧。兵無留難。再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爲後距。此豈輕者耶。曾子曰、往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迅急中復有婉宕之致。

左企弓 虞仲文 曹勇義 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僭位、委質二君、隕身逆賞、三者胥失之。哀哉。

總敍總斷。贊中多有此法。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焉。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功多忌亦多。自古而然。反復此贊。令人想見元仁宗之賢。

宗弼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屨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屨。援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特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寘通宋之事爾。哀哉。

蔡雲怡曰。金史以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嗟乎、此豈知邦昌者哉。時金人既立邦昌。擬兵而奪。呂好問、馬伸、力勸邦昌反邦從正、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然其策太后詔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後以人心不順。自歸請死。康王不即誅戮。恐金人有詞。而寵以王爵。此時便種下一和議種子。終身不拔矣。夫主和議者莫如秦檜。而當金人議立邦昌時。猶執論邦昌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願還嗣君以安四方。言雖不行。亦之奪邦昌之勝。欸觀庭邦昌一事而已。知宋之不復可為已。

陳卓叔曰、豫以貪昧小人。素志奸狡。甘心叛逆。屢引寇侵擾進

南、使民肝腦塗地、其罪百倍邦昌。可勝誅哉。天討亂臣、金人起廢置之意、岳武穆之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而廢豫。豫之計謀決於豫求援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之罪狀、斯業乃自其屬主口中定之。孰謂公道不在人心哉。

僞來二字寫盡奸邪朝秦暮楚、翻雲覆雨之態。

劉彥宗劉筈劉仲誨劉頍時立愛韓企先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食貨志稱因用一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苛征而無富國之實。為之掩卷浩嘆。及讀劉時二子贊詞。乃知天下未嘗無財。生之者無人耳。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執袴之子、市井為俠、此豈行己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

稟訓律祖、遂無寬恕、春秋之旨、洵嚴矣哉。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以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只敘儲嗣始末、不置評品、意在言外。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㚖鶻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㚖阿离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其心更可錄。

郭藥師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見歟。

斡离不聞宋內禪。欲引還。藥師以無備勸之進。此金宋得失成敗一大關也。天欲禍宋。予以大資。其孰能救之。如是一語。有多少婉轉在。援鞅事以媿宋之無公叔其人者。史臣意甚深哉。

移剌溫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以明功也。

正論。

蕭仲恭　高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獨之。與宋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誑遣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

尊朝廷。安社稷。雖然大臣心事、以烈丈夫爲之。恐失其擬矣。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光英居守、使阤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荀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己子之謀安、不可得矣。

不必讀戲應篇。

張通古 張浩 張汝霖 張玄素 張汝弼 耶律安禮 納合椿年 祁宰

贊曰、甚哉海陵之為君也。舜習御下、而不卿馬。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耻。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蓋亦自取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晚辭、一以家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是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然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殉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及也夫。

頓挫曲折。反覆抑揚。文、情、幽、絕。

以不卿答其君。以免耻規其臣。議論最功。

撒离喝 耨盌温敦思忠 温敦兀帶 奮睹

贊曰、撒离喝温敦思忠奮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爍忌。撒离喝既自以言致疑。猶與大臭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應直自奮。思忠濟之於死。自謂圖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罪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室而欲其貸。此何異於穀趣人于陷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奮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與戰。逗側趑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正辭詰責之令三人心折。

高楨 白彥敬 張景仁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剛明自任。糾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惜之荼毒。直己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賢之。留使久在此位。其派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倜儻。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緣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即使有後其報必有甚於此者

李石完顏福壽獨言義

贊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嘆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懷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言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天字作胥熙應甚奇

烏延蒲离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戎勢攸赫、飈、迅、爆、懼、淮、泗、鈎、鉦、成矣、故列敘諸將之功焉、金鐵皆鳴。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連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衍挾功、窩斡橫發、有弗戢之畏焉、世宗明斷、召還謀衍、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耶、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紀議相輔而行、極操縱之妙。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剌道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守無聞正隆時及其逢治剌佐明主誅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耶官序無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盛將有係於世道之污隆之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以下竊語心慕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汝哉公于家人輩待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頭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悟狀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欲宗以一言定止唐作琚之對其為金誅者至矣

臣有善君惟恐人不知君有過臣惟恐人知之曰即語之同屏左右密寫兩情如畫如鏡無忝史策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宰相執政豈異道耶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使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議論官樣

高術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斂、其秦之季耶。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耶。其大從一從吏守法不敢之謂耶。守法不敢、斯眞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法、空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術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奇而確、刻而深。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鼓鼙、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圉之臣、不可以不擇焉。

語意關切。

趙興祥石林榮

贊曰。趙興祥石林榮自拔泳難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微然也。逮世宗之卹殺扶滅庶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李天予曰。君仁則臣智。感應之理良然。其詞動而有體。可追陳安漢之篇。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盧孝儉盧庸李偲

贊曰、毛碩李上達曹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肤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能吏易為。大用難副。安可不自知。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嚴戒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陳期必行。言期必驗。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起手三語。已贊盡。後引經傳以中之。文法從陳壽魏書鍾繇華歆、王朗評脫化來。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孫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

真不可解。

顯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從之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猜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天意如此。人心又如此。亡徵見矣。可畏哉。

獨吉思忠 承裕

贊曰、曹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矣。實理。

宗浩

贊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旣而畫淮為界、厥後海陵啓釁舉兵、因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於南宋、非得已而詳閱之、使每先發、馬侂胄狂謀、誘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於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於宗浩常勝之家、史抗撩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其言鴿鴿然、蓋借是以消人佳兵之念耳、

夾谷清臣　內族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瑤里孛迭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違以貪小利敗、襄雖堅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逮襄之開禧壞盟、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制勝在勢、可謂兵訣、

移剌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劉瑋董師中王尉

馬惠迪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至論金純傳駁、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懷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閒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斡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錄結致退、修辭信妍

梁襄

贊曰、金起東海、始主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今仝都不諱、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言路開則治化盛、不利之論也

孫伯達

贊曰、金法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約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爲常、其有知其爲非者、欲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北何誼耶、伯達偶能明其非禮、因歎所饋齎志未畢、俾民人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勝號成德、不亦宜乎、

朱幻注曰鬚眉人事、鬚眉人語、

天生一對奇人、爲金朝生色、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揚庭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雎不道、俾紀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爲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龍獻、賀揚庭骨鯁大過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廣見薄、晩以論列稱賞、亦祇觸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默、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攷也夫、

忽照數人品行、大費心手、贊中之極得意者、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剌益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權排、人皆以平允稱之。雖矣、焦旭變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違羅織憲、大臣請人主進猥勍、奏其非爲之羅獄、誠有古人之風。馬李完康元弼爲他迄稱、完論晏令史一事、元弼論書衙而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着事跡。劉璣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下祿求福、不田非璣所及也。劉琉以大定之力、馳此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趙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訥而訥言、益以克寧北伐爲不可、仲洙釋田鼓黨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篇中閒令不測、詢爲奇觀。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韋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爲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膽智殊、蘇師旦謀伐任大、西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忝和戎功臣、然匡竊忠於大安、綱圖難於至寧、富貴之感人乃如此耶。

詒金臣用舉宋人、亦時事偶有交關者乎。抑語於宕、如有驚疑咨嗟之情、動人思繹。

徒單鎰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以舊臣致久致仕。鐸仟旨街三。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唯孫即康詭隨、乃驟致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當補二〇本釋□一〇沈〇齊東〇野迎）有古忠貞諂諛攻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機致錯綜、成理悋理、冷淡然善也。

孟鑄宗端脩完顏閭山路鐸完顏伯加术虎筠壽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逐。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并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脅持國、終至於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於高琪汝礪之手。賓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語□級□）如是哉。术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讀此、則說難諫臣論可勿讀。

張煒高鉉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尉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若二子之謂矣。高鉉之守歲、君子頗有取焉。大則殺身亡家。小則貽譏後世。聚斂之事、可不寒耶。

承暉抹撚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孛术魯德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著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撚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孛术魯德裕綏師期、甚人之實。於是何誅。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稔知大勢、參觀世變、方有此等議論。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違謀、是用煦煦以為慈、噉噉以為明、孑孑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敗、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啟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延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繇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共思杰筆有奇勝之勢、一往莫還、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寔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寔完顏佐皆賜國姓者并附於此、

條紀清眛、議論集狀、

石林仲溫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六年耳。故將造者。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不共若。不兩立之勢。贊中猶得究然。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群才拙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政道不純。則治効不臻。知人非難。信之為難。自古言之矣。

輿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烈胡失門完顏寓幹勒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輿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娛之求去豈禮耶是故輿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夾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兩道字前後相映筆力矯拳

程寀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倚楊伯雄蕭貢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寀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孫大社皆見禮遇而今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引經之綠達王倚之體歛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尤數人者進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參差深宕筆致古雅

張暐張行簡

贊曰、張暐行簡世爲禮官。世習禮學、其爲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隣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司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議論甚有原委、昂抑頓挫、綱節合度。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道乎。嗟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

暴其大者足矣。真仁人忠信之言。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丞令史賞之。足以偶士氣乎。

五語三摺。可謂簡而詳。直而曲。美刺之義備矣。

术虎高琪 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諭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於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耶。金至南渡、譬之尫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汴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鳥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耶、

論金勢。不減洞垣之識。伸大義一語。尤為頂門針。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揆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謇諤言無避忌然一蹉跌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人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行信而現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辭嘖氣溫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之然而汝礪行信拯救於內胥鼎侯摯守禦於外訖使宣宗得見亡國而哀宗從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敎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觸怒而死悲夫

養兵恤軍為治國之本謀尤救時之急策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即位、狡狡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說所以反之處、歷歷皆關係之大者。知而不用與不知何異、令人追嘆。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云。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秉約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諭章、大愧高允。

筆極高勁。

韓玉馮壁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玉馮壁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才吾塔之西界壁以王庭純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斂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冤壁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讖之譏豈可以捨瑜哉程震劾荊王罪比衆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直道難容古今共嘆精到無比為繞指倘亦詭隨於世變歟培卷節義是在搢用人之柄者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死絕不亦宜乎草訛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人之言夫以督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引唐事為証最確

撒合輦強伸烏林荅胡土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謂為知人乎強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郡多壘棧士為將使金運未衰強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頓挫有致前論知人後説棧士原是一串事然感甚富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風患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僑言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明忠剔訛史臣不可無此直筆

紇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矜寬厚之政、好為訐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枚尤竟陷大僇、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粗豪釀成跋扈易知也、訐察反為姑息不易知也、何國家之重者安可不辨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訑諱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奬御史而不罪訑諱、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烏山之捷、而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於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睽離、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爾、

虛則欺、欺則愎、其弊相仍、勢所必至、歸咎宣宗、淨治本之意、先將全朝賞罰失宜反覆深論、乃捧入元兵亂金之捷、只以兩語了本宗有九地九天之奇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柚皮換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傚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情事堪悼。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貪怯是標病。不悟是本病。所謂膏肓之疾。盧扁望之而反走者矣。

赤盞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蹶琳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賛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年之潰衆怒所歸幸逭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益假手於崔立也

從來勲臣勞士全於謙慎壞於矜伐禍福之應有遲速小大人安可不自持也閱此惕然猛省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衂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壞歸宋擧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失足一時羞貽千古不得以棄夷從夏之文少寬責備史臣維持名義之心自應如此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贊曰、愛實言衛紹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覩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讜。則不可廢也。

可作言者之氣。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好問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然宗北徙、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壁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事同應異。引業相絕。安所辭歟。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對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殺以供億大軍為辭、道欲由己、欲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哉。大朝豈肯、故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欲崔立之狂謀、以衣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元不聽崔立要求、非獨悔金人之失。亦欲激人臣名節之間、以存朝廷紀綱。此舉絶無綱我義望。百年之遺、豈無故哉。

彝天顯　赤盞尉忻

贊曰、彝天顯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為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者為願、欲衆哉。令人特思寧武子。

徒單兀典　石盞女魯歡　蒲察官奴　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依南依北。若蟹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與習之虎何異哉。因其事與梁武侯景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為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冤哉。貪尤為將之大戒。取敗其小者耳。

徒單益都　粘哥荊山　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起而倚之。無復忌憚。益都荊山皆忠亮之士。有進才略。尤足取焉。而竟不免於難。惜哉。下之戕上。蓋有其漸。唐世藩鎮自立之禍。始於僕固懷恩請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等節度河北。自為黨援。而帝不能禁。釀成五季之亂。金蹈其轍焉。詩不亡。

國用安　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魏侂胄搆難、招誘鄰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戮、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今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憊傷終日、當時丞黎、如魚在釜、(請發思)其何以自存乎、兵自發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劉漸于曰、慎字是發言本旨、

形容遺兵之民情狀、可矜可痛、真仁人之言、

苗道潤　王福　移剌衆家奴　武僊　張甫　靖安民　郭文振　胡天作
張開　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封建本末、都不可攷、載筆者失其詳故也、國重文獻以此、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趙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始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撓敗人也。蹇成事急。醉不能軍。乃逞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牽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初忠。以撓見忌。哀、宗、之、明、蔽、可、知、矣。

論得其情。斷合乎義。兵銳之烈也。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有才之人。未必盡忠義。而忠義之人。定有才略。試觀豫讓伏橋吞炭。漆身諸事。計無謨之。及被執國士一對。語足千古。豈非才哉。以此贊殿諸臣。為金生色多矣。

世戚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畿肅雍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哉。於漢唐矣。

婚姻取伉儷之義。此制近是。然因時通變、亦未可執一而論也。

忠義傳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歟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末既說到食報上。猶是世俗之見。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金之文治、非遼世所及、尊尚中夏。而不敢妄為絜度。可謂識外內之分、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弟之人。素行已修。雖有希覯。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取善欲寬。章宗之厚德、立傳惟嚴。史臣之公心。此贊極有深意。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敎後進、宋可不顧仕、金質其子爲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欽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剛、故能爲人所難爲者如此、

見善明、故能逸、用心剛、故能隱、揭出幽人肝膽。

循吏傳

金自穆宗循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遷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敝之餘、休養生息、迄於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吏之循酷、隨上而轉、此叙已見其概。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整齊與。熙宗迭興大獄、海陵翦滅宗室、鉤棘傅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擾賊作焉、流毒遠邇。惜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刑賞閔乎風俗。以之遂成其私。所損元氣非小、同得二人焉、倘幸乎其少耳。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素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聲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害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珍有貴以賜物為快、貴畫物傷身亦旋滅、小人亦然。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淫佚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彙分類別、輯列女傳、固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嫠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先著明列傳之人。又自微小說到長。從常說到變。敍次纚纚有條緒。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伺意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珫、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恆頗能諷諫、宣宗時有評益、蓋循之佼佼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指列盡情。見之而怨者、其同類也。見之而喜者、斯稱賢矣。

方伎傳

金世如武禎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四言括盡全旨。字必縈稱以矜博洽。

逆臣傳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家赦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衆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請於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爲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刑書凜然。諸賊子雖倖免于一時。不能逃乎萬世。可畏哉。

叛臣傳

賛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啓張覺挑釁之心。覺豈爲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進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悲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朱子若曰、乘時徼利、千古叛臣心事。如出一轍、鄙哉。

西夏傳

賛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爲拓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拓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拓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爲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横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闘。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蕩爲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興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帝辭令、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偭鄉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爲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於一、驛道往來、視爲東西州矣。敘次世系、以及賜姓立國、疆界畜牧之廣大、土宜水利之膏腴、民俗風氣之雄武、禮樂文章、燁然觀聽、可謂備極形容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於高麗者。始通好爲隣國。既而爲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爲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簡潔明劭。

元史小引

元史創于胡粹中而其間又有作者宋潛溪曰元之舊史往往詳于記善略于懲惡是蓋當時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耳不知一言之褒足以伸抑鬱之氣生忠義于九原一字之貶足以發潛慝之幽而誅奸諛于既死史官權重自古紀之元仁宗不云乎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則萬世公論此意與東萊途人君子之說互有發明王今推爲名言以彼春

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不失其守元既變夷從夏典凡君臣政教固宜實錄恒乎當日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載雖然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止衆强百禮廢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今從潛溪修正之本細輯論贊寧詳于紀志表而略于列傳非遐臆也自世祖混一以後凡十君得年八十有九昔人所謂胡虜無百年之運于茲驗矣及考其行事惟仁英二代多可采取其時以理學名者姚樞趙復許衡吳澄朱公遷暨處士金履祥

原缺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題　子　沈　琦韓米　校

沂水　高　鈐爕南　仝閱　南陽　呂錫熊天璋　仝參

禾中　沈偉辰君輔　蒲東　任家駒千里

地理
河渠
禮樂
祭祀
輿服
選舉
百官
食貨
兵志
刑法

表

后妃
宗室世系
諸王
諸公主
三公
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
良吏
孝友
隱逸
烈女
釋老
方技
宦者
宰相

元史目畢

皇明 宋濂 脩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太祖 奇渥温姓名鐵木真胡人都燕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載多失於紀載云

宋寧宗加定元年而元太祖鐵木真始稱帝至宋理宗朝紹定初元合宋伐金令使人至宋曰元滅國四十及夏夏亡及戚哉亡必及宋矣此必然之勢也宋不聽後果如其言想天之所與人謀不能勝之耳

太宗 高淵台

帝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通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韶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觀草詔旨一節真可爲後世法則

世祖忽必烈　太祖孫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王順祺曰。元之有天下。大略與托跋氏相類。其君臣之賢。亦正相當。魏之國祚稍長。而未能混一海內。元能致一統之盛。而享國稍不及焉。凡若此者。君子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或曰。天地限華夷之界。聖人嚴華夷之辨。豈肯命夷狄為中華之主。托跋蒙古之事。乃天地翻覆。非常之變也。曰。是不知天道者也。夫天道也者。理一而分殊者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限其界。嚴其分。使之各止其所者。分之殊也。義也。並生並育。無遠無莫者。理之一也。仁也。斯固並行而不悖矣。且所以限之嚴之者。為有華而有夷也。為華為華而夷為夷也。詎使中華無主。與雖有之而失其所以為主之道。而夷狄之中有能卓然傑出。足以整頓人物。代天子民者。生於其時。則推皇天父母斯民之意。亦何為而違其間。必欲伸此而抑彼哉。譬之。人家。嫡子不肖。弟兄負荷而庶孽之中。適有繼志述事之賢。為之考者。將誰付托也耶。宋自徽欽不道。崇信奸回。囚奴正士。指亂紀紊綱。身辱國亡。已不足為中華之主矣。而中華之民。則未嘗

遂棄之也。南渡之後。父老望其旌旗者。如望雲霓。士女思其撫綏者。如思父母。而高宗漠然不顧。益竄而南。殺忠良以快仇敵之心。甘屈伏以阻遺黎之志。不惟不能為中華之主。而且自絕於中華之人也。夫絕人者。人亦絕之。人絕者。天亦絕之。此理勢之自然也。當是時也。皇矣上帝。眷求民主。苟有可以濟世安民稍息天下之亂者。則天必命之矣。何暇屑屑於華夷之辨哉。況元之有中華。乃取之於金狄。非取之於宋也。元之帝中華。乃用夏而變夷。非以夷而猾夏也。其立國經制之詳。愛民憫恤之寔。具在史冊。昭然可考。忠恕君子。平心觀之。取舍之極定矣。且一爵一級。分至早也。一飲一啄。患至微也。苟非其人之所當有。有終身役役而求不得者。況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傳世十四五帝。享國百六七十年。非天子之命。何以與斯。而乃斥以夷狄。指為翻覆。謂君子不當仕於其朝。謂臣工不得盡心所事。背繆甚矣。是豈得為知有天道者哉。詩云。溥天之下。云云王臣。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元人矣。當是時不待仕於其朝。然後為臣。凡居其土而食其毛者。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若如或者之說。則生斯世也。為斯民也。將焉往哉。其亦不通甚矣。或曰。若然。則元之享國。宜與漢唐並永。而卒不能何也。見丘。可以見天地

無遺無異之心天下理一不殊之道也中華無主不得已而命
夷人之賢者主之譬之以華代宗乃權道也歷時之久埼復生
于既長而賢明祖考所傳之爵位皆在爲華子者安得久假而
不歸哉宋金之季天下亂極中國之聖人未生而夷狄之賢豪
偶出天固不得已而付托之矣哉

太祖者乃天地再合貞元再會篤生繼天立極之聖嫡也誕開天
命以撫方夏兵麾所臨勢如破竹至正之君不敢力爭血戰開
門夜遁安知非冥冥之中陰有以啟之也耶

太祖許其知天命而謚以順正以是耳夫其去也既以中人有主

順天命而去則其來也必以中原無主承天命而來繇是觀之
則天之爲民主君也於無所偏倚之中而寓有所分別之意仁
之至義之盡也故曰是正可以見去去之道也或者昧此乃以
爲天地翻覆非常必欲抵斥不齒其亦狃之乎其爲量矣淮驅
人能違天德哉

聖祖之見萬世臣子之所當遵者也嗚呼廣矣大矣

世祖元之賢君也自在藩邸尊禮儒碩如劉秉忠許衡廉希憲
姚樞竇默諸賢皆極親信賴之創業垂統後世有述焉豈肯置
儒於娼丐之間哉此必謝氏仇家滋怨之言決不可信

成宗紀 本耳世祖孫

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
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壼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
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成宗世祖太子真金第三子也真金仁孝恭儉受學於姚樞竇
默許衡諸大儒天下係心不幸爲奸黨荅即古阿散等所構發
萱匿內禪之謀失權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既崩帝來會喪王皆
伯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爲天子嗣位十三年號稱守成令主本
之貽謀者善也

武宗海山順宗子

武宗資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成帝既崩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意安西聽左相謀欲斷其歸路賴田忠良張昇何瑋力爭之其事遂寢答剌哈孫奉迎海山恐懷寧道遠內難間作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李孟力贊愛育疾至京師中外始定既海山北至愛育讓位約以兄終弟及武宗後致位仁宗當時人心未嘗不快真金之君子孫世為天子而後世尚論者感海山兄弟之讓謂戎狄之君賢於諸夏也言武宗寵伶官為平章加宦寺為丞相任西僧為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不至若是極而竟遠其傳弟之大節豈謂揣之平哉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仁宗在中宮能爭歐傳銜戲之刑而即位之時附遂李邦寧釋奠於孔子皆盛德之表表者惟後日負傳弟之約而立其子視武宗有慚色耳

英宗　明德　入嗣仁宗子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撤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為賀、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沖、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以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勲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

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所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英宗孝友仁德、元子之日、時有令德、即位以後、海內望治、而鐵失謀逆、變起南坡、君相同盡、論者咎其果殺所致、而不知失誅鐵子不斷之故也、仁宗崩屆四日、鐵失迭兒以太后命入中書、殺大臣蕭拜住楊朶兒只、大奸著矣、李孟之逐、封事之奏、主嘗折之、及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晚也、鐵失與迭兒相結為父子、既籍迭兒家、而鐵失仍得左右阿附、衛士明典以隙也、且押赴之獄、鐵失入見、主顧宦者曰、朕見此人、渾身所懼、則主已久厭鐵失之難制矣、不豫為之所、何歟

泰定帝 也孫帖木兒英宗弑

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茲其所以為足稱也英宗被弑晉王也孫鐵木兒入繼大統論者謂鐵失謀逆晉王與聞乎故其卽位不舉討賊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信史晉王鎮北邊時鐵失家遣斡羅思以謀來告請事成推王為帝王囚斡羅思令人赴上都告變既英宗遇害諸王按梯不花等迎王立於龍居河即聽買奴言盡誅鐵失賊黨始發其謀而繼翦其黨正非獨有善名殆有善實焉所云與聞乎弑者妄也

志

天文志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興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紅霓精祲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野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實唐李淳風撰於天文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災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號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脩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略不復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災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

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摭其事例作元天文志

繆荃孫曰史以合經爲法見道之言

五行志

元起朔漠方太祖西征角端見於東印度爲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於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爲天眞我也以此見[illegible]於天天有不待數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祲蓋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識自理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意考次當時之災祥作五行志

繆荃孫曰角端之出甚奇或者印度諸國乃佛氏出見之地故神通變見以止元祖之殺也楚材之詭辭以對事雖不經於默契佛旨矣

陳秋濤曰天文曰慎書五行曰不妄總是欲人畏天自謹之意良史孤心於此可見

曆志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以正大明律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為金雖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毛鵬翼、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冬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考據，是用具著於篇。惜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為書猶在，因附著於後，使來者有考焉。作曆志。

何玄子曰：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符，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消長，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不存二日法、課積分秒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曆，測驗既精，技法詳矣，今三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患多窒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兩環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取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六　曆志　十六　大來堂

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

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恃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為。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載於篇，而其沿革則泝唐而止焉。作地理志。

王元美曰：譚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千古已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磔也。

河渠志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脩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河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修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丘氏曰：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

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澁滯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漕渠兼利元時治水之功所以超軼諸代

禮樂志

傳曰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宏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

方爾止曰其理精微三代以下皆未可以深求而況胡元乎曰取其可書史氏之序道也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為而為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讖緯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為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籩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

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祀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陲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朮赤察合帝皆以家人禮祔於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

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國製之弊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況乎不稱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為一世乃有徼於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既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潤略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也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明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於中書日星始祭於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榮星為職事五福太乙

有壇畤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為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參以累朝實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革錄其成制

伏讀曰欽之元史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乃知議禮難而行禮尤難也

按元之國俗凡祖宗祭享之禮尤貴馬湩將有事勅太僕司捆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

薦之飯、復與蓬豆俱設、將薦牲盤、酹馬湩、則蒙古太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薦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欞星門外、名曰抛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如此、史言國俗之弊。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其然乎。

輿服志

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今考之當時、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轎、以及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參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於後云

頗沃玉四、參酌古今。隨時損益。此帝王心法。為從來制作之本。不獨於輿服一事為然也。

選舉志

宋太興文治，專尚科目，雖當時得人為盛，而其弊遂至文體卑弱，士習委靡，識者病焉。遼金居北方，俗尚弓馬，遼景宗、道宗亦行貢試，金太宗、世宗屢開科場，亦粗稱得士。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褒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錄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

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吏，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略，條分類聚，殆有不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韓茂貽曰：選舉情弊，非至明者不能察，可為銓衡針砭。

百官志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户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為經久之規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建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作百官志、

周天格曰、覽元官制始末、如從高鳴之言而罷尚書省、從董文用之言、而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從崔彧之言、而增給官吏俸、從趙天麟之言而汰從官、皆政之大要矣、而可書者、志中以事為經、以人為紀、以勢為衛、以時為權、脈絡照應、暗暗相關、綫不出叙末數語、

食貨志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宋則有歲賜。於藩邸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臣曰。凡賜與雖有成命。必籌其數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自

時厥後。國用寖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考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具著於篇。作食貨志。

許得伯曰。明乎出入之數。則節省之心自生。不讀此等書。那得有真經濟出。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奸宄、戡定禍亂者也。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係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翦金，霆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荊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於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時，頗修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糺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

屯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
亦以類附。馬作兵志。
極詳悉。筆更清辨。

刑法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

數相附。服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

之爲治。百年之間。天下又安。亦宜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凶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實、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侯雲俱曰。條色要析。總屬祥刑之意。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爲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四斡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清、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撰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秘。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侯硯德曰、內廷事秘一語。無限委曲。臣子敬慎之心宜爾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掉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章玉夏曰、務求其詳。將有強所不知之病。非秉筆者之所安也。

固其固然。良史之稱歸焉矣。寧必以知傲人。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於篇、作諸王表

何述祖曰、初簡後詳。制度瞭然可稽。文字之妙引之也。

諸公子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紀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子表。

陳士業曰。今人誌銘、必詳女氏所字。想亦傚做此意。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後凡為三公者、皆國之元勳、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為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然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宮、亦嘗置三師三少、而不恒有也。今國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李仲木曰。前史云。有其人則充之。得拜二字。分耶倖耶。如何消受。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特相大臣年月訛闕簡牘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考者列而書之作宰相年表

沈孟舍曰何以拜何以罷顧思之際大可危懼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顓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繇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焉衆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為儒學傳

周二為曰合傳良是議亦卓然不磨

良吏傳

元初風氣質實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採其事蹟之可取者作良吏傳

張仲乾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寬厚之效一語令人主瞿焉自反此史筆着神處

孝友傳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張仲乾曰語語懇動真良史之筆

隱逸傳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跡，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誌其可傳者焉。

施子長曰，有可出之才，斯有可隱之節，劃然兩截，使出不成出，處不成處矣。遼史不以隱逸輕與人，止傳卓行，嚴哉。

張四一曰，此論從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宜能遂先生之高哉，兩語脫化來。

列女傳

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於義未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熊大蘇曰，蓋主勸厲，即過中之行，何妨具載，此與取狂狷意相類。

釋老傳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將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派、假詩詞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廣玄欽曰其效可覩矣。褒貶已在言外。

方技傳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適逢時、既皆列為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可見者、為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黃趾旭曰其盛堪與三國志爭烈

宦者傳

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不由宦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庭，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官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為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詒謀可謂度越前代者矣。如李邦寧者，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貴薦紳，遂濟極品，然其言亦有可稱者焉。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兩宮同里，因緣柄用，遂與[illegible]奸同惡相濟，抵底於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之於篇。

陸少六曰：不予宦寺以權，元法最為近古。

姦臣傳

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邪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跡亦或散見於累朝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在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為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方伯遠曰：補舊史之所未備，使世知夫懲戒，金華之意良厚。

二十一史論贊二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國元編國元字飛仲吳縣人是書摘錄二十一史論贊加以圈點評識全如批選時文之式以爲評史則記傳所載非論贊所能該事無始末何由信其是非以爲論文則晉書以下八史以及宋遼金元四史豈可以爲文式哉真兩無取也